

●目录

明史稿

扬州府志传

邑志名臣传

明儒学案

东林书院志传

崇祀乡贤祠录

崇祀道南祠录

刘职方公年谱

卷一 杂着（一）

卷二 杂着（二）

卷三 杂着（三）

卷四 书（一）

卷五 书（二）

卷六 书（三）

卷七 诗

卷八 附录

●明史稿

刘永澄字静之宝应人八岁读文信国正气歌衣带赞即立信国位朝夕拜之年十九举于乡时长洲文震孟亦以十九得举二人生同年复同举相善也永澄每同年会饮席有妓辄谢不往万历二十九年成进士为顺天儒学教授勉诸生以圣人之学严程课饬行检羔雉之质不及于门北方学者称为淮南夫子迁国子学正时雷震郊坛诏具修省事例李廷机为礼部永澄之座主也时条例不及求言永澄乃奏记廷机曰灾异求直言自汉唐宋及吾祖宗未及有改也兹者一切报罢传之中外有防口之禁甚非美谈往者万安刘吉恶闻人言灾异诏中不及朝政邹汝愚疏论之炳烈千古然则塞谏诤之门务容容之福者可谓朝廷有人乎故为公报主计无如开言路者为门生报公计亦无如请公开言路者廷机得书默灰楚宗妖书京察诸事起永澄将具疏有所糾弹适其父至京师焚其草而止大学士沈鲤雅知永澄较谘以时事满三载当迁官永澄喟然叹曰阳城为国子师斥诸生三年不省亲者况身为国子师乎遂引疾归家徒四壁立绝不干谒有司李三才素敬永澄相友善然三才颇豪侈每见永澄至辄屏去服御疏布相对畏其议之也同年生有为推官者念其贫吏人有所求者令以金进永澄永澄峻却之曰所求当得何以金为所求不当得又何以金为君真所谓不知故人者也其风尚如此永澄尝

至苏州与震孟习静竹坞研穷名理访顾宪成高攀龙于东林访刘宗周于西湖皆深相契合永澄望日隆朝野皆愿其一出而永澄以疾不求仕进有终焉之志四十年忽召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志相贺永澄以病不能赴竟卒年仅三十七永澄清修孤介为海内名流其卒也震孟志其言行甚悉高攀龙曰静之官不过七品而其志以为天下事莫非我事年不过强仕而其志以为千古事莫非我事刘宗周曰静之尚论古人得失尝曰古人往矣而千载之下为吾检点安知千载之下更无检点我者其刻励自任如此

纂修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嘉炎撰

●扬州府志传

刘永澄字静之宝应人年八岁读文丞相天祥正气歌设位晨夕拜登万历辛丑进士改顺天教授迁国子监学正虽官闲曹日讨论累朝典章名臣言行凡六曹九边职事掌故形势扼塞迨兵马钱谷之数皆得其要领与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文震孟友善座主李廷机为礼部尚书奉诏条弭灾数事永澄规以开言路语甚切直相国沈鲤数谏时事永澄引狄仁杰处张昌宗张九龄处李林甫故事权奸闻而恶之时督漕侍郎李三才虽与东林诸正人亲善然性豪侈供帐陈设甚盛闻永澄至尽撤之其见惮如此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未任卒震孟为之状攀龙志其墓宗周着淮南赋引之

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使仍摄扬州府府事尹会一撰

●邑志名臣传

刘永澄字静之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善病改顺天教授迁国子监学正以忧去免丧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未任卒年三十七永澄为人清严助廉隅忧国家虽官闲曹日讨论累朝典章名臣言行凡六曹九边职事掌故形势扼塞迨兵马钱谷之数皆得其要领是时顾端文宪成讲学东林永澄从之游与高忠宪攀龙刘忠端宗周文文肃震孟友善永澄卒震孟为之状攀龙志其墓宗周着淮南赋吊之宗周又请于朝谥永澄又上疏有曰东林者先臣顾宪成讲学处也从之游者高攀龙刘永澄最着澄所甘者绪言离骚注多散佚震孟搜葺行世又尝遗书永沁曰吴中近有周顺昌乃静之一辈入宜拭目俟焉永沁者永澄弟也永澄官庶僚早卒未及展蕴抱什一观诸贤推许永澄者则永澄为人可知已永澄年八岁时读文丞相正气歌设位晨夕拜居母丧三年独处于外座主李廷机为礼部尚书奉诏条弭灾数事永澄规以开言路语切直相国流鲤器永澄数谏时事因引狄仁杰处张昌宗张九龄处李林甫故事明君子决小人之道权奸闻而恶之督漕侍郎李三才虽与东林诸正人亲善然性豪侈供张陈设之具甚盛闻永澄来尽撤之其瞋惮如此永澄既卒久之宗周官左都御史震孟官大学士过其庐必召弟永沁子心学嗟叹慰勉留数日乃去

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乔莱撰

●明儒学案

刘永澄字静之扬州宝应人八岁读正气歌衣带赞即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

举于乡饮酒有妓不往登万历辛丑进士第授顺天学教授北方称为淮南夫子迁国子学正雷震郊坛先生上书灾异求直言自汉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万安刘吉恶人言灾异邹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报罢塞谏谏之门务容容之福传之史册尚谓朝廷有人乎满考将迁先生喟然叹曰阳城为国子师斥诸生三年不省亲者况身为国子师乎遂归杜门读书壬子起职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与东林诸君子为性命之交高忠宪曰静之官不过七品其志以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圣贤吾君若何而圣贤吾相若何而圣贤吾百司庶职年不及强仕而其志以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吾前者若何扬揭之生当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吾后者若何矜式之先师刘忠端曰静之尚论千古得失尝曰古人往矣岂知千载而下被静之简点破绽出来安知千载后又无简点静之者其刻厉自任如此大槩先生天性过于学问故其疾恶之严真如以利刃齿腐朽也

姚江黄宗羲撰

●东林书院志传

先生姓刘氏讳永澄字静之号练江扬之宝应人万历辛丑进士官兵部职方司主事未任卒年三十有七既卒而山阴刘忠端公宗周具揭请谥于朝格于例私谥为贞修先生先生幼有志操八岁时得文信国正气歌衣带赞即私为位朝夕拜之曰丈夫当如是甲午举于乡年十九诸同年公燕以妓侑觞谢不往越明年受室衣履敝母氏谋易以新者谢毋庸儿意中自新耳益刻苦奋励断然以古圣贤自期就舍旁筑土室读书其中三年足不踰限凡古今人物及朝廷典章兵农钱谷九边要害无不详究原委既成进士自以善病不任簿书告授顺天府学教授训士先行检后文艺怠者作之屈者伸之饥寒者食且衣之多士尊曰淮南夫子迁国子监学正训士如顺天诸生有越次乞满者虽临以司成命卒持不可会雷震郊坏诏有司具修省事例进时晋江李廷机摄宗伯事实先生座师也上言请开言路李默然亡何楚宗妖书狱起继以京察事朝议沸腾先生将具疏有所糾弹而父春宇公适至止之归德相素重先生谕以出处答书数百言反复推明阴阳消长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大臣去就勇决之义旋请告归乃访顾泾阳高景逸两先生于锡之东林精舍相与参性命微言更后先往来于文文起之竹坞高景逸之水居访刘念台丁长孺浙东西琢磨针砭践履益实归而独坐大江之焦山至忘寝食孝养父母及大父母冬炉夏扇未御弗敢御寝处未安未敢即安居丧墨面柴骨苦块三年不内寝辨义利严取与家徒壁立有同年生为司理润之以金峻却不受尝书薛西原语于座右虽小事不可为人嘱托自损廉耻质甚臞长不满六尺而刻刻以生民为念爱君忧国发于至诚官止散曹而杰然身任天下之重临卒披衣起坐襟稍偏顾其弟曰吾生平无敢不正徐整其襟曰死生之际可以观人乃瞑所著有甲乙志邸中杂记离骚纂注练江诗文集卷

乾隆庚午二月锡山后学华希闵撰

●崇祀乡贤祠录

本县儒学廩增附生员王有容潘煜如成明义等呈为公举乡贤从祀先哲以协清议以振颓风事本县乡宦刘永澄由辛丑进士历任顺天府儒学教授国子监学正甫转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卧病以终窃见本官矢志髫年砥行筮仕就一毡之冷局仰泰山北斗于儒生居六馆之间曹甘茹蘖饮水于旅邸?期指日乞归而菽水承欢苦次三年独宿而衾裯不愧绝有司之请托非公事不入公门谢无处之馈遗虽私交不以私受著书盈篋无一字不植纲常觅句惊人即只句可珍珠玉群海内正人君子谁不谅其剑借上方之忠尽里间白叟黄童皆能知其铢视轩冕之概天性孝友素着族党并无间言日新理学更深性命卓有真悟与人为善能自得师虽弱不胜衣而凜乎挺松柏之秀即位未满望而悠然挹兰芷之芳倘及孔门可称冉闵之流亚如生宋代何惭伊洛之渊源盖棺已及十年舆论归于一口伏乞具申院道见地方笃生伟人列祀诸贤令泉壤不掩懿德

本县乡官李茂英胡光世乔可聘等贡生赵维藩等监生陈三重等呈为公举乡贤以崇祀典事窃见本县已故乡官刘永澄由辛丑进士历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一代伟人两间正气生有至性长即不群志行以先哲为期文章以名世为范蚤年高第不因纷华改韦布之常十载间曹更于清贫味淡薄之趣裘葛而更数年之寒暑衣德甚于衣华簞豆而奉两世之欢娱养善美于养禄浮沉冷局虽一命亦怀杞忧纂述前修即词组已堪柱砥杜门家食八行绝迹于公庭秉礼居忧一苦独寝于别室介然嫉邪守正靡间炎凉嚼乎茹蘖饮水何心温饱清贞超旷绰有廉顽起懦之风直谅谦恭尤见易事难说之度覲之心醉闻者神驰英等景行芳模叹典刑之徒在捃摭遗事嗟隐德之未彰伏乞采善之好有同心崇祀之典为允协幽潜立耀观法弥宏

本县乡约徐应奎等里书唐库等邻人王坦等呈为公举乡贤以励世风事窃见本县已故乡官刘永澄由辛丑进士历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幼有大志长更苦修方弱冠而中乡科遂已绝声色货利之好既八载而成进士未尝萌富贵利达之思在家不说人情日诵诗读书而以求田问舍为可耻任秩不趋权势甘卑官冷局而以巧宦善仕为非人莘门瓮牖以终身蔬食布袍如天日虽毕生事业非奎等之所尽知而超世襟怀则邑人之所共信者也理合公举以励后人亟请允行用阐潜德宝应县儒学教谕华训导李看得故宦刘永澄操修刻厉识学渊凝少年而心涵性命之真无惭屋漏筮仕而身肩朝野之任何愧先民虽生前未竟其丰猷而歿世益彰其模范贞修不忝私谥崇祀允协公评

宝应县知县向□看得故宦刘永澄生锺间气出作伟人方做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及登科第更深世道之隐忧当官不走权门共仰如泰山北斗居乡绝无请托胥指为威风祥麟倘竟其所施迨将伯仲伊吕虽嗇之于寿然且兴起懦顽真江北望以为鹄之典刑亦海内指不数屈之人物式闾方切崇祀允符

扬州府知府杨 参看得故宦刘永澄端方正直望已着于髫年孝友真醇德愈隆

于中岁经传首善甘心冷局闲曹化播辟雍益砺清操卓行丁艰惟守苦由居乡绝不请求种种行实可嘉凛凛孤贞足表诚当代之伟人熙朝之名世也輿情允协复核相同祀典宜崇馨香不愧

巡按两淮监察御史周 参看得故宦刘职方学有渊源行操方正当服官冷局而菁莪棫朴之化无媿先民即伏处散曹而爱司忧国之忠常周海宇居家四壁惟有半卷图书通籍十年止剩一帘风月迨司马之命方新干城倚重岂玉楼之召顿促泰岱为摧迄今桑梓之邦在在思其德范朝野之内人人秉厥仪型允协公评宜膺祀典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吕 批刘宦懿行着于生前令誉腾于歿后輿情允愜祀典宜崇准入乡贤仍候学院详缴

钦差提督苏松等府学政监察御史孙 批刘宦孝根天性学有真传清湛冰壶情超富贵利达之外评高月旦人称刚方正直之操可励贪顽用光俎豆准行该县置主择日迎入乡贤祠缴

天启四年正月十四日

●崇祀道南祠录

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廩膳生员刘世说刘世蕃呈为恳恩转详表扬祖德请祀道南以明学脉事窃说五世祖职方公讳永澄字静之号练江前明万历辛丑科进士历官兵部职方司主事卒年三十七岁于天启四年崇祀乡贤祠府县志俱有传公生与顾端文公宪成高忠宪公攀龙文文肃公震孟刘忠端公宗周为性命交讲学东林诸君子恒相引重惜早逝未竟厥用文文肃为行状高忠宪作墓志丁长兴撰神道碑刘忠端请谥于朝又制淮南赋以诔而顾公之病中倒屣以世道寄公见于端文年谱者尤详后忠端公门人黄黎洲宗羲立明儒学案叙东林以公次顾高两先生后即引忠端之言为据忠端尝上疏曰东林者先臣顾宪成倡道处也从之游者高攀龙刘永澄为最贤顾高俱已列祀道南而公则至今未与将渊源学脉日久就湮为子孙者实愧且惧幸逢我 学宪大宗师大阐理学宗风宏启斯文统绪伏乞 老师台俯念实情恩准详请送主道南祠内俾公生与顾高诸君子讲习一堂者歿复与顾高诸君子俎豆一室较庙食乡贤尤为不朽矣

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廩增附生员其乔绳朱宗贇乔渠刘仰桂乔樞朱宗光王希韩乔大椿等呈为恳恩转详表扬前哲请祀道南以慰輿情事窃见有明乡贤兵部职方司主事刘公永澄质秉椒兰气凌霄汉祀文山于朝夕垂髫识成仁取义之尊祠戚妇于沉沦韦布抱激浊扬清之志蚤年甲第恒甘瓮牖绳枢十载官常不离寒旃冷局却兼金于暮夜同年挹杨震清操宏化雨于缙帷多士服胡瑗善教郊坛雷火再陈涕泣之书朝宁沸腾三上治安之策已而情殷哺返勃还南国以承欢兼之念切传薪亟入东林而讲学析微言而明大义师事端文扶世教而植人心缔交忠宪养痾岩谷力辞当轴之招守道衡茅数避要津之刺固已评高月旦抑且誉重乡邦亡何时事苍黄方愤李纲不入诤意

典刑零落咸悲郭泰早亡以故淮水汪洋溯洄者制断肠之赋孤坟寂寞凭吊者留纪德之碑洵乎当代之楷模允矣千秋之师范绳等共怀仰企素切表章虽乡贤久与烝尝已足增光于梓里然道南未经俎豆终难厌望于儒林用敢敬献刍蕘缘是合词具请伏乞老师台俯从彝好博采公评申详 学宪大宗师送主入祠庶祀典攸崇而幽光弥耀矣

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儒学教谕陆训导恽为愚恩转详等事到学据此该卑职查得宝应县前明乡贤刘公永澄禀性刚方赋姿清介矢忠矢孝实无忝于伦常立德立言大有功于名教渊源学脉倡道在顾高之间峻厉丰裁抗志为邹罗之亚洵是东林领袖堪膺南国烝尝理合取具事实备文申送仰祈宪台查核施行

钦命提督江苏等处学政兵部右侍郎庄 批据详刘静之先生少能立志见义必为忠孝本于天成言行卓为世范虽年摧短景见其进未见其止抑职困散僚爱其君不爱其身讲学东林既与诸君子共有渊源之合垂芳奕世应附一先生固享俎豆之馨众论金同宜从所请仰即牒县令本家制主从祀道南祠缴

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刘职方公年谱

五世孙颖编

六世孙若莲校

公姓刘氏讳永澄字静之别号练江先世由姑苏迁宝应曰二公二公生北海公北海公生逸溪公逸溪公生德斋公德斋公讳宪举乡饮宾有德行生公父春字公讳继善以岁进士官镇江府儒学训导配王太夫人

明神宗显皇帝万历四年丙子六月初三日卯时公生

五年丁丑二岁

六年戊寅三岁

七年己卯四岁

七月二十五日公弟曲江公生

曲江公讳永沁字清之天启元年恩选贡生

八年庚辰五岁

九年辛巳六岁

十年壬午七岁

十一年癸未八岁

公就外传诵文信国正气歌衣带赞慕其为人设位朝夕拜私语羣儿曰丈夫当如是也

十二年甲申九岁

十三年乙酉十岁

十四年丙戌十一岁

十五年丁亥十二岁

十六年戊子十三岁

十七年己丑十四岁补邑庠生

公试有司及应学使者直指观风诸试辄冠军时敝庐不蔽风雨夜卧处枕簟尽湿
春宇公命公诵所作文一过曰有几如此虽贫何病

十九年辛卯十六岁应天乡试

被落益攻苦剌削经书稿至千余首

二十年壬辰十七岁

二十一年癸巳十八岁着刘氏谱略

公举先代之可考者作世系统纪并大传内传外传谱论凡五篇计四千余言藏之家祠

二十二年甲午十九岁八月中应天乡试一百一十名

座师谕德李公名廷机字尔张福建晋江人中允周公名应宾字嘉甫浙江鄞县人
房师黄州府京山县教谕刘公名俦字君卓湖广江陵人时同年诸公每多公燕或以妓
侑觞公力谢不往文文肃公亦如之遂相与订终身交文公名震孟长洲人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岁二月会试中乙榜

十二月娶韩安人

邑处士韩公宗文女时家贫六礼不能备衣履尽敝母王太夫人欲更新公笑辞之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一岁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二岁与文文肃公会于虎邱

冬同上公交车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三岁二月会试不第

公归就舍旁筑土室以居足不踰户限益加淬厉穷日夜不休每一构思端坐瞑目
详究古今人物多有评论凡朝廷典章兵农钱谷九边要害无不洞悉其源委焉

十二月初五日公子兼山公生

兼山公讳心学字近思邑廩生县志有传

二十七年己亥二十四岁

二十八年庚子二十五岁会试北上复与文公同公交车

二十九年辛丑二十六岁二月会试中式第二十九名

座师少宰冯公名琦字琢吾山东临朐人少宗伯曾公名朝节字植斋湖广临武人
房师赞善周公名如砥字砺斋山东即墨人

三月殿试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观政都察院改顺天府儒学教授

公先拟馆选会为有力者所夺旁观咸为不平而公无几微见颜色谒选当得郡邑自谓非病身所宜改顺天府儒学教授往任是官者期月辄迁以故皆传舍视之公独以兴起人材为任丰廩饬严课程饬行检伸冤抑惩污浊审勤惰日见行事羔焚之费一切屏绝诸生中寒者衣之饥者食之士风遂蒸蒸然丕变北方学者咸称为淮南夫子焉

三十年壬寅二十七岁正月覃恩授登仕佐郎

春宇公举岁进士廷试至京

十二月公大德斋公八十诞辰

公从京师市一褐为寿德斋公却曰非吾布衣心也寄周太史廷侍文为祝亦不许制锦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八岁迁国子监学正

时选司某犹子入太学越次乞满竿牍至再公坚持不可最后以祭酒命临之公应曰下官若有此例壹听明公弹劾明公若有此例竟判允可也何必下官卒不能夺

上晋江李公书

时雷震郊坛诏令礼部条奏修省事例李公适居宗伯公上书畧曰灾异下诏必求直言自汉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兹则一切报罢中外传之史册载之谓清时有防口之禁甚非美谈昔宪宗皇帝即位下诏求言之意稍未恳切当时辅导非人识者业有遗议后万安刘吉为相恶闻人言灾异诏中不及朝政邹汝愚疏论之炳烈千古前辙可见于此矣然则塞谏诤之门务容容之福岂尽人主规瑱哉臣下或不能无过耳叔向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国家之大患也若已不极谏而又恶人之敢言为患尤大故为老师今日报主计毋如请下诏求言者为门生报老师计毋如以此画献者越日复上一书论自治与用人甚悉晋江公得之默然

作邸中杂记

时楚宗狱妖书狱起举朝沸腾公具疏将有所纠弹适春宇公至京尼之不果上公泣而焚其早邑邑不得志爰据时事引古昔以证之书成见者咸侧目焉附录书怀一绝云忧时无计叫天阍谏草低徊且自藏不畏九关多虎豹应怜华发在高堂

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九岁

刘忠端公方以服阕起补与公一见即称莫逆刘公名宗周浙江山阴人

三十三年乙巳三十岁

春送刘忠端公归养

临行赠诗有云暇日有怀西北望浮云一片帝乡深又云时事只今难着眼扁舟容尔独南征公盖亦怀请告之志矣

三上相国沈公书

时京事起聚讼盈廷大学士沈公欲归田里雅知公正人询以出处之义公书畧曰近日时事非独与古之治世异即乱世亦异盖乱世不正则邪不用君子则小人也焉有

君子小人各蕴蒙而不露混扰而无别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之柄操之上则治窃于下则乱今既不在上而下又无显窃之迹弹射之既无其的寻求之莫得其倪则膏肓无可施之功丛神有不还之势矣澄尝读唐史萧嵩引韩休为相而心恶其直卢■〈木巳〉引关播同升而目慑其言然休不以嫌逼而挫谏谏之锋播竟以避祸而甘靡靡之节此二人者所操既殊就名亦异君子待小人之道可见于此矣又曰君子处小人之道莫备于易之夬有以君子阳附小人而徐图其后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显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扬庭是也从前之道为曲为隐狄仁杰行之于昌宗辈从后之道为直为显张九龄行之于李林甫二者操术不同其为君子一也夫君子岂不乐浑厚包容以成无竞之风势不可耳故君子虽不逆小人之诈而必不肯堕小人之奸虽不屑悻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已志清议直笔虽有俟于将来心术隐微自当白于天下若徒泥用晦之智期徽罪之行即乞休未必得而天下万世安能尽遗其迹而谅其心哉然此时又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难退而不失其道之难也我朝刘文靖谢文正及近日王山阴皆侃侃谔谔退不踰时赵兰溪则病疏累数十上而不获请岂前三君子见知之浅而兰溪结主之深哉三君子能苦口犯颜而兰溪不能故也进退之机亦可见于此矣顾大臣去就又非可毛举琐细当举其大者急者昔孙觉吕献可当宋治平朝言不用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决去就因共争濮王事不听遂尔决去是不为苟去大臣之准则也又曰自古豪杰作事正于触地挂阋之中见斩钉截铁之勇若上下无迂为所欲为又何难焉于时权贵闻而益怒沈公名鲤河南归德人

秋予告归里

公在京师数梦王太夫人病三上大司成书乞申乌乌之私情词恳切或谓公?期及矣盍少需公曰昔阳城为国子师诸生中有三年不省亲者亟斥去之京兆李谔宦游久不归省李皋劾奏谓无亲之子岂可与事君吾今免于斥且劾幸矣尚可腴颜诸生之上耶卒请归养同年孙公慎行题白云秋水卷送之

三十四年丙午三十一岁

春雪殷氓冤

湖西氓殷法饶于积有苍头病死讎者诬氓杖毙径陷大辟不数年家业殆尽公先知其冤至是力言于司狱者得释详见范君忱儼雀衔记范名之默邑文学士也

夏之吴门

访文文肃公于竹坞相与抉性命之旨

还过梁溪访顾端文公于东林以师事之顾公名宪成无锡人

六月生日作书怀诗

诗曰去年卧病凤城东上书不报心为忡今年却扫蓬蒿里小结松轩坐槁几虽然泉石愜幽情翻觉桑弧愧始生男儿三十修名立况我行年复加一只今出处两寂寂邓禹笑人堪惴栗

作吾心亦凉

公于溽暑中搜辑古人之放怀山水寄情闲逸者凡三十八则自为跋语以识之
三十五年丁未三十二岁养静焦山

时相国叶公向高自南而北冠盖麋集于维扬相国曰今朝良会独少一人金曰其
刘静之乎或以轻舸逆公公谢以河鱼腹疾不往

三十六年戊申三十三岁入京候作离骚经纂注

公见王太夫人体王无恙会太后覃恩思博一命以荣亲乃入京师候补原官经年
不投一刺于要津月朔亦不肯随众旅见萧然邸中注离骚以见志

补户部主事

需次几一年始推是职命未下旋丁内艰

十一月初日王大夫人卒

公闻讣踉跄归里寝苦枕块一室独处凡三年焉

十二月二十五日德斋公卒

三十七年己酉三十四岁

三十八年庚戌三十五岁

三十九年辛亥三十六岁二月服阕

三月迎丁公长孺于邗江

丁公北上公慕其贤远迎之丁公复至公室剧谈累日皆娓娓社稷隐忧及身心密
谛丁公名元荐浙江长兴人

四月晤顾文公于东林

按端文年谱载辛亥四月顾公方抱恙闻刘永澄静之至欣然倒屣静之宝应人与
吴门文文起山阴刘起东皆公所以世道寄之者也他日起东诔静之曰兄尝邀余谒顾
泾阳子余以病不果后托兄介绍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泾阳亦卒此天段师友渊源天
若有以限余而余终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负知己梁溪山阴学脉静之实为联合焉

五月访文文肃公于山中

宿文公竹坞数夕公留题曰济胜元无具寻幽祇为君千峯天半起一榻竹边分密
树传清籁虚堂宿野云廿年称道义不在细论文

同文文肃公之锡山过高忠宪公水居

复托信宿公亦留题曰烟水浮天阔图书小阁开碧涵嘉树满翠送远山来九死身
犹在三年放不回何时奉明诏重起济川才高公名攀龙无锡人

六月访刘忠端于西湖

公与忠端公论交际则曰饿死甚小失节甚大论出处则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耻也又共究仁之者析主静之说辨修悟之异同忠端公有所发抒公闻之然拜服

还卧焦山

公素多病自访东林诸公后遂习静焦山确乎有终焉之志

冬暮归里

公阅邸抄见南中一疏有感时事抚膺扼腕呕血不止而病因益剧

四十年壬子三十七岁

二月刘忠端公访公于家

忠端公应召北上将咨公以当世之务闻公病甚出片纸相问答越宿相见公喘息不能出声嗟嗟齿吻间皆君父之念

补兵部职方司主事

命甫下中朝贤者咸庆得朋且有李纲不入不成朝廷等语而公以病不能行

五月初七日丑时公卒于家

是日漏下二十刻公忽汗出如雨遽披衣起坐襟稍不正顾弟曲江公曰吾生平欲正而今忘之耶徐整襟曰死生之际可以观人遂瞑目而逝

颖谨按先职方公善行林立其可得而详者百不及一如雪死友桑君于仇恨桑名维蕃字明桢邑孝廉为豪家所中死公为发立抗当事卒复其讎表烈妇戚氏于沉沦烈妇不知何代人志载其于归之夕未及合卺而夫逝家人营殓妇秘房中缝诗衣袂投门前汪水死某大夫置碑纪之以水沴沉没后文文肃公宿公斋中梦妇乞觅其碑文公觉问其故公曰此必戚烈妇之灵也因感其事而祠之为题一联曰诗同湘瑟千秋响池与江潭万古清却推官暮夜之金同年为司理者闵公清贫会幕官有得金入差之例命赍金叩请再三公曰如某应差何以金为如不应差而以金构吾又可构耶君真所谓不知故人者也公峻拒之避漕抚要津之刺督漕侍郎李三才雅慕东林诸正人每过宝必诣公门公婉转谢之又其性豪侈供帐陈设甚盛闻公至尽撤去其见惮如此惜无年月可稽难以意为臚列公逝之后山阴刘公为之诔又具揭请谥于朝卒格于例不果遂摭国论私谥贞修先生长洲文公为之状梁溪高公铭其墓长兴丁公为神道碑以天启四年崇祀乡贤祠

大清乾隆十五年崇祀无锡道南祠

●刘练江先生集卷一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 同辑

杂着（一）

程朱药言序

王者以天下为家论（万历辛丑会试）

族谱论

恕斋说

举劾说

闻说

杂说

天下本无事辨

刻文丞相像传引

宋文信国公纪年跋

题胡时臣先生传后

题邸中杂记前

题吾心亦凉前

书座右

书弟清之斋壁

公举汪学博名宦呈

○程朱药言序

夫粱肉者养生之需也药石者攻病之物也人情苦药石而甘粱肉虽当有病犹然属厌不休迨沈痼日深而攻无及矣嗟乎孔孟之书家家户户祝自非弱丧谁不引心然树颐皆归而反躬则谬甚者假道托宿诈伪无穷祇取献酬羣心不问回面污行将使乡原冒时中之似而狂狷遗负俗之讥茅靡波流长此安极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噫发药此其时矣程朱二氏冠冕儒林方折羣言之衷岂囿偏至之见而意存矫枉时切引绳盖取其寄针砭于齿牙庶足破膏肓于末世余既采录铭诸左右矣清之家仲增葺成编客有纵舆辄?诸梓余诘之曰何良药不自医而顾吐之客曰世不乏志士何忍自私即不然而藉彼反唇益我自治犹愈夫讳疾忌医者尔余曰然遂书此以引其简

○王者以天下为家论 【万历辛丑会试】

人主必不有其私而后可以覆天下亦必善用其所私而后能无所私于天下何也天下者人主与天下公共之器也与天下公共者谓之公非天下公共而为主上独有者谓之私置其公共若附赘悬旒而专恤其私则天下将安所托即以为公共而公共为之则又不若恤其私者之尽知索能而无所爱也故君莫患于有所私私而私用之则私矣尤莫患于不善用其私私而公用之则公矣毋纒柵于私之藩而不广毋留遗于私之情而不尽有私之用无私之障所谓以天下为家之王者非耶请筌蹄其说夫家者士庶人之有也天下者天小之有也天下分之天子家分之士庶则疑王者无家而易又有王假有家之说则王者未始无家也藉令王者有家而不有其家第不敢先家而后天下厚家而薄天下肥家而瘠天下斯足明德意矣奈何家而以天下为之家而以天下为者果且戚疏无等宫府无别而混之玄同之域也乎果且有无相贷子母相权饶乏相济屈万乘以编氓而有布衣昆弟之心乎噫是不然家者以有合而成者也而其分异则其所以为之者异有士庶人之家有王者之家士庶人之家修房闳治堂奥扃门户辑垣墉握算则家督治其内倚市则家相治其外生聚营缮则家之子姓支庶持筹于中外之间帷墙之

外里闾之内非其有也即非其所得预也此非蓄缩而不广士庶之为家止此耳王者则不然以朝廷为房闾以国都为堂奥以诸夏为门户以四夷为垣墉冢子谓之冢督宰执谓之冢相黔黎苍赤谓之冢之子姓支庶天下庾盈廩羨粟红贯朽不曰天下富而曰家富天下磬悬壁立十室九空不曰天下瘠而曰家瘠天下归之不曰君师而曰父母父母者冢之父母也王者之保天下不曰保民而曰保赤子赤子者冢之赤子也使王者知有家不知有天下是以天下归之而不受也是有家而不能保也其毋乃戾家人之心而自阂于墙乎顾托冢之说者曰蹶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骜兄则以姬大亲则已矣为冢故也冢不征而至不求而获虽日有征月有贡人不訾其无艺而吾不嫌于非分不知冢之盖藏倾而吾不得独赢冢之物力尽而吾不得独充赡冢之愁苦怨叹方剧而吾不得独逸乐独恬愉虽有广侈厌纵之夫未有不量冢之有以为出入者量冢之有以为出入则其殖之也宁有余其用之也宁不足其纤啬弥甚其生聚弥多其会计弥悉其积累弥盛不底其冢于充溢露积以比于封君之富不止则以天下为冢者而异是乎是故非惟不私其冢且不知有家非惟不知有家且不知有天下盖知有家不知有天下固专用之私而不知有家犹知有天下则犹有未尽用之私也故轻重厚薄之见不得分有余不足之形不得设内外远近丰悴盈缩之意不得域膳可减衣可澣而平準间架之税必不可开帷可集马可却而算舟榷酤之法必不可行椽可采宫室可卑而塋渔市虎断肌刻骨之奸必不可用天下之仓箱庾廩即冢之筐筥天下之阡陌井牧即冢之瓶罍天下之农桑五谷即冢之府实天下之铜山金穴即冢之锤釜秦之陶豫章之材吴越之茧丝滇粤之璫瑁珠玕即冢之缙襦何必贮之篋笥敛之囊橐而后为冢有哉由是穷天之产罄地之毛东被扶桑西沮疏勒南及暹罗北穷突厥奇珍异物如粟如羊而要其不出于天下也即其不出于冢也以一家而承翼一人则高天泰山之尊以一家而供给一人则山海陵谷之积藏之不竭之府酌之不涸之渊采之不贷之囿究之上而干父下而坤母感冢道之寢昌顺和乐之且耽亦且不爱其苞苴灵应祥麟神雀芝房蓂莢之类以?冢之宗子人见王者之世规弥远絜弥宏万灵承役造化在柄若曰其享有大奉也如此而孰知其皆冢人之赐也哉向令斤斤焉屑屑焉画地而守之择人而亲之则悉九重六宫十二等之地不足以当天下之一隅萃左右近侍同床在旁之人不足以当天下之一族虽有琼林大盈洛口敖仓之蓄而以天下计之豆区几何釜锺几何支费几何此其为冢亦藐乎小矣况人主一有冢则必瘠天下以自肥绌天下以自擅骨肉之谊既绝众庶之和丕修垣墉失守门户立破堂奥不保而房闾之中且为他人鼾睡矣岂非见之不广而自局其天下为冢之量哉故曰天子不言有无一家之中不得偏有偏无也又曰得臣无冢无冢也者正其以天下为冢也世主不谙于冢之义以其朝夕晏处之冢室为冢室则镜有弢而剑有匣矣以其颐指气使之家人为家人则社有鼠而城有狐矣夫割冢之爪发肌肤以充食饮仁者不忍也纵冢之悍仆豪奴以陵子姓智者不为也然而卒甘心也者则冢之说误之也使廓其冢之见安忍置轻重厚薄于其间哉虽然桑

孔不柄汉毒不裂商贾安石不柄宋祸不惨鸡豚故柄家政者君也赞家政者相也君长于深宫之中生于阿保之手何知天下何知民艰自非相臣以天下一家之说进欲其扩胞与而施闾泽也难矣鄮侯治未央过于泰侈而为之说曰王居非壮丽无以示威夫必壮丽而后威则犹有家之心也夫

○族谱论

按世族肇自唐尧其裔受封于刘累事夏孔甲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后为士氏俱载左传可考汉兴枝叶满天下更历晋唐宋以来其派益繁家世邈远不敢接华胄之谬识此以着其概云

余读往牒窃未尝不叹嗣守之重也语有之何论根株干大枝斜是故瞽鲋见称杜房貽笑其它荣辱近是者不可胜数有识之士颺然虑后至于屏风示谕石砚志思而着绍训传县谱集禅仪述六世者亦惟是祖烈播扬用垂鸿誉盖均有所见非苟焉而已也尝观今人愿其子弟之贤不异古人乃其子弟反病先世不阀阅余甚惑焉夫人之所树不在贵贱公侯将相未始有种有如忠孝廉洁择地而蹈时然后出言非公正不发愤则一命之士而韦布之夫亦有以荣其所先况其上乎即令资宠席荫服冕乘轩而顾骄溢淫嬖食饮驰驱不饬名检不辨菽麦此詎可同日而语耶且李广陇西右族豪杰之士乐居门下及陵降匈奴遂耻而引去陈仲弓荀季和皆汉民誉其孙背而仕魏令学者有嗣守为难之叹由此观之过岂在先世也余家世隐不阶仕进逸溪公笃祐后人乃有以儒显者余惧废公盛德不载灭先后名实之纪堕后人览观因为之论著其凡若夫章先烈昌遗统如尊琰姚班诸人所谓源号荣施是在观者不然傥荡自恣玷点名节则丙显可以不敬高庙此帙特赘疣耳余不敢自谓石砚之思愿以广屏风之谕云

○恕斋说

自汉儒以大中训极而极之流遂为苟容至先儒以极为四外标准而学者始知极自唐儒以博爱谓仁而仁之道遂为小惠至先儒以仁为包四德而学者始识仁自汉晋以来有恕已恕人之说而恕之弊遂为姑息至先儒以恕为如心而学者始明恕圣人浸远道学无传于是汉人之中庸唐人之摸棱皆足以自附于此三字之义天下之不见圣人久矣尚赖伊洛诸君子出而抉圣经千载之秘而后之学者遂得袭其绪余以求进于道番易徐君应明有志于学特以恕为入门则其幸生于道学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贷以沦于汉唐之陋也审矣虽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传专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言上下前后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爱已之心而爱人者也大学言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爱已之心而爱人则先儒必归之穷理正心如治已之心而治人则先儒必以强于自治为本盖未能穷理正心则吾之爱恶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已及物亦必不得其当夫未能强于自治则是以不正之身为标的将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沦胥以陷则吾之为恕者岂不相远而吾夫子所谓终身可行者岂若是哉故夫论语一贯之恕中庸违道不

远之恕又必以忠并言蓋惟忠而后所如之心无往非正而凡穷理正心强于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余闻之论语之忠恕至诚无息而万物之各得其所也圣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尽已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学者之事也吾侪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永之以进于中庸之忠恕则圣人忠恕之天岂曰已之菲薄而无足以进于曾子之唯哉愿与徐君讲之

○举劾说

抚按之权举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劝惩公道之所以开塞其系于抚按举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谓举劾者余窃异焉嘗得日闻邸报矣或曰今日某巡抚举劾奏至矣其所举者可不问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问而知其必通判县丞小官也其所举者可不问而知其必牵朋联伍不数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问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两人也如此则是贤者尽大官而不肖者尽小官也则是贤者甚多而不贤者甚少世夫使贤者尽大官又使贤者甚多而不贤者甚少则宜其政平而讼理苞苴不行于上怨毒不结于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顾不能然则是大官不必尽贤与贤者不必甚多而不贤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尽贤而贤者不必甚多不贤者不必甚少则彼举大而劾小者无乃大官则足以树恩而小官无伤于任怨也欤又无乃势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难拔也欤而其所举所劾之多与少又无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欤如此则人心奚得而劝惩公道奚得而不塞也虽然固亦有方面大官而不举或反见劾者矣嘗骇而问其人焉则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贤也或负气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则受人指嗾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县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见举者矣嘗骇而问其人焉则是非能举通判县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贤也或多援善钻最有力者也不然则其亲与故也如此则所劾者纵非小官则必负气倔强与为人快忿者也所举者纵非大官则必多援善钻与亲与故也然则人心又奚得而劝惩公道又奚得而不塞也由此言之为抚按固不得以能举人能劾人为荣而必以举劾之不称为可惧矣

○闸说

吾邑虽滨湖然遇旱魃则需水尤艰蓋漕涸则闭闸溢则启闸其启其闭总之漕为政而非民之利也今年春杪迨朱明不雨官河渐涸当事者檄诸郡邑毋得轻启闸且间使使侦焉邑人则数请于令启闸也或问余曰启闸则病漕闭闸则病民其若之何予曰启之当夫转漕为民戍也灌田为民养也二者缺一不可乌见彼之重而此之轻且邑虽小独非上之赤子乎其忍之也或曰诸当事者乃以为大讨奈何余曰观过可以知仁当事者必鉴之曰漕涸亦将不利于邑曰不然湖水之高也尺余酌此以济彼水流而不盈何胶舟之有今湖闸亦未启耳曰然则令何惮而不启曰非令之过也炆灶者之过也今欲启闸必询左右与津吏左右与津吏必先计贿贿入则舆贿不入则挠田塍各分醵金难合人之贿之者少而不贿者多则舆之也少而挠之也多又不有怯者乎恐人之疑其贿则阳格之不有悍者乎忿人之独受贿则阴挤之甚至开者无几假仗公义潜报当事

当事之谄让一至则下邑奉行愈谨虽有百喙安能转之嗟呼令与当事实共民而治也民苟利矣遑恤其它故能烛浅官之私则甲乙之说不惑能实抱惠民之志则上公之诚可通而又酌其盈虚时其启闭不拘一法以从事则漕不涸而民亦沾其余润矣此良吏之苦心非借箸所能赞也

○杂说

人生一日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虚生

韩持国曰圣人功名因事始见不可有功名心此精于治心者方逊志曰善用人者当激发其喜功好名之心此巧于一肋世者

凡人德业不可自足官爵不可不知足自足则造位不远不知足则缺望易生父兄之于子弟虽责望无穷而一服官之后便不可有贵显之心一有此心得之祇滋骄溢之端失之即损欣乐之趣炎凉起于家庭怨尤生于骨肉不祥之事纷纷起矣杨子器为县官即曰得做此足矣为部属官则曰得升此足矣父兄以此为教何患无佳子弟子弟以此为率何患无好人品

文文起曰清介一欸今人之究竟实古人之发轫脚根一定便当进步宁可以此自画此为上上人语有识者当自赏之

人之冠而戴须眉者类称丈夫乃孟子品题有四曰大丈夫曰小丈夫曰贱丈夫曰不丈夫大丈夫尚矣小丈夫能谏能去爵禄不以入其心第涵养功少不能平悻悻之气着脚名节律以大人之学而小之然不失为丈夫也乃以朝为市罔彼富贵不知止足以公卿躬商贾之行则丈夫而贱之矣负昂藏躯不自树立挨排权势之门阴取富贵烜赫乡人以须眉甘妾妇之行不耻则丈夫而不丈夫之矣夫小丈夫学可大也贱丈夫即贵不足贵也至冠而妾妇何以施须眉于人世贞士羞与为友异代子孙羞以为祖人国岂有赖焉而世之蹈其辙者不少嗟嗟百年不可久之身欲赎无从百世不能改之名欲掩无计士大夫何可不蚤自决择

余尝谓汪北山曰党祸之惨甚矣宗亲殄灭郡县残破人情谁不爱生畏死而人人慕义若此此其根原当在何处汪曰尔时家家讲义如今人家讲利义之所在无不趋犹利之所在无不尽也

○天下本无事辨

天下本无事谓事各有义吾特肖象以付不必添设智故以自扰耳如三苗当伐则伐之共工当流则流之舜亦因其可伐可流耳而舜不扰也飞廉宜戮则戮之戎狄宜膺则膺之周公亦因其可戮可膺耳而周公不扰也若厌烦而偷安养奸而避祸遇有先一之士未然之谋辄引天下本无事之语以折之迨其有事其及图乎所谓物来顺应者安在耶盖顺者顺乎天理也非顺乎人情也欧阳修荐范仲淹当为宰相时拜命固以为辞曰执政可由台谏而得乎此似逆物情而实顺乎理顺应之道非一于顺之谓也

○刻文丞相像传引

传称文丞相少谒乡校五君子祠像即慨然有俎豆志识者已知其不羣此故丞相之天性也然不无感而后兴人情类然凡人忠义之性虽各具于彝好而不时有所提撕则易忘故执人而语以丞相之名无不津津慕也已徐察其行事则大戾又奚必临大节值利害生死之际乃颠焉绕指哉久矣夫无以丞相之面目感发于其前者则兹刻也不可谓非典刑之资已

○宋文信国公纪年跋

嗟呼此故宋文丞相纪年之书也丞相之得年俭矣而其生平炳炳者已堪秃颖即复过历当何以加其有漫无短长虚成皓首者求一字之旌于册不可得也晋人曰人不可以无年岂其然乎夫彭殇并尽芝棘共陨谁短谁修谁先谁后所不与千秋俱磨者独此耿耿者在耳如以年则其人与骨俱朽矣何以令人至今慕说不衰也故谱丞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为可谱者身后之年也生前之年年之小身后之年年之大人其无以小年忘大年哉

○题胡时臣先生传后

以世观胡先生其愚人之心也哉人莫不金注其官稍反顾孰肯以不赀冒不测者而先生冒之则愚既蚤誉矣何妨挫锐以博晚收而先生弥坚则愚修短虽曰天数而世眼如豆将无曰曷不为容容之多福也而自令见放乎则又愚嗟呼先生愚矣然世之不愚者能瓦全乎能如意珠乎能百年不化乎是未可必也与其延冈之焚何如当门之锄陇蜀不必兼收身名不必两泰天道固然自哉有之矣藉曰善无近名而恶无近刑无灾无难坐取公卿人生适志耳何自苦乃尔则有孔光张禹一流人在任君为之

○题邸中杂记前

孤斋病客久废焚膏随意一编聊以遣兴会心处不能自释亟捉笔录之间翼已意虽事类无多故亦一斑之窥也昔人听黄鹂声谓俗耳针砭夫鸟能砭人而况先民之言乎余从此病霍然矣

○题吾心亦凉前

夙怀游览苦乏胜具玉壶栖逸诸编聊当少文之壁听夕赏之不倦也今年夏逃暑北窗复得其近似者三十八则大抵情关山水词组即奇不必褰裳蹑屐乃佳耳读者能如韩持国之赏常颖士乎亦何羨乎层冰

○书座右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恶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假善之人事事可饰圣贤之迹只逢着忤时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祸便怕损名其心总是一团私意故耳

谦谦自牧由由与偕在丑不争临财无苟如游鸡羣鹤骨自在居乡之利也而耳习琐尾之谈目习征逐之行以不分白黑为浑融以不悖时情为忠厚如入鲍鱼久与俱化此居乡之害也夫恶人不可为矣庸人又岂可为乎恶人不当交矣庸人又岂足交乎故乡人等之涂炭清者非苛古人遇之旦莫狂者非矫

寻常之人惯苛责君子而宽贷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昵也君子所图者大而所遗者细世人只检点细处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则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较量情分故多恕耳又借口春秋责备贤者之说不知春秋之责备非若今人之责备也讨贼大义舍贤者奚望焉此而不行非惧祸即比邪不可谓之贤矣若绳其细行掩以一眚是使君子无自完之策而反助小人之焰可乎

利是麤尘名是细尘断利根却说断名根是入细路若利根不断漫说断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转活个中包藏不可胜言不好名三字是恣情纵欲引于王塘翁比诸猛兽洪水非过也

○书弟清之斋壁

入吾座者上之论道讲德根极性命次之程古量今旌别淑慝又次之论文史品高下旁及经术制艺一谈一咏莫非芝兰斯羣居之至乐三径之宠光也若市井子母之谈居室猥杂之事或称量往来或雌黄酒食或夸服饰之艳奇或侈田庐之丰茂辟诸粪土何堪充吾之帟吾宁倩黄州人说鬼耳

梁鸿管宁虽贫贱觉芳兰竟体孔光张禹虽贵显如粪壤充帟宁为玉折东汉诸贤千载争光日月无若萧敷西园诸子一时自权奸

颂王莽者汉之大儒谁谓读书有益刺秦桧者宋之下将岂非杀身成仁非奸而碑石人耻列其名姓以篡为禅华歆亲草其制词

○公举汪学博名宦呈

为公举正学笃行儒官堪祀名宦恳乞举行以裨风化事窃见本县儒学已故教谕汪文盛天赋清贞养成刚大早年闻道亲受周都峯先生之传晚岁横经力追胡安定夫子之法教人先德行而后文艺程士尚志节而戒浮沈一月之中半会课半会讲多方善诱人人濡化雨之沾函丈之间或谈经或谈史有叩必鸣在在饱饮河之腹清若玉壶寒露虽束修常贄而毫发必辞蠹如乔岳泰山即启口动容而坛宇必峻居恒无一事不以古人自待临诀无词组及妻子之私书卷半囊入其室者何异冰天雪窖衣衾百结覩其敛者谁不泪洒心酸德化洽刑于矢不受一钱以伤夫子之志义方笃身后曾不需少日以乞当道之周此尤自古所希足证齐家之学某等窃惟名宦巨典所以崇德报功苟其功德被于菁莪何论官阶厄于卑冗况表扬不遗于下位则观者易兴人心尚切于去思则存者益励

●刘练江先生集卷二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 同辑

杂着（二）

策一（万历辛丑会试）

策二

策三
策四
策五
朝政
清谨
巧宦
王道
习心
爱恶
君子小人
交道
举业
论文
廷对
学校

○策一 【万历辛丑会试】

人主之患莫大乎喜总揽之名而其实以政与人夫总揽矣而实以政与人则非不能总之患也总而不得其所以总之患也夫总之云者杓自我旋而杓不化而为旋也毂自我转而毂不化而为转也有所分于其事而并分其权则不总有所掺于其权而并掺其事则不总吾人而任之而遂以丛借以御委则不总吾人而代之而虑昏于听计形蔽于程书则不总使人狎主之不能任而阳夺之则不总使人意主之不能任而阴困之则亦不总故人主非必萎然不自挟持而后失其总掺失其要则虽总而未尝不分非必铄然独运而后得其总掺得其要则虽分而未尝不总故总揽者兼听之反也事固有逆而相成忤而相合者则兼之未始非总而总之未始非兼也高皇帝罢中书省分任六卿疑于分矣然机务可参而操柄卒不可移则安见其有戾于总今上神明独断公卿受成疑于总矣然闻听渐壅而纲纪渐不可振则安知其不究于分且皇上之不兼听也岂非以杜臣下之纷拏抑庶司之专擅而毅然收太阿于既倒哉然臣下纷拏犹然臣下也偏信之极白简辱于阍竖矣庶司专擅犹然庶司也偏任之极朱绶窃于中涓矣人不惟其贤不肖也而疑之左右因疑而中之则益疑官不惟其巨细也而吝之左右因其吝而慝之则益吝弹劾所以肃百僚也招贿者假伤弓之羽则寝而不下矣荐扬所以风有位也修隙者剪冲天之翼则抑而不出矣公卿知之而不敢言台省言之而不敢尽股肱之臣代持代行而上不用其持行耳目之臣代视代听而上不用其视听毋亦上之腹心有所蠹而不清上之膏肓有所锢而不瘳乎夫权也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一人用之则治外假之则乱天下公之则治内秘之则乱假于外则内不得而收之秘于内则外不得而争之

揽权者至使外不得争则语言传奉之际悉属弊端威福赏罚之用悉为奸藪盖不特臣釜鬻而君亦孤立矣语曰主失其神虎弓其后又曰所备在外贼乃在内总揽之主多出
于聪明强毅之主然聪明强毅者能见远而不能见迩能持外而不能持内则何怪乎灶
之炆而藪之丰哉皇上远追咨岳命官之鸿休近守分职率属之燕翼毖于持权而不靳
于委权不自私其权而又不受私人以权听之兼断之独绩熙于学士大夫之分猷而衡
定于威福礼乐之自擅所谓秉干纲而御大宝之道在斯乎若夫版法杨权则上握爪而
下指鹿之辙也总而有不总者旨

○策二

人臣有大分守官是也人主有大柄分官是也欲守官则勿以职业为名高而旁溢
之旁溢则侵欲分官则勿以名器为吝惜而众掇之众掇则旷侵者人羨于其所有余而
矫以自为则精旷者人敝于其所不足而并其所兼亦废侵之弊轶越止于一官其害小
旷之弊丛脞关乎百职其害大要之掇以蔑侵侵以成旷则咎不专在侵而失不专在下
也盖孔子称守道不如守官而及其论政又曰先有司举贤才岂非以所守者严侵官之
防而又以所先所举者寓掇官之戒耶唐虞之际四臣咸命不谓龃龉一夔典乐不谓专
听之数圣者岂不能奋长驾远馭之畧而为之君者亦岂不习其才足兼人集众而顾斤
斤约结使之毋亦谓左画方右画员虽圣人有所不能而与其市合并之虚名不若精专
至之美业也后世若宰相不对钱谷执法不稽案牘中书不敢兼枢密之谋议大将不敢
对官吏之善否虽其臣诈兢职守哉亦其君察能而授备员而使自有以消臣下跃冶之
思而无所用其晓耳当今号称备官已秉圭之彦济济于阙廷分符之臣蹒跚于郡国大
吏法小吏廉曷敢有不令不类以貽庶官羞而间者廷推动至留中当事辄苦代掇甚至
以一人兼数事而卒不能治一事以一事拟数人而卒不克获一人岂主上慎别贤奸体
如不得已之心而刑印未决乎夫以如不得已之心蓄刑印未决之志则未任者多负涂
之见既任者多代庖之令官愈省事愈多职愈丛矣夫人臣致身事主东西南北唯上所
命即一身而全之敢不竭其股肱之力哉独计精神有限伎俩有涯器用有适疲有限以
大用则颜阖之马也责有涯以无穷则黔中之驴也离所适以计効用则梁丽冲城而骥
捕鼠也使人知官之不可侵而不得不侵使人知职之不可不守而不得守使人不以侵
为讳而以侵为常则难乎其为名使人不以侵为展采见奇之资而以为困败颓折之地
则难乎其为实臣力竭矣何补于国哉故有所骖于职之内而攘人以为功者臣也有所
求于职之外而强人以不能为之功者君也有所共于职之内而自不敢踰者臣也有所
备于职之内而使人无得而踰者君也君令而臣行之报绩则擢否则黜君分而臣守之
事治则任否则去何患乎侵官何患乎旷官又何患乎羣策羣力之不并庶绩庶官之不
凝哉敢以是复明问

○策三

上下之相喻以言上下之所以相喻以心上不谅下所以为心则言入而成拒下不

能自靖其所以为心则言出而成欺下愤于上之拒而益争于言则言愈激而愈怒上怨乎下之欺而槩罪夫言则言虽公而亦私夫臣人者至使主上不信其言而以一人壅国家之言路则岂得谓听言者之罪耶今天下益多言矣言当途则借剑比烈言宫闱则解衣逊忠言黼宸则引裾让节伏蒲叩阁罔非骨鲠露章启事靡匪询谟岂不亦清时之亮节太古之遗直哉然余尝披奏对之牒而窃不能无疑也陶唐之治建旌设鼓招号■〈宀禹〉内犹厘罔伏今固不乏以言罪者而戇直之疏递相望于南北果且不避斧钺而然耶抑有所激有所觊而阴以为利耶夫昔之言者出于奋不顾身之士而今之言者出于败绩压覆之士奋不顾身者以逆鳞之批遂磨厉之志而败绩压覆者以国狗之瘠为破甑之全至谋及破甑而名高又其赢余矣然则激之途一觊之途百激之心无为觊之心有为以激而成觊则无为而亦有为以觊而成激则有为而若无为无为而亦有为则以君子入小人特起于一念一事之私有为而若无为则以小人混君子而令秉丹倾葵者亦避托径之同而不欲申其所欲言故纠君以绳补君以阙者言者之责也而借君以诘讦之口者言者之罪也使君有所畏而不敢不从者言者之责也使君有所疑而不欲从者言者之罪也使天下蒙言之利而以言为美谈者言者之责也使天下窥言之心而以言为垄断者言者之罪也要之皆病于心之欺故也故愚为言者计精白欲虔神明欲湛开导宜渐窳会宜乘禾诸心而欺何所恃而有言反诸心而勿欺何所畏而不言巷可遇牖可纳何所激而直言麻可裂檻可扳何所忌而不直言直与讽有所操之以为用而总归于一湛然无欲之心斯忠诚之士所由与绞切者异乎不然君尊如天威如雷霆而吾欲以不腆之言叩九阍而上逮虽积诚未必能通况操之以二心矣此亦回天悟主之说也执事肯进而教之否

○策四

人臣之患莫大乎喜同之名而不究其实有同名则朋党之迹分无同实则寅恭之绩废故同非人臣所讳也而所讳者在不同心而同迹不同心而同迹则专一之意见于国家无尺寸补而异同之辨黑白之分反有以借小人之口修君子之隙而国家坐收其纷纷呶呶之祸然则同之道可易言耶夫子尝称君子和而不同而易又有同人于野之亨非同有适有不适也同心之同于野之同也同迹之同和而不同之同也同之说昉于此矣故善为同者时乎人愉人拂而非依阿时乎一可一否而非角立不善用者时乎相背之戾固见其乖实时乎相慕用之诚而亦难久精察长厚不一其情而治有并适善谋善断不一其技而理有并姻尚通尚法不一其道而猷有共畅之数者岂非心精内洽貌象外遗以一心一德之雅成善始善终之治哉末世道术愈分门户各立怯孤立之寡援也则盛羽翼以张其帜而桃李植矣觊青云之声施也则附意旨以市其交而槐柳列矣厕足龙门之阪高议月旦之评命曰同名枉驾夷门之客投辖孟公之座命曰同侠挥玉麈于清言流羽觞于曲水命曰同谈屣仲宣之门摘藻兰台之聚命曰同调褰衣博带以为修道德性命以为借命曰同学同之初贡禹以之弹冠冯驩以之鸣铗同之久张陈

以之凶终萧朱以之隙末同而同则不难挟君子以排小人而顾厨俊及之名立同而不同则不难以君子排君子而牛李朔洛之衅生夫不争国是而争议论不争独行而争党与不争担当树立而争黑白是非上摇主心下淆清议中堕小人之奸使有所持其长短斯亦何当于同也哉愚以为薪向可同而意见不必同臭味可同而操论不必同气类可同而名高不必同以其不必同者济甘苦药石之味而以其可同者联精神命脉之交以其可同者合正人君子之党而以其不必同者融清浊黑白之辨斯韩范之谊同寅協恭之真乎虽弗言同可矣

○策五

尝闻治乱安危之机烛未然者难知烛将然者易知图将然者易返图已然者难返今天下之危乱未然耶将然耶已然耶谓其已然而土崩瓦解之象茫若无覩谓其将然未然而人心业已机隍国势业已震荡语曰未事尝苦不信有事尝苦无及以今之事筹今之时虽欲不信亦不可得矣执事以今何如时耶太阿窃于仆御名器滥于私人荼毒遍于缙绅抚字艰于牧伯言开采则揭竿之呼起言税榷则反戈之变闻凌儒绅则青衿露刃藪逋逃则亡命作使纪纲陵而不振法律纵而不操中外岌岌有异志矣皇上得微以西夏之变朝鲜之警播酋之衅随发随灭为威灵之遐畅耶姑无论吴蜀淮蔡之事即之三者皆发端于域外借力于全盛犹然朽甲顿兵敝士马而虚海内设难起萧墙何以备之祸生肘腋何以应之夫阉竖之播虐萧墙之难也庶官之私置肘腋之祸也人患无以夺之柄而吾深患其柄之夺也人患无以褫之官以吾尤患其官之褫也苟夺其柄褫其官而彼内不容于乡闾外不容于官府前有所迫后无所资其势将荼乎不为而能骈首就小吏之缚耶故阉竖之权摧之早则变速而小摧之晚则变迟而大变之速特起于牙佞椎埋之徒而独力易制变之迟乃并发乎积怨深怒之民而分裂难挽其去周之列国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夷狄不啻矣贾生曰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夫未然之火辄不胜痛哭流涕之情矧其荧荧将燎于原者耶嗟夫治有始基乱有始兆当夫衔宪握符之初主意未决涣汗未颁即二三小人抑且潜伺执政之意以为左右袒是时谁为首肯谁为纵臾谁为祸阶夫今日虽善者毋以施其力矣愚生操过计于徙薪抱隐忧于竭泽管见止此执事其进而教之否

○朝政

明体适用原非两事其认以为两者学术不正之故也管晏申韩偏于用沮溺荷蕢偏于体毕竟体不成体用不成用耳岂有明体矣而天地万物置之度外乎岂有适用矣而身心意知不能照管乎做秀才便以天下为已任非必讲求天下之务乃为任也慎独克己正其所以任耳即讲求天下之政非鬪捷也设身处地精义穷理之资耳前袁星白屡问讲论朝政莫是出位此亦有两项有讲朝政而以为齿舌之利者是出位也有讲朝政而以为致知之用者非出位也如实心致知岂惟朝政当讲千古之治乱兴衰人才政事吾犹从典坟中一一研穷而求其要岂若俗儒仅记故事已乎且处处求益若此则必

不肯闲过一时放过一事而淫朋燕友羣居终日之病吾知免矣

○清谨

或有问于余曰世之贪且肆者比比得一清谨之士难矣公论犹或非之何耶曰是君子小人所共冒之名也奚以辨曰小人贪君子清小人肆君子谨熏莸较然何谓无辨余曰子知其貌未知其里夫国是明则人才可辨人才辨则进退可公进退公则吏治民生各各得所此天下之大计也今有人焉一切置之不问而徒矜矜焉于簞食豆羹之义木头竹屑之能至于撓小人之忌触当世之罔而上关国是下关清议者则唯恐犯手擦须百不一发虽事任在躬亦不过调停两家以为持平之体此其意何为哉得失之念重耳夫不爱财而爱官不可谓之无所爱也不趋利而趋势不可谓之无所趋也世有大奸欲掀翻一世之局以行已意钊必假似君子者以为用盖真小人不可用真君子不为之用唯似君子者用之其外无贪秽败常之迹而内又有柔弱易制之情故大奸藉之以阳塞人言而阴适已便彼为之用矣当其私灭公邪害正之日良心岂不赅悚而既已受恩而不可反则不得不与俱上下此马融扬雄之所以不振也或曰此辈大任覆餗置之州郡奉职循理为民提福不亦善乎余曰如子所言利害亦半苟无大权要挟之皆此辈见长树名之时也

○巧宦

巧宦之法大率趋承当路不可稍失其意以取罪耳至近日巧宦则又入细入微矣虽已之吏胥亦王肯稍失其意以取怨盖知吏胥笔能卖访舌能雌黄故也如此则惟吏胥为政足矣安用我为哉清夜自思此一种是何等心事纵使瓦全有何颜面归乡里对父兄亲戚耶或曰父兄亲戚乡里祇望其善宦受高官大禄耳不必察其心也况体贴世情自讨分晓正父兄亲戚乡里所谓伶俐之子乖巧之人岂若痴顽者之直道忤时居官不达者哉余曰诚然诚然病根在家乡不在任所

○王道

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尊贤有等人心自服故各安其位而无嚣竞倾轧之患书曰王道荡荡王道平平言轻重长短不爽毫末之谓也后世以是为非指醉为醒倒置已极安得平荡正人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矫其枉呶呶别白未免抑扬低昂之分盖以不平求平正深于平者也浅识之士浮引荡平曰天下一家何必分党其势必至小人独擅其利君子蒙涂炭之羞其本意非不欲荡荡平平失其荡荡平平之指矣

○习心

剿袭成语习而不察多有悞人学问害人家国者大抵所袭之语必各得其性之所近或借以自文或用以诋世而不知其迹似是其真实非也知言君子不可不辨且如有一等自是人动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习心乎

○爱恶

爱人则加诸膝恶人则陨诸渊此今人刺讥语也其实爱恶之道无如此大学不云乎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好好色之心何啻加膝乎恶恶臭之心何啻陨渊乎圣贤只在好恶前讨分晓不在好恶时持两端如虑好恶未必的当好不敢到十分好恶不敢到十分恶则子莫之中乡原之善耳

○君子小人

小人之拙者易过而巧者无过君子之纯者无疵而偏者有疵以其无过而遂贷之以其有疵而遂弃之岂有识者之为哉

○交道

与君子交者君子也与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乡人也乡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恶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恶之间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间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乡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乡人害在风俗

○举业

举业虽小道舍此无由进身虽有其德苟无其位孔孟无设施之地矣故使孔孟生于今日其为之也必然十分勇猛十分精刻必然矻矻孜孜如问礼学琴之类就正请益而不敢自用自是何者求为可知故也古之知以道德今之知以文艺古人以道明德备为可知今人以文艺精工为可知得知不同其为可知均也有求知之心便是人欲有可知之具便是天理人欲天理个中已自判然岂必脱却时尚乃寻天理哉如谓孔孟薄时艺而不为则孔孟为忘世之人矣当日之辙环历聘何为者也今有人修身正行颇称自好而本业不修进取不前功业不表于时德泽不加于世毕竟是自暴自弃所谓修身亦不过小小家数耳非能识天地万物一体之义者也韩子曰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论文

文虽经纬万端途辙惟两一属词一抉理属词者字栴句比标美色声抉理者节解郅批传神罔象两者各具堂奥功均顿渐而造极登峯莫胜于理故属词者剪春华之彩抉理者逞秋驾之技窃灵者振月露之音深思者奏山水之响浅深异质究竟亦殊乃世务华者多穷神者寡晦易悦巴吟易谐尽意溪刻终日不成一字泛滥补缀下笔不能自休于是谓圣贤之意如魑魅不可测知千扃思纬之府不一涉窃窬之场而文益滔滔理不胜词久矣吾所以贵抉理者非屠龙之嗜乃解牛之技也吾所以贱属词者非残璞之忧乃逐日之虑也盖人徒知藻卉之悦目而不虞其零落徒知丝竹之悦耳而不虞其错乱句调之新故犹物情之贵贱神奇臭腐本自相寻齐紫邹纓非有定制掺觚者横其目于四通委其志于三謁元黄青紫之变日代乎前追趋逐嗜之轨终无时定摩天之影偶落于庭失剑之夫刻舟求得至有青鬓槁屨丹铅而白发不忘红粉毋异于仰药自杀终不罪药者已使其构思之始尽黜纷华之慕捐翠羽而不顾惟骊颌之是探本来生机动而愈有辟如擢孟郊之肾吐李贺之肝千载诗名性灵实启之而况经秋小道有不穷其窠尽其理蜚雕龙之声焚枯鱼之赋哉虽然阳春悲其寡和夜光忌于暗投士边穷时

人朱我元世竞鞶帨吾独幽深人夸利巧吾甘别鉢赋未凌云誉非吐凤而欲以穷理尽微之谈胜其剪彩镂冰之好几何不为蜀之雪越之日乎嗟乎翠虬将登耸身苍梧之渊斥鷃腾跃翔迹蓬蒿之圃故蚁封骋于骥足康衢曳于驺骀一羽仆于婴孩百钧胜于乌获丈夫屈首受读将执词坛之牛耳岂谓世多巴郢而舍难就易落人间第二流哉

作文先须会理犹相人必观其神局阵关键身之筋骨也经纬藻餽貌之色泽也神有余故筋骨不胶而固色泽不藻而华神不足则筋萎骨枯色干泽涸虽善为矫餽莫匿其真夫文亦然文虽小技枝节万端要使我为主文为仆我司倡文司随然岂强文从之谓哉批其郄握其珠入之愈难出之愈易庄子曰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有不视不听者而后视且听出焉世以形色名声探人之情其于视听也远矣嗟夫制科以来作者非一其确然宇宙于今不朽者大都神传于意意传于理神传于意故天藻逸流意传于理故神情渊着至其编贯成局锤铸成响乃理畅而机自联情至而采自绚所谓与时新故非关匠心卑卑者不挾其深苟安其易同已是悦异已是憎艳心剪彩绝意探珠每一得科场新文递相骇咤捫拾唾余铿竞音响诘以前辈譔着固尘饭煨燼矣未数年而新者复故后者更新辄又易步改弦如前追逐岁月以卜文日以变而逢年者骋千里于一日骇咤追逐者叹颠毛之种种矣予尝譬文之藻采犹仕进者之幘服通籍之后絳衣大冠岩岩簇簇可惊市童而所以通籍者不与焉今人于科场之文徒见其幘服而不寻其本领毋惑乎人紫亦紫人白亦白变态愈多而效效愈不给也嗟乎昔之光锦今之敝袴今之牺牛后之刍狗神累世而常奕理亿载而不磨服气尊生之人诟有华颜泽发之术其和至者其形不凋如前筋骨色泽之说是也悟证有方神理自现然后汇异义于诸家剖名詮于众议则苞禾?畜不虚识知更卓如巨鱼纵壑飞兔蹶云时或标一语吐一素使卑卑者仰天四顾更相描仿乃为团黍戏小儿哉

○廷对

廷对士人第一步必如董仲舒之学皇甫规刘蕡之直方称有用文章方为真正人才近日剿袭旧套掇拾腐词实心实政纪纲精神等语蔓衍成篇如太仓之粟腐烂而不可食向来阁臣取其肖已辄用进呈猥博上第试观迩年以来有忠孝大节争光日月如罗伦舒芬其人乎有潜心理学刚介绝俗如吕柟罗洪先其人乎此岂独士习之不古亦上之所取者以鱼目而混珠遂相仿效成风耳似宜预行申饬严戒诸士毋得沿往日掇拾剿袭之弊对策之日各竭忠荃勿拘对偶勿避时事看卷官亦必先观其器识然后论其字画不得仅以楷书之工遂掩其腐烂之病如有仍前弊习许言路查出糾劾庶乎士知向往而真才可得矣

○学校

儒官造士以行为本但知程士而不程所以师士者非端本清源之道也近日督学亦尝考校师儒不过第其艺文而已至于考语仅凭有司有司不论其人品之邪正而徒视其逢迎之工拙即有戒饬何足示惩似宜预行咨访分别品类其方正清苦超然绝俗

者为上品其谨飭自持勤劬课士者为中品其不修廉隅多方索贄比昵倾邪颠倒是非者为下品咨访既真类辑成案按临之日上品超荐中品优赏下品褫斥无容少贷至于诸生亦寓先行后文之意其有品格卓越志趣高明者亦时时察举增附许给廩饩廩生许充贡额间一举行以示激励其济恶不才志沦污下者虽文居上等亦从黜革而又勅有司门簿必以季报学官省试必以月闻加意督责务正士风士未有不蒸蒸思奋者

●刘练江先生集卷三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 同辑

杂着（三）

读史

○读史

今人伤时动曰此古未有庸知天地间何一非已有之事偶未寓目耳余每读书于古今相似议相发者辄札记之以代已谈

汉成哀间匡衡张禹孔光董贤之徒皆尊宠荣显无比而后世目为小人朱云为槐里令梅福为南昌尉鲍宣以髡钳归龚胜以解绶去何其坎壈而后世目为君子语曰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圣贤之学千磨万折始成器用必得气骨强硬之人方可质如磨杵为针而劲骨自在如揉竹为弓而强力自殊三代而下朱云龚胜之徒使入圣人之门皆大沮矣若孔光张禹本是柔骨又加世故愈难矜持故以软熟之人而讲中庸之道祇自贼而已矣

汉末丞相诏狱者固多未有如王嘉之侵辱备至者盖直道故也直之自害如此哉张禹孔光偏无此祸曲如钩作公侯信然信然

汉士明经术者不少至元成之间帝喜经术文学韦玄成匡衡孔光张禹之徒遂获尊显宠极异数当时无识者见之岂不艳心宁知其貽臭万年与莽操等乎仲翁之口？虽抱关扃荣之夸稽古千古鄙人

汉以经术为丞相者自公孙弘始而千古宰相浮沉阴贼之局亦自公孙弘始传至张禹孔光愈入巧妙大抵以脂韦为涵养以摸棱为浑厚本畏祸而托之乎明哲本保奸而托之乎谦让其貌假祸庸无可非刺而行真乡原貽害国家彼时柄不在丞相故未得大肆其奸耳若擅大将军之柄得专行事唐之林甫宋之秦桧不待轮回后世矣

皇甫规求退不得故越境迎友人之丧冀为刺史举奏以申其志胡芳为并州刺史曰吾当为朝廷爱才何得中此子计耶卒不举奏王甫矫制诛杀窦武千古大变张奂正人也以新还朝不知本谋误与合兵既而悔之噬脐无及嗟嗟士人初入仕途黑白未分本无邪心误一失足如张奂者可胜道哉则讲求可不预也故爱才当法胡芳庶不苟于君子助邪当鉴张庶不误于小人

光武之征周党盛典也周党之伏而不谒高志也博士范升奏其文不能演义武不

能死君钓采虚名庶几三公之位不亦妒乎范史云狷介绝俗而鄙郭林宗之为人岂以林宗未绝贵游乎何其偏也

姚元之初相度明皇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云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言之对云云皆切时弊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叩头谢自后世为相者观之似乎要君

卢怀慎不营货产虽位至卿相所得俸赐尽散亲戚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避风雨既歿之后惟老苍头自鬻以办丧事此其清之过人者也然不耻伴食之名不妒姚崇之才与崇同心共济始终无间又知宋璟之贤遗表特荐之此岂徒以碌碌擅名者乎于其待崇也见大臣休容之量于其知璟也有大臣知人之哲当世名曰伴食可谓无识之甚者矣

宋真宗朝有卜者上封事言千宫禁上大怒收之家有朝士往还书牋上欲尽付御史狱案劾王文正公争之乃已继有大臣力言乞行上令中使再取文正公曰早得旨已焚之矣此事最得大体若本朝魏璋之讦汤鼎路楷之诬沈炼皆以私书使王文正居政府岂有此嗟乎不能为文正亦已矣乃有因以修睚眦者

真宗遣使持手诏欲以刘氏为贵妃李文靖公对使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后有狂生乘文靖出叩马献书历诋其短李逊谢曰俟归详览生讪怒随后肆言居大位不能康济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谢人言久妨贤路宁无媿乎公于马上蹴踏谢不已终亦不较由前一节胆太大由后一节迹太怯文靖之为文靖也以此若他人权势专在寒士身上使谦顺专在中使面上用一移易间便自霄壤

以笔涂诏封还词头固非臣子得已之事然必如此乃见无为而为之忠自格心大人而下惟此一着可勉耳若既非格心又难力诤化化倪倪甘忍辱以俟徐悟者古惟箕子为然所谓同姓之卿也异姓之卿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矣行藏之外无可着脚不行不藏之间无可施面目

仁宗论相王仲羲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选后竟得富郑公后世宰相交通宦竖探人主之意旨然后所请必得设以素无私交之富郑公居之将一无所济乎曰不然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人言王安石不爱官爵闻吕惠卿讽人投匭留之而喜何也大抵喜同已恶异已喜腴言恶直言非直天性固然亦是爱官之心所充耳

司马温公除枢密具表恳辞韩魏公寓书劝驾亦不从曰自古被这般官爵引得坏了名节为不少矣及辞翰林学士虽上面谕亦不从内臣强纳告于怀中拜而不受此固宋朝遇臣有礼亦温公自待不轻也故当时人主重之如景星卿云虽以蒲宗孟之巧谮而有所不行后世恋权如膻嗜官如炙一段鼯鼠心事人君觑破已久何怪其言不听而计不从哉即使豕交兽畜非无衾影之惭漏尽钟鸣亦有首邱之愿而主上利于臣教臣子怯于撻鳞有乞去而不能欲留而无味者至若阳饰求退阴图援止则又九尾三窟不

足污人齿颊矣钱若水曰实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此语洞见千古呜呼安得起若水于九原而一洗鼯鼠之污哉

温公入相首改差役法范忠宣公闻之谓人曰此事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还朝力为温公言之且言宰相当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以乘间迎合而正士将卷怀退避苏东坡与温公论免役不当改温公不悦苏曰昔韩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嗟乎贤如温公而二君子不惮逆耳况万不逮公者

欧阳修余靖论范仲淹有相才帝以为参知政事仲淹曰执政可由台谏而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出行边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复除参知欧余之论公论也范亦辞者谓台谏不可与执政雷同耳

薛奎为参知挺立无所牵随然遂欲绳天下无细大一入于规矩往往不可其意则归卧于家叹息忧愧辄不食家人问之公曰吾惭不及古人而惧后世讥我恹自今人观薛公未免有情痴然大臣如此设心何患相业不高

韩絳论市易官不可留上意未决絳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请从此辞上愕曰兹小事何尔耶絳曰小事弗仲况大事乎此是穆生醴酒之意若俟大者不行而后去自辱多矣絳岂不知委曲以俟悟主哉义不可耳絳党介甫素绌清议此一节故自棱棱

赵清献言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当保持爱惜以成其德故刘器之陈谏官数日即论章惇十九章蔡确虽贬犹极论其谤诗疏十余上必令远窜后已论者不以为激盖别白君子小人台谏之职宜然耳若宰相须如韩魏公不分别黑白潜移默夺乃得休然不可如吕范调停之说一调停则小人进而君子退矣易卦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则成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则成否未有参用君子小人而可成治者况君子难进而易退与小人同列不免涂炭之羞小人易进而难退与君子不合尤工罗网之计祸人家国岂浅渺者

庆历中尹师鲁坐范希文党下狱刘湜按之欲陷以死竟不得后尹知随州孙甫过之二人对榻语几日无所不道而尹未尝有一言及湜者甫问曰刘湜按师鲁欲致师鲁于死而师鲁绝口未尝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与洙本未尝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树立耳洙何恨于湜乎甫深服其识量刘元城贬梅州有土人持厚贄入京求仕谓章惇吾能杀刘某惇即除之本路转运判官将至郡家人治公后事各号泣不食公饮食起居自若次日则其人夜半呕血死矣有客唁元城曰若人不死公未可知也刘亦无喜色余谓为君子者当法师鲁以捐其已甚之疾为小人者当鉴转运以消其不肖之心小人谋害君子无所不至只谓柄在已耳岂知彼苍故自有权萧望之之上书自讼不可谓非过也而攻望之者必恭显也望之傲慢不逊不可谓非过也而攻望之者必繇延寿也郅寿之请买公田不可谓非过也而陷之者必窦宪也刘摯之答邢恕书不可谓非过也而攻刘摯者必杨畏也大臣不好贤虽他有千万之贤不足观也公孙

弘之俭王安石之兼而皆谓之奸大臣能好贤他虽有不贤犹足盖也故胡广之中庸而荐陈蕃李膺卢怀慎之伴食而荐宋璟犹有足取

刘忠为吏部尚书有王主事者其父致政家居渐贫乏乃遗白金二十两与之奉亲曰恐汝父奉养不悦汝欲曲意以养则变节之事有矣幸勿改节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轻去就耶此二事似乎姑息之爱然中人因是砥砺则成就之功为大宰相为天下育才道当如此若士人自树又不可以此致诿宋潜溪曰宁可忍饿而死不可苟利而生

王安石之子雱性敏甚年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由此观之文学之才未足为子弟喜也

范淳夫谓子弟曰立朝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高琼戒子弟曰毋曲事要执以薪进身二公皆以立身行道之事望子弟不惟子弟他日高门亢宗而朝廷即得收正人之用今人惟恐子弟不善结纳以逐荣进那顾败名毁节悲夫

张浚与赵鼎论人才浚极称秦桧鼎曰此人得志吾辈无所侧足此赵鼎之明也张浚与桧共政方知桧之奸临去不复荐桧而桧事赵鼎一惟鼎言是从鼎由是深信且言其可大任此赵鼎之闇也鼎明于前而闇于后浚闇于前而明于后总之一秦桧播弄耳小人之机不至深而君子之识不至浅乎即此见张赵皆不可为相

秦桧主和志在自利不顾中国称臣之辱当其时者抗疏当如李纲胡铨遗书当如范如圭仅仅辩难稍立异同仍居其位而食其禄者虽素号君子吾不取也

徽宗时章惇贬矣任伯雨陈瓘诸君子布列台谏慷慨论事庶几有转旋之望而一曾布媒孽其间伯雨诸君子不移时相继罢去复引蔡京入相以助已卒成靖康之祸乃知一小人去未足幸而一小人留即大害也为君子者岂可幸扬庭之偶遂而遂忘包鱼之戒哉

绍兴中以旱祷雨谏议大夫赵濡上言自来祈祷断屠止禁猪羊今后请并禁鹅鸭时胡致堂在西掖见之笑曰可谓鹅鸭谏议矣夫言官择无利害之事以塞责谁非鹅鸭类哉直令后人复笑后人耳虽然与为鸱枭宁为鹅鸭

兴灭振颓复土拓国必有定规以包之实德以充之言其下者子产相郑孔明立蜀王朴兴周皆功运帷閤而効收遐荒宋之季世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议制也今是昨非虽有一二臣然而张浚失之罔陈俊卿失之懦赵汝愚失之疏其它末乎无足赖也奸人贼相甫罢即作譬之延藟丛棘蔓引根滋莫克剪伐盖大臣君之豚■〈彡豕〉子也羣臣众子也若■〈彡豕〉子怀奸众子效尤为父者恬不知恤则国家必败矣

徐谊谓赵汝愚曰自古人臣为忠则忠为奸则奸忠奸杂而能济者未之有也公内虽心惕外欲坐观非杂之谓与今之贤者遇事掣肘多犯此病恨无徐谊激发之耳

石显既譖杀萧望之恐天下学士讪已因荐贡禹历位九卿礼事之甚备韩侂胄罪

恶既着乃以势利蛊天下士夫之心薛叔似辛弃疾陈谦等皆起废显用小人性虽丑正当其欲有所为必藉名士以收人心士君子当淹抑坎壈之后一朝显庸自非矫哉之强鲜不向利易曰鼎有实慎所之也白圭天玷不可更磨虽噬脐其何及矣

韩侂胄自矜定策之功欲得节钺赵汝愚阻之叶适等谏汝愚宜饱其欲俱不听朱子亦间言其不宜与政亦不听始而罢留正既而逐黄度奸谋见矣汝愚曾无一言此与赵鼎之于秦桧何异语曰君子之待小人常疏信哉然皆未讲于夬姤之旨宋神宗时欲用陈升之司马温公曰升之诚有才智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一可夺耳昔汉高帝论相谓王陵少戇陈平可以辅之平智有余然难独任真宗用丁谓王钦若亦以马知节参之凡才智之字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李空同致杨邃庵书云往者公之柄政也议者谓公喜通才奖辨给故其显名高位者程事簿书之夫多而雅裕镇俗之徒寡爽快取办之流扬而先忧识微之士抑委曲活变之风行而守死执义之心灰此等议论关系风教执政用人者不可不知王安石用事时呼吸成祸福凡有施置天下莫能夺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而是刘道原独奋励不顾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王至变色如铁或稠人广坐安石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得失无所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为意魏庄渠在正德朝凶阍擅政士大夫浮湛苟仕高者留意诗史夸示矜重次者围棋酌酒而已魏独留意经济初试刑曹殫精法理既而卑之尚友天下之士凡邱氏衍义所载经世之业必加讨论务期底绩其后谓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大抵无虑三变故其居江湖则思其君处台省则忧其民不独敷纳论思即其寄怀赠答书命所以忠告善道弼翼匡救靡所不用其极此二公者可不谓实心爱国者哉不然彼岂不能借口明哲之咏以苟禄者何必侃侃若此今人动称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却不思此乃为隐居不仕者言既仕矣则有宁武子之愚在则有邦无道谷之耻在岂有食人之食而不忧人之忧者哉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必如是乃可默耳故有危行言逊之道当知不俟终日之几无不入不居之智当励见危受命之节

刘元城旧从温公游及公位政府独无书相问讯薛敬轩家居时执政李贤屡以诗讯之终无一字相报此是善学柳下惠者若他人以不磷不淄自许翻成堕落

王晦叔为留守御史如束湿谢希深欧阳永叔每出游王责曰公等自比莱公何如莱公尚坐骄奢取祸况其下者乎希深以下莫敢对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时王已年高若为之动然卒荐永叔入馆章德懋庶吉士时阁老刘定之为教习一日以玉堂蔬圃诗试诸士德懋结语曰贤哉公仪休拔却园中葵刘以轻薄目之后又试中秋赏月赋德懋云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贫穷孤寡者见月则不乐唯高官厚禄身享太平无事之日者见月则乐也刘愈怒之后章以谏烟火词得贬斥而刘遂不救视王公何啻千里

邝公堃为陕西副使尝以俸易一红褐寄献其父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

冤泽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义之物污我即封还以书责之刘公球从弟毳为莆田知县寄夏葛一端球即日却之书戒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于贤弟者世之父兄皆如此子弟岂有黠货之败

杨子器谕诸子曰若能孝弟胜于擢高科否则虽中三元亦何用罗一峯上诸父书曰为人祖宗父兄者惟愿有好子弟所谓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时夸耀闾里者谓有好名节与日月争光与山岳争重与云壤争久足以安国家足以风四夷足以奠苍生足以垂后世也若只求饱暖习势利如前所云则所谓恶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孙害身十出而仕也足以污朝廷祸天下负后世甚至子孙不敢认如宋之蔡京秦桧此岂父兄祖宗之所愿哉语意激切非时人所能道凡诲子弟者当书一通布之内庭

毛吉为广东副使死贼难时家童不办丧具委官余文以军饷数百两密授之其夜家童之妇忽出中堂据正席坐举止如吉状顾左右曰请夏宪长来举家惊惶走告近居沈经历者沈报金宪胡荣亟来视之瞪目视胡曰非也顷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国恩不幸死于贼固无余憾但余文所遗官银付我家奴虽官府无所稽考我负污辱于地下矣愿亟以还官毋污我言毕忽仆地久之妇苏夫毛公故未尝死也他人生前纳污不须余文授橐矣

邹汝愚髫年充四川解首闻某省解元某甚有时名往访之甫坐定其人问贵省解元坊牌额几何邹遽怫然不答而去国子官魏龄对李时勉曰昨听选部中见羣众相语但问某处地方好某地有出产不闻一人以施政教方畧为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李闻之喜曰新堂官有识能言诸人所不能言也夫举子问坊牌选人问美缺世态固然何足怪者但彰二君子确然之志耳然以世俗人视二君子不免迂阔之诮

邹汝愚髫年举四川乡试第一人皆艳羨之邹作诗曰龙泉山下小书生偶窃三巴第一名世上许多难了事乡人何用太相惊读此则知士不当以科名自喜邹志完以直言获罪见友人田承君遂出涕田正色责之曰使志完隐默官京师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哉士所当为未止此也读此则知士不可以节概自矜从来金闺鼎甲烜赫一时者多矣今垂休青史者几何人生无三立死即獐貉噉尽科名何益人毛发事耶

曾泉由御史谪汜水尉历任三年善政藉藉死后民有余思何塘以翰林谪倅开州为三审法以平徭役立分程法以筑河堤小民称便此不以一节自满者真正英雄何处不可勉

况鍾知苏州时上言御史与在官相见礼仪及凡迎诏敕诣学校皆有一定礼制比来多有逆越礼分各府知府亦自顾闾冗贪暴畏其纠劾諂谀拜跪甘受詈辱间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辄求小过擅作威福使贤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云云是当宣宗有道之时郡国吏逢迎之风已盛矣然使郡吏敢于有言所以为宣宗也风会日

趋俛仰成习绕指者誉强项者摈即有况苏州几何免于白简哉虽然芝兰不以无人而不芳世有志士故当挺疾风之节耳

王忠肃翱自两广召入吏部舟次济宁都水主事法以先后叙过闸虽贵官不得越人怪之王曰彼立法安忍坏之至吏部即调为考功主事刘忠宣为广东布政至新会县令吴献臣不来迎久之始至曰时为邹智属纆故迎迟耳刘了无怪意夫王刘古人也都水新会岂逆知其不罪而反见知哉直亦置官于度外耳今人未到坏官预为远罪之地此事寥寥遂成千古可为浩叹

项襄毅忠为兵部时有中贵持旨查王三保至西洋时水程顷命一都吏于库下检之时刘忠宣为郎中即先入觅得藏之他处都吏检之不得项笞责都吏令复入检如是者三日终莫能得刘亦秘不言会科道连章谏其事遂寝后项呼都吏曰库中卷案安得失去刘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监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此一时弊事大臣所当切谏者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杜其根尚足追究其有无哉项遽耸然降位对刘再揖而谢之指其位曰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公矣后刘果至兵部尚书观此刘忠宣之远识与项襄毅之虚已皆人杰也然堂官折节相下又不难自彰其短项公尤不可及哉

谢文正初入翰林有御史某骤迁都宪台中循例请公文为贺公曰此人素不为公议所与恶可以谀言悦之竟不与作吕泾野有故交为权贵持三百金乞公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视如鸟兽故交惭而退由此观之词笔亦非佞人之具也锺同章纶以谏易储下狱朝士遂无一人敢言兵部进士杨集上书于谦曰奸人黄竑进易储之说以迎合上意本为脱身计耳公等国家柱石乃恋宫久燹之赏而不思所以善后乎脱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议何于不能用出为安州知州吁唯于少保乃可以此言进宜不能用况其下乎天顺初王振之衅已萌而未着诸君子在讲筵鲜有发者独考功郎李茂宏尝言可忧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经筵进讲不过应故事以粉饰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无意外之虞也遂抗章乞致仕去后果有土木之难李君可谓先见矣当时杨士奇号称贤相反不识王振之奸而甘俛仰果何意且言路岂无一人哉叹息叹息

李文祥湖广麻城人有才名与万安孙宏璧同举进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宏璧延于家属题畫鹄文祥即奋笔作诗末云春来风雨寻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衔之文祥见浮沉世事者辄斥且詈惟与邹智汤鼐王恕等数人往来高自标榜值诏开言路即上书请一权立法进贤黜奸广言纳谏语极切直上召诣左顺门中官传旨诘中兴再造等语以为不祥文祥从容辨对而出时安票旨除文祥县丞后用荐起为兵部主事未几复贬竟夭死李公可谓时命不偶者矣然当时位即三事寿即百龄今日亦须谢去何如千万年生气长凛凛耶

万安尹直相继罢刘吉恐科道及已因建言当超迁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庶子张公升上言吉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迁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贤能不论方类吉柔

佞取悦无所不至自是科道无复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蜜口腹剑贾似道之牢笼言路吉实合而为一因子吉十罪请亟谴斥以应灾异不报御史魏璋阿吉劾张左迁南工部郎是时言路绝矣张不言谁当发吉之奸者然魏璋一疏亦不能已所以报刘之超迁耳嗟乎吮舐之輩何代无之赖张公数语一吐千古之气

马士权泰州人博极羣书有气节寓京师教授学士先生多下之与徐有贞尤厚善石亨既排有贞会有投匿名封事诽朝政者石亨谓有贞使士权为之逮士权下狱拷掠濒死者数四士权终无一言或摘有贞诰券纒禹神功之语出自譟实谋作逆马大笑曰岂有自撰诰券露其逆谋之理耶锦衣不能折后有贞出狱感士权之义以女许婚其子久更负盟士权亦无言时人皆重士权之高而薄有贞云其后张聚白陈士贤之冤蓝道行暴严世蕃之恶皆具铁石心者使诸子得居琐闥之秩岂肯呶呶嗷嗷如儿女子輩哉宋人诗曰高论唐虞儒者事卖君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报恩

石亨曹吉祥横甚御史杨暄将劾之兵科给事王铉闻其谋辄潜告之杨由是得罪既都御史耿九畴将率诸御史论列未发而铉即先疏九畴阿附徐有贞李贤遂致诏狱若铉者可谓忠于曹石者矣不知石人示兆之时禁门操戈之日铉于何处生活

李襄敏为冢宰公廉执法给事萧彦庄以私憾劾之遂致仕后萧亦以他事迁谪贪戾被杀说者谓有天道云

何观之劾王直胡濙郭希颜之论严嵩其人虽未可知其言故皆有据而一则给事毛玉劾之廷杖外迁一则台省合疏劾之论斩于市不知此诸人者谓其簧鼓乱政而力攻之耶抑承颐指炙手之势而为之驱耶夫何与郭小臣也翼大臣以助小臣如捕鷃饲鹰羽毛立尽政复何难但伤国体坏而士气消耳

永嘉宣谕内阁曰内阁例以日期为先后以宫职为崇卑凡阁中一应事务不问国家利害不行虚心公议但以首者一人所主余唯唯无敢可否一有言者辄阴挤而斥之故皆终身伴食旅进旅退而已此亦习为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误国又从而称道之以结欢心如吏部行取某官必其主张某人然后行取且得即选科道引为私人又每主张某人升某官吏部莫敢不从甚至升官文凭亦为取讨为国求贤之心绝无也兵部将军某镇某营主张用某人兵部莫敢不从甚者败绩僨事者多行举用负债剥下者遍来钻求为国择将之心绝无也如此情状不一而足于是内阁之地虽重而居内阁之人品甚轻夫所畏于人者特以代言之官能播王?大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压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辅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业决不可得也朱子曰君臣之分权不可畧重纔重则无君若仍怙终不悛尧舜之世所不容请即加诛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谗邪自息矣王阳明寄杨邃庵阁老书曰明公进秉机密天下士大夫忻然相庆皆谓太平可立致矣门下鄙生独切至忧以为犹甚难也亨屯倾否当今之时舍明公无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祸然后能操天下之权操天下之权然后能济天下之难然当其权之未得其致之甚难而其归之也则操之甚易夫权者天下之大

利大害也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济天下之难而不操之以权是犹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权也有道本之至诚以立其德植之善类以多其辅示之以无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扩之以无所竞之心以平其义照之以不可夺之节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测之机以摄其奸形之以必可赖之智以收其望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一莫与争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有仓卒之际身任天下之祸决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祸而后可以免于天下之祸小人不知祸之不可以幸免而诡以求脱遂致酿成大祸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祸者惟忠诚忧国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合此二论可为宰臣千古蓍鉴大抵权重则小人借丛权去则君子掣肘惟视其人何如耳

胡端敏论士风疏极中时弊其词曰窃惟士风之邪正关系天下之安危今我国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养狃于因循以逼达为高致以廉退为矫激以推奴避事为老成以党恶和光为忠厚其羣居言议所及心志所存不曰升官则曰成家其有语及国家当忧民瘼当恤者则众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则曰好名使必无所容身而后已至于所过地方则论有司逢迎迟速以为贤否事故回还原籍则视官府嘱托行否以为毁誉以此贤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此此等语元不待说直为大家习惯莫知其非政藉胡公唤醒一番

●刘练江先生集卷四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 同辑

书（一）

上归德沈公

再上归德沈公

三上归德沈公

上晋江李公

再上晋江李公

上大司成李公

再上大司成李公

三上大司成李公

与孙醴泉户部

与汤质斋侍御

与孙拱阳公祖

与吴纘敬署令

与王敬宇巡按

与蒋令

寄仲广文

与祁茂才

与王茂才

○上归德沈公

伏覩阁下几几之忠休休之度直超越三代以下诸名相而上之海内之士思望见丰采以卜太平久矣澄虽伏散曹尺五台斗岂不愿奉鞭弭特以株守硜硜妄附先元城不通政府之义何意姓名误点阁下之耳以为齿牙辱有闻以来昕夕兢兢惟思身名不类毋以副称知己而力短心长才微助寡间尝有所发愤思剖衷扃以告之天子而竟未酬郁郁之怀以日为岁者屡矣顷见阁下累疏乞归力引大义可谓识高千古第不知旒黈之上肯即遂许如疏傅故事否若不得请尚当一出以答主恩回天意计将安出耶澄观近日时事非特与哉之治世异即乱世亦异盖乱世不正则邪不用君子则小人也焉有君子小人各韞蒙而不露混扰而无别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之柄操之上则治窃于下则乱若既不在上而下又无显窃之迹弹射之既无其的寻求之莫得其倪则膏肓无可施之功而从神有不还之势矣嗟呼乱天下者未必身当天下之乱而异世之乱恒必由之此忠臣志士所为扼腕饮恨而不忍载胥也澄今乞身归矣仰念阁下特达之知涓埃未効义不忍嘿嘿以去辄敢僭布腹心自通左右若肆大惠而赐之训词使澄得守以为邱园独善之资是阁下终始造澄也其为厚幸何高百朋澄又读唐史萧嵩引韩休为相而心恶其直卢■〈木巳〉引关播同升而目摄其言然休不以嫌逼而挫谤谤之锋播竟以避祸而甘靡靡之节此二人者所操既殊就名亦异自古君子处小人之道可见于此矣阁下为韩休自不屑为关播彼小人者亦且奈之何哉草野之谈实出肝胆唯阁下矜其愚戇而惠教之幸甚澄悚息

○再上归德沈公

澄结发受书尝闻古人三握三吐以贵下贱之风而未敢信今乃于阁下见之矣阁下可不谓有王佐之心哉设当路皆同此心相与上佐天子加意人才何患不进君子而退小人天下太平之治直指日需之耳虽然自哉进君子退小人之世几何见也则阁下今日之含章未吐实气运关之非独人事然矣澄闻君子处小人之道莫备于易之夬冈以君子阳附小人而徐图其后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显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扬庭是也大都形迹未彰则我何乐于先泄故有所隐忍而非阿猜嫌已成则我何可以坐待故有所发愤而非激从前之道为曲为隐狄仁杰行之于昌宗辈已从后之道为直为显韩休行之于萧嵩张九龄行之于李林甫已二者术不同其为君子石也夫君子岂不乐浑厚包容以成无竞之风哉势不可耳故君子虽不逆小人之诈而必不肯堕小人之奸虽不屑悻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已志清议直笔虽俟于将来心术隐微自当白于天下此澄刍蕘之见自知无当而不敢隐于知己之前者也至于时势阉

危■〈木巳〉忧纬恤澄向欲沥胆以叩九阍而今不获矣草莽之间惟日夜瞻瞩台垣祝黄发于罔极隆栋之下庇翼实多澄虽长伏林泉歌击壤而终身何恨焉濒行不敢渎请念阁下折节之隆推食之渥五内注溢不能自已辄斋沐勒状代布下悃伏惟阁下鉴警幸甚澄临书无任悚息惶恐之至

○三上归德沈公

澄竊启无似罔通世务不自意荷阁下特达之知宠礼之渥意气感激故屡贡其刍蕘阁下不以为无当而谬奖许之又殷殷恳恳密语諏咨且誉澄为高世之品冀澄有救时之论澄心慙面热惧无以承乃竭日夜之思极肝胆之致图所以报効知己者而黔技已竭似无加于前书所陈然又不忍终虚明问故复吐其未尽之愚惟阁下财警焉澄髫岁受书稍窥见前史所载公卿门?代阅之荣文章翰墨之业都不关意唯德义节行振绝今古者则心艳而神往之恨不得执鞭弭以从通籍以来虽碌碌辕驹矢不变其初志居恒念百年有尽荣名不朽眼前朱毂身后青蝇富厚贵势于人何毛发之加而未得攘攘已得恋恋如是是亦重可悲矣然此意裁易与庸众人言可为知者道也窃窥阁下真其人矣故澄辄不复避忌而直言其概澄皇恐皇死澄闻自古君子小人未有两立于朝者也故君子在上小人紵臂而夺之李林甫之于张九龄裴延龄之于陆贽是已君子在下小人扼吭而排之元载之间李泌韩侂胄之窜赵汝愚是已为君子者自立品地自成不朽岂非以难进易退不俟终日之识高之哉乃有进退不得去住两难如叶梦鼎之于贾似道者是时也上之不获宣调燮之猷下之不获遂江湖之志将若之何则惟有忘身以报主而已蓋大臣事君唯求其义之安不顾其迹之激也唯求其心之无愧不必其嫌之避也故李林甫巧伺上意而张曲江事无细大皆力争无隐裴延龄邪諂媚君而陆敬輿讥陈时病论谏至数十百篇尔时忠佞相形邪正相反不惟人主决其从违而天下后世之左右袒亦定使二君子者徒泥用晦之智期微罪之行即乞身未必得而天下万世安能遗其迹而尽谅其心哉惟是阁下先忧如范希文至诚如司马君实谢绝馈遗如陆敬輿咨问人才如吕文穆蓋当今海内第一流也比见时事乖危义不合而乞去岂不亦古大臣不可则止之遗风哉然此时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难退而不失其道之难也我朝刘文靖谢文正及王山西皆侃侃諤諤退不移时而近日兰溪则病疏累数十上而不获请岂前三君子结知之浅兰溪得主废采哉三君子能苦口犯颜而兰溪不能也故进退之机可见于此矣然大臣去就又非可毛举细琐当举其大者急者昔孙莘老吕献可处宋治平朝言不行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决去就当共争濮王事不听则决去后果如其言是不为苟去大臣之準则也今日朝政其可忧可涕可痛可哭者非一端然孰急于补言官起放废罢采榷之三者言官不补则立仗之鸣不闻放废不起则连茹之气不奋采榷不罢则弄戈之衅将兴此虽已陈之言尤有难忘之义小人藉以塞责聊畧举而已穷君子用以洁身虽再三其何害幸而感悟则旋转之积有归即其不然而冰炭之势必远德望着于华夷芳懿标于竹帛詎不美哉澄非不知叩阍之难也

又非不知侪辈之掣肘也自古豪杰作事正于触地挂阋之中见其斩钉截铁之勇若上下无迁为所欲为又何难焉且持天下以贞济天下以权权虽不离名节道义之藩而实能破世俗拘挛之障权辅正而行君子所以冒大嫌而不恤也否则即已之名节道义亦有所顾忌而不成矣澄前书所陈韩休关播二事正与今日同符阁下为韩休则不为关播可不早自决哉机会难乘居诸不再万代瞻仰惟兹一时阁下实重图之澄临书曷任激切汗皇之至

○上晋江李公

窃闻郊坛雷火示异圣心儆惕诏条具修省事例以闻此乾坤旋转一大机会也老师救时干运之畧旦夕施诸■〈宀禹〉内门生曷任加额惟是灾异下诏求直言自汉唐宋以来逮我祖宗朝无代无之至近日一切报罢未识其由中外传之史官载之谓清时有防口之禁似非美谈且主上从未罪言者因而导之上臣之极忠也老师岂无意乎尝闻先皇帝宪宗即位之诏求言之意稍未恳切当时辅导非人识者业有遗议后万安刘吉为相恶闻人言灾异诏中不及朝政邹汝愚疏论之炳烈千古前辙可见于此矣然则塞谏谀之门务容容之福岂尽人主瑱规哉臣下或不能无过耳故司马君实最称敦焉长者彼且乘新法驿骚之后补救之策非一而其对宣仁之诏陈行政之先曰请开言路而已使人言果无益司马公岂钓虚名以悞天下者哉叔向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国家之大患也若已不极谏而又恶人之敢言为患尤大故为老师今日报主计毋如请下诏求言者为门生报老师计毋如以此画献者若夫越俎妄言唐突威重则门生自知其罪矣门生曷任悚息惶恐之至

○再上晋江李公

门生屡承师训退而三复有所未安不欲蓄疑辄敢再启伏惟开示所谓观人不于所勉于所忽者固细行当矜之说也不又有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者乎观其小事则大者掩矣傥以细行之偶亏而令国家不得收宏巨之用不亦过与且敝车瓦器之王良无补于汉穷奢极欲之郭子仪转能兴唐观其所忽则郭不如王观其所勉则王不如郭由是推之细行亦安足尽人也夫广大精微不漏毫发自治之学也舍短取长瑕不掩瑜用人之方也如以其用人者自治固非醇备之修傥以其自治者律人亦岂器使之道且令敝车瓦器之伪儒获收而真才反诎则何以恢远畧撑宇宙哉大学平天下章其于贤不贤之进退欲其勇决固也第贤者同心固多而意见之戾亦不少如韩魏公作相而司马君实在谏垣则不合司马君实作相而苏子瞻为台谏则不合当此之时赏罚果行则贤者必有一伤是勇决亦何可易言也晚近全才难得取节为先且如方正者为贤乎委曲者为贤乎谗谀者为贤乎承谏者为贤乎杜钦谷永为贤乎朱云梅福为贤乎贤不贤之辨未真则进退之际必不当虽其进退之时不出于私心而进退之人或拂乎公论又何贵乎勇决也哉天下固有中正和平之君子亦有意气未融之君子固有百行皆备之君子亦有行不掩言之君子一一欲其合已则迁已者退矣一一欲其似已则异已者退矣

其势至蔡京以奉行见售而严挺之以素负气见疏岂不可畏也哉门生每读书至斯不胜疑惑今喜得间惟老师一发其覆非敢及时事也临楮战栗

○上大司成李公

伏念职一介樗散滥厕贤关糜饩有年传经无补虽生平期许不忍溷落以负时而名位卑微未有短长之可见即今?期已及樾庇在前岂不思黽勉奋庸以图后效奈职离母日久定省愆期曩以道里之遥势难迎养兼之事例之阻未获言归朝夕忧思肺肠如割每见家书之至及送里人之还未尝不亡?鬼断心煎涕流呜咽因此元气日耗脾胃损伤饮食无多梦寐乖错入夏以后更增怔忡火痰诸症药饵百投未见衰止医家谓职心情不展旦夕未易有瘳即职自以疾痛在躬呼亲更不能已职念阳城为国子师时诸生久不省亲者即亟遣归所以教人孝也职身叨师席义在率先苟其恋官而离母将操何道以淑人为此激切具启仰渎台听伏乞俯怜允赐代题归省庶职母见职而解颜乌鸟之情克遂职因奉母而怡志狗马之病亦痊感戴生成母子俱为罔极

○再上大司成李公

澄顷蒙恩代题病疏未奉明旨固知催请有待但思迤邐日久圣节将临彼时请乞既格于例而注籍又且愆期去住触藩无之而可且是月复为母氏诞辰尚冀徼万一之幸归奉卮酒之欢若留滞目前必无及矣澄之苦情计台台素所怜悯敢不避尘渎再为吁鸣乞速赐催请以终大惠澄早归一日即台台一日生成之恩也感颂明德高厚何穷

○三上大司成李公

伏承台谕慰劳勲恳虽澄之至戚为澄殫精计划者未必逮此澄心非木石敢不篆铭但澄此时第知亲之可慕而不复知官之可荣第觉不归之逆心而不知序迁之可待是以一饭三叹一夕十起无一念不思亲无一刻不思亲虽百恳天恩累月待命所不辞也若以请乞不得而遽中止岂澄当日坚意杜门之初心乎澄读阳城传国子诸生有三年不省亲者亟斥去之京兆李锓兄弟宦游久不还乡养亲李皋劾奏之曰二子岂可与事君乎哉夫三年非久而阳城以为斥不归非罪而李皋以为劾古人笃伦章化往往如此澄今获免于斥且劾幸矣况可腆颜诸生之上而借口宦游之未遂耶且人莫重于天亲而浮荣为末境莫真于聚乐而远游非情即澄几幸部曹之迁荣亲何几而抱病千里之外忧亲实深更闻母氏在家居常颦蹙既不欲子为亲而弃职又不忍子久病而相离每读家书五内如割迤邐至于今日负倚闾之望遗噬指之嗟澄之罪已莫大矣忍复恋恋而不去耶澄生平读书期于尽节报主苟其爱官而离母安能移孝以为忠即在台台亦当爱澄以德而不可终貽阳城李皋之笑也狂直之谈字字肝胆惟台台鉴其愚而矜宥之幸甚

○与孙醴泉户部

特达相知千古一遭不谓不肖于明公遭之幸矣幸矣别后无便寄音仅从仕籍中得明公姓字于缙云之署不胜忭舞不知迩来肝胆更得何人亦有命世豪杰能一扫京

洛之尘者而与之游处乎仆不知近事何状遥度情形似犹然故态扫门入幕之辈浸长而立仗借剑之士动斥其若之何昨读姜大参疏及宋直指疏一片朝阳之声而皆不免矣恻哉恻哉忧时如明公赤胆如明公何计以除壅蔽之奸乎仆久无出山之志又感触两公之事忧心如痾所不割者往岁覃恩并及散曹或得徼一命于小人之母也春初勉理北轅把握计不遥矣属有便羽先此布怀并请教长者不肖当出乎抑仍止乎知我好我毋如明公知不作套语相诱仆洗耳愿闻也

○与汤质斋侍御

澄向游长安虽鹿鹿散曹顾闻当世有正人君子撑拄国是者未尝不私识而向往之如老先生又其所首屈指者也惟是党议暴起人方侧目柄臣莫敢左右分袒老先生独明目张胆以剖之后来羣小以渐败露柄臣稍受众吻迄被劾以去而老先生曲突之识早已着于中外矣是何见之高出之勇也敬服敬服目今枚卜虽当遗奸尚自负嵎且宫府之间一段牢笼局面犹然旧辅遗孽不知两君子宅揆之后当用何计破之台下虽读礼时四海东山之仰不浅若不肖澄樗散无当仅可与木石鹿豕朝夕游处而已安能复有所表见如台谕过望云云哉前者邂逅令弟造次不敢以书通讯反辱札教肝膈累纸读之感悚兼至令弟敬简兄品高志远非复尘界中人仆昕夕领教自恨相见之晚亦仆微宿缘于德门获游贤昆季间也何幸何幸执御未卜何日诸惟为朝廷为吾党自珍玉以迓天庥为祝行人甚促百不一尽

○与孙拱阳公祖

澄叨芘宇下承流饮沫之日久矣夏中特枉台翰光贲衡泌国士之感殊不可言惟是海内人伦之望无逾我公龙门多士岂乏誉髦而顾谬采及未尝识面之人澄于此窥见我公一片一时惜才之心真有超越寻常者令今之执政秉铨皆以此心推之延揽则岩薮抱奇之英当有万倍澄者岂令终沉空谷歌白驹乎叹之痛之顷接宋直指绎田书闻台体违和未能渡江躬讯专此代布并祝台台加意珍摄早赐佳音以慰中外人士之望求去一节断乎不可想禾?未陵诸君子当极陈之不俟澄喋喋也夫时事之敝极矣批答之音独艰于福唐东阿中道维谷计将安出考选已行而中寝又何说也一尚玺郎何足为诸奸人难而辄已含沙及之安望拔茅乎说者谓竹来更端必有变局今更不然乃护法有人之过而澄以为未尽也凡变局者变急激之局易变骖馵之局难昔分宜江陵其情形暴着于天下故人得乘其瑕而亟反之今则阳设阴施乍明乍灭攻之则善逃执之则无迹虽有劲矢不能穿絮非此之谓乎尝观宋末章蔡诸奸犹易败露而秦桧史弥远之流绵绵相续卒以善息非所谓百足不殒者耶今之事势不幸类此矣尚赖众正戮力拯溺救焚

○与吴缵敬署令

澄之北也使者及诸河渚则拜舟中之赐尔时勃宰裁谢未泻鄙悰万一既入都乡音寂寞摄邑者政不知何许人其抚我乎否耶而老公祖且辱临之矣快哉何敝邑徼天

之灵至斯也惟是前人之秕虽多冒嫌?李建峯作士未尝不佳此法尽罢未免惩羹吹敕??毋亦去其太甚与民更始者可耳虽然老公祖饬法者怵非奉法者也蕞尔小邑几见上公莅之也者则厘夙蠹以垂后规岂异人任而老公祖又何让焉应召且不远而敝邑得卧将去之辙沐余膏之休则其天幸又何如也

○与王敬宇巡按

年丈待命西台时不肖弟请急而归北弟再入都门则驄马南发久矣瞥眼三秋未获以尺鲤通忱居恒读向来赠句以拟心神而已年丈揽辔之暇胸中尚有故人刘生否乎年丈埋轮声华久腾栢府是役也当更有一段澄清事业以震东南顾其中有巨室焉实凭城而伏社者地方人才之荐前直指犹以弁首何哉刊落之功胜于白简海内人士不能不重有望于年丈矣学道陈大受湖守陈幼学两君才猷风节卓冠一时年丈定当采入药笼者然不善恶之肆口铄金闻当事者颇有所惑倘被中伤岂惟士论抱屈即恐正人丧气非年丈孰与栽植之而保护之耶此弟闻诸南中大贤之口非于两君尝有倾盖为之居闲也年丈鉴之照之近日朝事拥蔽如昨上而九阍难窥下而百足难断伐大树者先伐其枝似是当今第一义不识高明者谓之何耶弟潦倒散署且及六年捧檄再出图为母氏丐一字之丝纶此愿果毕一官直敝屣掷之不能逐逐马蹄间也年丈何所鞭策俾有寸竖以毋贻同籍羞乎望之望之更有良友于玉立旧为比部想丈夙知之其家虽在金坛距浙不远吾丈有所商确不妨时通一字此君肝胆激烈才识高远吾丈不可不往来者弟敢效贡芹之义统希采纳幸甚弟曷胜惓惓

○与蒋令

苦旱极矣明公步祷郊坛当即有甘霖之应而云霓之众犹切嗷嗷则其势诚急故耳放闸固有明禁独不曰济变以权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汲长孺之矫诏发粟是也浅夫以索货不厌之故辄敢私报水部卖主殄民罪莫大矣似宜设他辞以重治之而湖堤之闸与里河之闸又宜酌量盈虚时闭时启以通万民一线之生路大抵主漕者禁不得不严长民者情不得不通以民之故弛禁非私也而当事者观过知仁且当于格外体之矣进阻挠之说者乃秦越吾民而不善承老父母之德意者也桑梓关情义难缄默惟明公垂亮

○寄仲广文

斋舍杯酒投壶之乐倏焉隔岁天涯相望羁旅同怀但不知何日重奉笑语耳书来闻玄亭落莫故是广文之常然赤城一片霞自足朝夕餐饵视苜蓿味相万也又何须问字酿聊胜地闲曹虽宦海无减仙都愿先生开吟弄风襟以自潇洒毋齷齪随指大作愁衣愁食态也狂浪之谭非高明未易闻此想先生能赏之耳海错二品沁人齿牙清人肺腑数载风尘况味一洗都尽矣载德何以敬谢敬谢羽还敬布区区近刻一册附览

○与祁茂才

不佞竟就广文舍矣客岁奉书?日耳力?我以生平砥我以勋伐则犹不遐遗我也

作此寂寂重愧良箴奈何哉然非不佞敢于自弃如此也家大人命之敝房师纵臾之矣棘闱之役拙卷尝谬当主者意欲首举之而房师固持不可既出而稍自悔也乃以金闺之选相属力言之诸大老无何又阴为有力者所窃卷中已程辄弃去敝房师大失望则谓澄曰郡国吏非子任吾为子乞广文馆可乎而会仆有雅志家大人复谆谆焉故不再计而上陈情牋也友人文生移文相谓谓生平之谓何而辞劳就逸若此夫仆虽鄙岂不讲于致身之谊哉且士业已蒙主上擢拔离疏释屣一命足以自効三尺足以自操九阍足以自叩有何掣肘有何顾虑而顾选择为之无亦滥竽之愆重于引避左次之咎小于丧师择祸莫若轻故宁自谅耳虽幽兰不以深林而不芳仆亦不敢变其雅志颇于此中有小树窃沾沾也他日相见足供三日抵掌耳闻学前事几破斧然已返我汶阳之田矣论定叙迹功其在萧曹之间乎奉去拙卷一册

○与王茂才

得书除夕雪中也省家大人平安天纸辄及诸械玩而恐其尽穷之而更发焉距跃之极更阑不寐即不遑贴宜春酿九酝矣遂得一绝云谁家列炬映窗虚老树空庭雪片余孤客不知残腊去春风吹到故人书一噓一噓学前公论既白水关似不容已纵乏资费何可一饭忘耶土城已决者不可令复累之非特前工足惜故自后来之因也大抵豪杰作事能不任受德无能不任受怨怨付于不知已而是非伸于知已何恤哉故仆尝谓行已在清浊之间者非能行已也任事在恩怨之外者非能任事也老伯今之元龙故当首肯此言耳闻张学师相得甚欢譬如见西子何必知姓名而乃以归德曹邱乎奉命当裁谢之此中甑尘而席穿犹不废我笑歌第不知何日是归年耳

●刘练江先生集卷五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 同辑

书（二）

答顾泾阳先生

上顾泾阳先生

答高景逸先生

答文文起

与文文起

答文文起

与刘念台

与丁长孺

与冯茂冈

寄冯茂冈

又寄冯茂冈

与何玉现

与某

与田平野

寄蒋笠泽

答蒋笠泽

与笪我真

答笪我真

与田东明

○答顾泾阳先生

澄不孝捧檄一出抱恸终天跣奔廿有余日始就苦次而先生之德音明贶俨然筵几间矣哀毁线息久不克裁谢左右罪状万千偶因羽便先此代鸣未写之私尚当端一介行李以请兹未敢草草也嗟呼母氏已矣微宠大君子之赐九原不朽澄一日未填沟壑敢一日忘德义耶别勒统希台鉴可任荒陨

○上顾泾阳先生

先生之有新命社稷之灵海内之愿也维时澄犹未出京朝士见者无不弹冠相庆不必尝奉教于先生者矣归来块伏草土久不得邸报读之谓旌麾已入金陵岂图出山之期犹迟迟耶毋乃近日言路淆乱之故乎窃计先生不出乱终不解即不敢如世俗劝驾之情然终不敢以先生之不出为是耳南北水火起于两词林及池之殃王掌科遂被之其说颇长未易更仆第忝诸君子何不先国家之急而徒徇有我之私致令小人借口豪杰丧气将来有大力奸邪起而收渔人之利绍圣之祸不旋踵矣总之人心变幻才品难真始乘顺风之呼继操入室之戈世事到此砥柱何筴争不可以息争堂下之人不可以断堂上之曲直一人定国语非欺我前所谓先生不出乱终不解者恐亦非澄一人之私愿也如何如何台教尝有书属高景逸先生见寄竟未至范户部所刻诸疏因澄跣奔亦未携出另日索得报命耳别惊容端人代布兹不能悉临楮神驰

○答高景逸先生

本珣兄自焦山还附数字想彻台记矣嗣后两奉翰教皆从省衷丈所得之所遗如庵丈见寄者竟未至惴悔言种种大都忧时惜才之深念良用佩服徐溧阳事向故疑之今始释然当力辨之于诸相知必不令受无端之垢也便中亦乞转致此意令勿自疑俾小人无从窥其隙可耳省中陈汪邪正素别构尚玺君者陈也而非汪也观尚玺辨疏中语自见向非曹贞老一牋直斥汪黄之躁益无所忌憚矣陈氏之不终哓哓其惧为钱梦皋之续乎近日局面又异往时山阴借某以丛弹射而宽已之攻亦即借某以行搏击而伐已之异某不悟甘受驱使诸正类又不悟坐虎之尾而逸其首以反噬如宋绎老上言德政交章保举等语可谓直破膏肓矣而竟不斥其名俾羣小暗行其下石之计岂不重可惜哉不肖为是食不甘寝不安者累日非惜宋君也惜朝廷也姜大参剖二沈之忠佞

大有功于名教台省合救似不可望于时人然此时君子似亦不必出头伸救与其载胥及溺而无济于事不若留为后图可耳大抵今日树帜非难转旋实难汇征之路未通正人之交未合独喙孤羽谁为应求一鸣而去善类渐空国事不可为矣故通君子之气脉厚君子之应援应机而动动罔不臧者策之上也度人定之不胜而徒存大义于天地之间以标青史以报皇朝者策之中也两策皆善而着有先后顾用之何如耳要之皆未易言也不肖弟林居二载学力了无所进二三知己趣之复出实抱陨越之惧尊丈何以教之使弗迷于往乎执御末期端迟德音以当赠行

○答文文起

日钦丈来奉兄手书弟冗中草草作报期数日后即有南鸿不谓至今不获也得毋劳兄望目否兄前书所以诲弟者无乎不至弟私心亦自讼之但散曹小吏进退不能自主兼以老亲责望之过势难直遂其心而回顾生平名实两负则不能不郁郁竟日耳近来朝事敝极矣其病源唯在言路之不开士气之不振而其不开不振之由又不在主上而在臣下臣下之大患有二大臣持禄妒贤唯恐人之斲其短小臣养交避事唯恐害之及其身间有伉直自好小露锋颖者不过偶语密室非有明目张胆之勇而已遂落人齿颊间矣或因事而挤之或乘瑕而构之不唯不得长有其位而且不令洁其名高天苍苍何由叩九阍而自白哉古来小人害人家国者必先摧折言路排斥忠良然昔也摧折于既言之后而今也杜塞于未言之先昔也排斥于用事之时而今也消磨于未用之日如曩时建言诸君子其中岂皆真俊杰然其意气可鼓也其品望可风也其虎豹在山之势可使藜藿不采也买骏骨以为招采葑菲之下体岂非救时一大关纽哉其如当事者之嫉媚何惓然又有媚嫉之实而无其名谓上实播弃之我何有也或有所荐称曰彼非安静人来则生事矣夫仗节死难之士必于平居犯颜敢谏中求之以为生事则脂韦唯诺者反贤乎若谗播弃之责于不有又何贵于扶颠持危为也想其衷唯欲藉不鸣之利以藏其负乘之非苟且处堂之安以延其旦暮之日而国事之倾危民生之疾痛一切付之不问耳上之树帜如此下之草偃因之伉直之覆辙在前脂韦之快捷方式在后辟若蓬中之一麻众裘之一褐睚眦而不相入孤危而莫可倚也始而目笑之既而唇讥之矣又既而肘掣之矣其贤者勇退自全而不稍者久与俱化又安克有终乎弟从旁逆覩其景象大似西汉末季杜钦谷永之流而南昌尉槐里令之节千不天见也痛哉痛哉此事未可向时人说唯吾兄默识之他日入官当知救焚拯溺之所宜先耳兄近来况味何似犹然旧时杜门下帷乎抑稍稍有所往还乎吴中士夫及弟所见海内名流无不与之极口高义则无不人人赏慕者兄脚根已定品格已成不患不远到但患中变耳愿兄锻炼一副铁心肠始终不磨不磷非特无负我两人期许亦冀他日国家得真才耳弟尝检有宋诸君子言行录当时人才之盛十倍于今大段好处只在能轻官爵今人卑卑碌碌实是宦情太浓一遇利害得丧之关裁割不断浩然之气一朝尽矣乃其病种又在应举时求第之心太急弟与兄平时皆坐此病者其贤于里巷悠悠之子者唯斯其不能追踪古之

真正豪杰者亦惟斯兄此时或未必能悟异日当自晓也前言清介一欸今人之究竟实哉人之发轫的确论弟业已书诸册非兄安得闻斯语袁稿一首宫香坠一枚附奉希鉴入不尽

○与文文起

赵念莪行后弟病势转剧几乎岱岳之游夏杪日食不能二瓯入秋始增一瓯稍过则不恬矣人情怨则呼天疾痛则呼父母而弟远离父母于数千里之外托命于妻孥之手运命不测羁旅靡依当此之时虽壮志素存而百感交集未免有情宁能遣此兄闻之亦当为一怆然矣顷者元气粗复形体未充五湖烟月之思与白雁俱南但俟部推一耗即促归骑即不然亦当称病自免放志江湖以全残喘盖非弟果于自弃所谓微躯此外复何求耳不谅弟者谓高年在堂乐事未备宜借纓綬之荣佐彩衣之乐不思视膳之谊既疏即捧檄之心总谬区区散秩何毛发益人家国而违膝下之怡颜恋身外之泡影乎况时事颠危豺狼载道尚方之剑未请梅福之书屡成见机不早腰领难知恐为张季鹰诸人所笑也周亮所慷慨一疏颇为朝士所推虽未中时之病而英气勃然渠时时恨兄不在无人坝箴也兄近日况味如何便中详示一字以慰远怀望望汪年兄行促百不及一惟兄亮原

○答文文起

入春一二日间先后三奉手书如对面语离怀少慰但书中怪弟久无南鱼自知其罪独秋间文毅斋一书并贵乡茶客一书兄皆不之及岂俱作石头城流水耶纵有之已不免阔疏之讐况不至焉毋怪兄之缺望也弟近来病状已减于旧鸡肋寻常药物未尝敢废所邑邑者老祖八十有余旷隔三千里外榆景在念寤寐徒劳慈母钟情倚闾悬切问从来使潜叩及瓜之日以卜返舍之期一闻弟病寝食俱废自昏达曙涕泪不休家弟窃书相闻弟为之五内如崩寸肠欲割是以有客岁请告之谋既为长官所尼蹢躅邸舍佳节思亲凄其万状谬冀春初量移曹署自乞一南部以归而又未可不得不望秋音矣居常自惟人臣辞亲奉秩惟国家有万不得已之事官守有万不可委之责君恩为重内顾为轻或在军旅之中或寄干城之命然后可割爱就义长驱不返如弟冷曹散秩漫无短长乞身而去不足比太仓之一稊何故恋恋腐鼠不能释即兄甚爱弟设身而处不能为弟置一辞矣弟尝恶世俗巧宦之辈一通仕籍辄津津慕江湖而薄轩冕其究又不能即谢簪绅徒令人以为口实倘弟不肖蹈此恶习于世俗人前道之其忍谩语于吾兄之前况吾兄视弟平生其志岂素忘功名者耶弟实愧无表见之奇而又有负兹之累疾痛则呼父母情故自至是耳然弟又不即去者家大人亟督之且冀其有一命之沾以为寒族宠故聊自俯仰于此而至其灰心槁志则固已落五湖之烟而酣三径之月矣春光百媚天池虎邱之间乐境应自无穷兄当开豁心怀领畧其趣莫放着进士二字与眉额作苦使好境对面错过也兄他日通籍料不似弟之蹇拙万一遭此邑黜却不悔当日行乐未尽耶时事骇人不能殫述所委先伯谥议不敢辞第恐陋笔有点名德奈何乞宽时

日以尽其愚惠来茶在此地真如蓬山玉液不待七盃而清风生矣垂囊无以为报翻思在家时尚有土产可寄耳怅然怅然

○与刘念台

吾丈及弟先后去国凡三年迄未一字相闻也吾丈持年祖之服弟坐不知失于吊唁今知之则丈且从吉矣罪何可言罪何可言弟实无意复出奉两亲之命不得不然期博一封章以了俗心待次累月无所税驾时人故重先谈而弟依旧墨守安得不尔弟亦无所怨尤也直悔此出之轻耳令叔先生道丈所处之约令人惻然然非此不足见丈问学之深操持之固自此当求之伯鸾幼安以上弟亦不敢复以雁行进矣此时不忧内顾可携家而北亦已束装否乎弟方悔出而为丈劝驾者则丈一片先忧后乐之心尧舜君民之学必当济世救时非若弟之坚瓠无用者不必以林壑为高也世病经术不足经世愿丈以身雪之时事种种楮墨不宣伫望紫氛有怀如渴丈过无锡定须晤顾泾阳高景逸两先生

○与丁长孺

不佞澄少而读先生之文如饮仙露稍长通籍每见海内贤士大夫商榷当今人物则首屈指先生如景星庆云澄方心愿执鞭末由也何图先生亦已知海内有一么么之刘生耶澄于先生未有貌又未尝借齿牙于左右为蟠木容也而先生辄心可而臭味之不虞伤知人之明乎虽然微先生安能爱士如是此以隗为始也先生取善之周也此庞士元谢宣城之遗意也先生与善之大也先生一齿及澄而澄有以窥先生之心矣澄虽弩敢不益砥策以副特达之知顾近日士气微矣同心希矣虽有志者如独秀于颠风之中持之愈坚而折愈速耳安能有成澄思从来浊乱之世贤人君子不获伸于朝则相与聚于野澄求友于长安中数年无所遇今且以念母归矣闻锡山诸君子有讲德之会其今之龙门德星乎愿以明春棹扁舟往从之不识仙乡相迹否若得当并奉紫芝眉宇则尤为歉于志矣知己之感虽未通而神已驰唯先生俯照焉兹因曹令亲先署姓名上之典谒有便乞无金玉其音

○与冯茂冈

城外招提一晤请益之心政自无穷而户外之屨满矣仓遽告别怀抱郁然怅恨如何尊教寻皇祖旧章以挽时弊真药石之论间为相知中有识者道之无不叹服但草昧之世患无法中叶之后患无人今之人才如此虽欲举之谁规谁随徒付之长太息耳仆冗吏也于庙堂机务无所窥其万一第从旁窃覩今日之风教人心大要揉直作曲挫刚为柔而已大老非调停不能免过小臣非软美不能取容而当事者一味取圆熟巧妙之人以充任使专务摧折正气使之不得少舒其尺寸风行草偃之机日变月化之势极重而不可返牢固而不可破久矣人非金石节非松筠轩冕之荣在前褫斥之辱在后去此就彼忍辱自全何所不至而名教之凌夷纪纲之颓败又何关其胸臆哉先生正人也江湖恋阙亦颇一动念否吾乡士气久衰二百年来与开国诸勋争竹帛之光者殊寥今日

得先生一人地灵不孤矣维风善俗建启后人如汉之李元礼郭林宗唐之阳谏议宋之程明道胡安定忝先生能事也先生岂无意乎敝年友潘丈絳帐之地最迹仙都辄因邮筒以请中所欲言百不尽一惟先生惠教之幸甚

○寄冯茂冈

仆碌碌散曹无尺寸自表见惟日夜私祝圣明回照早脱高贤于縲绁而跻之大位以为旋乾转坤之助盖不胜五内之惓惓矣所恨秩猥力绵叫阍无路当事二三大老又夙眇交识祁奚乘驿之见盖难言之贤者在镗小人得輿不知后世董狐书法如何而生同其时具有良心如仆辈者尚恋冠组以为荣坐涂炭而罔觉亦汗颜甚矣淫两累月到处崩垣败壁圜扉景象凄怆可知此时非有大见解大涵养者不能脱离苦恼之障想先生当有一段匡坐弦歌之乐如孔子居陈蔡时也本朝薛敬轩李空同之类皆尝诏狱则今日先生所憩之地乃正人君子甄铸陶成之地彼九棘三槐衣紫拖金者二百年来不知几许湮灭无闻之辈又不知几许遗臭万年之辈则槐棘之位未必不辱于縲绁而縲绁之中未必不荣于槐棘也且先生境地虽苦而心事则安居处虽幽而襟期则朗俯仰无愧衾影两适何不乐之有彼蝇营狗苟背公逞私者虽身居崇廡之上口享大烹之养而饮食有所不甘梦寐有所不怡仆甚苦其生趣之少也曹贞老行时遗书戒仆尝宜通讯于冯茂老仆斯须未敢忘之以多病僻居未能乘便代致日者气候郁蒸深以先生之起居为忧谨此专讯乞批教为慰仆愚戆无补旦夕图南抃侍何时言之神黯

○又寄冯茂冈

仆屡裁书奉唁而屡不得投盖自奸书发后緹骑之戒严故也顷偶有狗马之病邸报稀闻忽有传先生出狱之耗者床蓐间距跃不自胜先此代候小愈即图躬谒以罄肝胆不既

○与何玉现

弟虽居长安城中而官舍僻远兼之多病谢客人事阔疏不奉吾兄起居久矣积雨烦蒸念吾兄圜土之苦真令人肠胃欲割心长力短无一隙可効祁奚之谊愧愤交并但日夜私祝圣主回光贤辅动念早开祝网之心以启覆盆之照而已时事棼然未知所底弟以小吏碌碌无所表见又不堪同尘之辱昊夕将图南恐临时无便奉闻勒此代唁愿吾兄览明夷之正志讲素位之真修逍遥洒乐以度此境未必非进德之资也吾兄今日之事已不能掩千秋之名进而求之地位愈高虽大圣大贤不难尔冯茂老一代伟人旦夕相磨必有所益吾兄何以教我

○与某

夜来事喜而不寐报主揀时在此一举我辈生平期许亦于此观若涉三思所谓私意起而反感也千载天时之会歟焉坐失百世流芳之美甘心逊人稍有识者不为况豪杰自负者乎人生几何宦味几何畧起计较之心百端俱集一鼓道义之勇七尺可轻后世有口史官有笔莫以眼前抛却不朽也区区之愚聊报知己非敢効田承君之义鉴亮

不宣

○与田平野

仁兄行后久无尺书奉唁想读礼竣矣老伯杖履健甚岂肯以莱彩私一子而不令为朝廷用乎此时丈即捧檄不苦绝裾何必恋恋南陔为也弟观诸兄弟中感奋节义能担当国家大事者惟丈一人丈苟坚东山之志世终无朝阳之响矣非弟所望于仁丈也但近日言路已绝而当涂所最忌者人言善类甚少而当涂所欲尽锄者善类贤者三緘避祸不肖者百口吠尧主炆灶一不自知下盱衡而莫敢发纪纲日坏一日壅蔽年复一年漆柱嫠纬痛心何极窃恐蜜口蓝面之奸不独生于唐而荆棘铜驼之衅将即见于今矣弟散吏也为折槛之槐里不能为抱关之梅福不能拟乞省母以归丈即入京恐无由接■〈黍卩〉同年中有龚周庭宋绎田者人杰也丈幸勿失之便羽德音勿吝数数

○寄蒋笠泽

弟未出时尝有一函托薛信余转寄未谕已彻左右否以弟之拙遯世宜也迫于亲命情同捧檄岂获已哉一谒选人此身便非我有待次则无可补之缺式微又无求归之路逡巡半载绕树三匝不俟北山见移愧悔无地矣拙咏有云汉省有薪依旧积玄都无树不新栽可发知己一笑也朝议渐清中局未转中堪丈归当详道之弟方悔出岂肯复为丈劝驾政恐如靖节先生饥寒所迫一惭不忍之说耳俯仰无系移家不难令朝端收正人之用吾辈获同气之求实大快也跂望跂望汤敬简兄常会否此兄天资真实常在弟臆间希寄声勉之此时好人难得吾丈亦不可不曲成之也草率布怀侧耳德音不一

○答蒋笠泽

弟既叨籍末又共祇事西台者二月余惟是于仁丈独属耳目焉蓋不徒索之形骸内矣率尔离合迄未尝促膝効肝胆一语河梁以后云树茫茫弟也蜩栖兄也驥展安所从问陇头枝哉归林之明年则史玉池黄黄石二先生见访极口溧令公之品与才殊为色动惟今郡国诸侯裹橐而走千里使者必长安要人焉谁其足音空谷者鲍金范绋久矣千古不谓于我丈复见之怵教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快哉今人几能信此二语知丈且为海内第一等人物不徒以治行显也弟蒲姿樗散大非京尘中人独好善求友一念启处不遑每闻当世贤者不憚以身执鞭况辱在同气之好者乎山阴之棹岂不有心直此时赤帝威赫贪领焦处士一段清凉耳后得当定图了此非独倾聆玉屑且看河阳花树也山中无一物将芹具去韵谱一套家刻二种呈览邸刻弟所自辑乞笑而置之锡山顾泾老高景老刘楚老皆当世人望不知吾兄曾过而问否并以闻家君荷辱垂念敬谢余情嗣布不一

○与笪我真

山居三月烟云水石之胜领略不尽然识韩之幸尤其大者且添我金兰簿中一人所得更不赘耳京口撮土一省衷丈已自山斗吾丈更复鼎立三山灵秀其复有赢余哉弟何幸两承之弟平生一段探汤不及之念尝谬自信直切劘寡良友策励不前耳下学

患不闻过顾非日就有道正人过不得闻即所纠绳或非其过而其真过反相率安之此乡人之所以为涂炭也孟子曰我由未免为乡人今方日与乡人处而求免之不亦难乎井里非小区寰非大有一二真正君子实意尚行自然至诚动物其有不动者乃火候未到之时耳苟有意求动势又必至色取行违而卒成阉然媚世者之品此又豪厘千里之辨我辈所当格致者也弟尝叹讲学立坛与其课性命不若课义利与其修威仪不若修行谊藉令趋利之心与世人同而持论之超欲古人迈谁其信之此耿黄州王山阴辈之所以卒难欺世也然近日假道于此者亦复不少奈何奈何种种之私未由面请端此代布伏惟悯其愚而教之幸甚见敬寰继堂诸丈各叱贱名更荷

○答笪我真

焦山别后曾一奉手教娓娓药石之论尔时弟未出山也一出绝裾遂成千古罪人岂惟负生我之恩且甚惭知己之教矣仁丈不以为绝而以为恤已章高义猥损生刍之贶何德以堪歿者存者均罔极矣向知丈在长安久未裁谢近闻荣除还里岂未取道湖上耶何靳一枉过也怅甚怅甚青毡何足屈丈然自有素位之道非可视为蓬庐薄为措大者且官岂有大小大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耳丈今日传经之人即它日天子共平天下之人也天下人才宰相得而用之学官得而造之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贤不肖混淆则宰相非矣学官以举善教不能为职善与不能混淆则学官非矣然诸生之中辨别甚难非有破俗之见照胆之识未易明也有貌若重厚礼意殷勤而志节实卑污者有外若踈凉与俗齟齬而气格实轩卓者以其殷勤而匿之则邪士进矣以其齟齬而远之则志士绌矣嗟嗟世无中行全凭一种高世抗俗之人砥柱颓波而当事者多为水中庸所惑何怪乎世风之日下也波靡已极即气格轩卓之人诸生中亦未易得大要择其性之近者而诱掖之第一以立志为先士不立志如树无艮如舟无舵将从何处发生何处把柄乎管见如此不识高明谓之何倘荷采择未必非他山之石也把臂未期各矢寸心不谖有便毋金玉其音

○与田东明

都门倾盖之欢辄成莫逆吾曹肝胆冥冥中若有作之合者非独縞带相私已也翁丈既中贝锦以去不肖亦不自聊谢病三年何意簪组不图情迫捧檄前度重来玄都花事已非长安碁局如昨章之继蔡绍述依然汤之后秦和议转固英雄一腔热血洒向何地付之长太息而已会云浦丈闻近持太夫人之服千里只絮无由以申奈何服阙后复有兴一问京尘否道固委蛇贤者欲用其所未足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况清议元自朗朗哉丈可以不问谤书而出矣昨过宋州访龙江翁其惓惓于丈更甚此老一片怜才心贯彻千古唯恐当世不获竟丈之用老丈警此又不俟弟劝驾矣江夏公久未通讯便中希道区区不宣

●刘练江先生集卷六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 同辑

书（三）

与范泰蒙

与成生洲

与宋绎田

答刘去非

答赵念莪

与王聚洲

与裴心裁进士

与乔进士

与方孝廉

寄同年某

与同年某

与同年潘某（南海人安福县令）

与同年某

与桑明桢

与某茂才

寄弟（戊申）

与某

与乡父老

○与范泰蒙

三年之别一席之谈殊不尽中怀之耿耿也既晤信余亦以不克久淹从者为恨情之所鍾故在我辈语不虚耳手教至知春明馆舍已定且朝夕侍老伯筭何其快也第乔擢未卜何时当事者仍欲拘补例否时事三款具见吾丈筹划之细羣奸如指诸掌凡我族类能尽心尽智如此未有不伐奸谋而成大勋者此庙社之灵杙可幸可幸东阿云云弟尚欲探之所知当有的据所深痛者宋直指一鸣而斥实坐上言德政诸语犯羣小之忌而竟未指名复为陈思冈之续耳看此景象大段似难力争未卜天意何属也考选诸贤者实有九鼎之系从中绾结不可无人李堂翁果倾吐肝胆者乎弟献岁拟北辕矣感丈知念之深中心藏之顾何以副鞭弭効尺寸也舍亲人便先此报命余俟尊价行时另裁见曹真老诸君子为弟致意

○与成生洲

台从将行未尽请益之私歉歉时局究竟如何起废一节不肖尝病其滥故不能专其力于贤者近得彭掌科一疏稍有甄别矣启事之中谓宜相机相时度所易得于上及当轴所不疑之事而夹一以入未有不能得者然又不可多多则其迹着其势难非便计

也邹顾赵钱之下则高攀龙匹休彭疏处之牒末岂确论哉高以县令推宜从每月推升中入之庶乎得旨而必单题如云起废事例宜尔则用去岁之某某独非起废者耶高之品格岂某某所可望万一者柔权宜之术不用之君子而用之中材亦甚难解矣大抵当事者鉴别精则推毂之力不分机会投则遇巷之术必易辱在同心聊以请教幸勿示人何如

○与宋绎田

弟去长安二年时事大都不甚悉惟是元奸既去继之者当有翻然一新之象庶几海内复覩太平而诤意其犹然故辙也幸赖我年丈及王聚洲丈各吐奇抱天洗数年之云雾而我丈近日二疏尤称破的捣巢昨见之邸报已覩大畧复辱台教更知字字苦心非今人剿说塞白之笔传示史册堪令千载下读者发指不致貽笑于秦之无人也弟尝叹今日若省无王汪台无我丈及史乾坤成何等景象而四人之中同籍居其二焉则诸兄弟之割荣不浅矣何快如之何快如之戮力方殷正人有几况近日山阴之子暴亡窃恐此老不能久世则揆宁之间当有大变动主国是者舍丈其谁而丈可萌移疾还乡之念耶此甚非弟所愿闻矣叶少宰休容伟度黄中十才识绝人皆南中人伦之隽愿吾丈勿失之或有举动小与商确未必无涓埃之助也于比部衙知刺骨托弟先致伏惟重鉴余情具之别楮统希采纳临纸曷任驰神

○答刘去非

数载邻封饮润不浅征居北上特以不肖故停桡枉吊絮酒先筵此其义直与脱骖分麦者争烈非仅世俗交情已也弟之感与此生俱矣引领除书谓丈已步青琐之闕乃仅得马曹何故岂厌言路之氛而聊息其影乎抑欲以职自効耻以言争雄乎大丈夫何官不可自见刘东山之辞内而就外乃为真正英雄难为众人道也今之容容者勿论已其以珪壁自持者不过跳脱于是非之外居无得无丧之地此其指直惩夫好名喜事者耳而不知圣贤无两处着脚之道也夫圣贤只冷世味不冷世务只冷富贵利达之心不冷亲贤慕义之心宜冷而热固是不肖宜热而冷亦非君子天下岂有不为小人又不为君子而中立一格者乎恐无此理矣弟世外之人旁观稍清迂腐之言非知己前不敢辄吐惟进而教之

○答赵念莪

长安中朝夕晤谈几成一部语录非吾两人不逮此也弟哭母之日兄惻惻有分痛之谊归来每一兴念泣感无已文起兄来言兄理大名果苦心苦节不负吾党期许也振溟兄又言此郡各邑皆甲科兄独乡科他日得荐非易此言亦中世情一片齷齪世界只解较量两等而已此外何所鉴别哉虽然犹不若朝歌贼之难处也老虞入朝歌时何等心肠何等手段兄以老虞之治朝歌者治大名毋难事矣沈湛源治裕州做得神出鬼没今擢比部郎去矣真是菩萨心侖子手怵当世自有知之者两等又何足以拘豪杰哉世界较量两等即是命吾人尽心尽职即是性性命二宗个中便有较勘便有工夫此日做

好官是尽性俟命它日官声显达是尽性立命不必舍大名别求蒲团不必舍案牒别求功课不必舍图圉桁杨别求慈悲救渡也兄以为何如千古治法不出孔门富教二字其先后缓急在识时务者因之耳贵治既经水旱不得不先求民间之急而亟拯之民无死亡之患而后可以议修筑可以议征输可以议教化修筑自以堤防为先一文庙公所次之或借兴作以食贫民亦救荒中一权宜无不可也征输以条鞭为正而设法所以济其穷况设法之害甚于加赋尤不得不袭前人之陋所谓知其非义则速已者也然条鞭设法二者犹是虚位顾行之之人何如耳天下无必不可行之法亦无必不可行之法苟心乎利民无论条鞭即设法亦仁术也苟心乎自利无论设法即条鞭亦贪泉也数千里外风土各殊弟焉知大名人情何似俗尚何似利害何似又焉能借箸为兄画刻舟求剑之策是在兄而已是在兄而已教云知现在身家为已而不知他年遗泽他年声望皆已也快哉斯言弟从旁一字加一圈兄已无膏肓之疾何须更向人间买秋石哉教又云自省姑息尚多文起相规有仁至义不至之语嗟呼患兄仁不至耳仁义岂有两哉兄以姑息为仁乎此妇人之仁耳不可谓仁安可谓至也又以俗尚刚勇下车毙之杖下者为义乎此杀无罪也不仁之甚正不义之甚也周■〈糸 亏〉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糸 巧〉厉声曰本问贵戚若马窦辈其能知此卖菜佣乎教所谓毙之杖下者无乃卖菜佣耶以此为义吾不知其义矣敝乡太守自命仁厚鞭扑不轻施监禁不过防有犯赃罪于先者白直指云小民犯罪有应得之罪名足矣何必多责其赃使其家之妻子毙于赔累乎直指然而释之于是大奸鼓掌坑人肥己之事益无所惩矣夫宥一奸赃而使奸人有恃以无恐小民弱肉而强食岂奸人之罪哉太守之罪也以此为仁吾不知其仁矣故语之为义则法行于菜佣语之为仁则泽加于稂莠仁义岂不美哉认之者差耳每有邑令问政于弟者弟不敢下一语亦谓开口即是病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不问子游兴利者何除害者何而曰得人若谓得人则兴除定不错也不必问也承游举澹台二事亦不更言所咨访之者何所告语我者何若曰其人如此则其所咨访所告语者十不错也不必述也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夫谓功曹为太守谓太守为画诺坐啸非颠倒之事乎然易之所谓颠颐拂经者正如此

○与王聚洲

入都幸接晤言云雾如濯何时请间更究未尽之指乎前奉渎彰德别驾孟师文武宗朝死谏行人孟阳之孙也世庙录忠臣裔始蒙恩荫师文实承之弟向在成均与之交颇有国士之风今在冯桂海年兄之宇下托弟先容弟自顾人微言轻敢丐九鼎于老年丈倘蒙嘘植他日获列荐剡岂惟孟氏衔恩且不孤国家报忠之典矣孟君愿出老年丈之门下未敢唐突尚图异日不宣书成希速赐更感

○与裴心裁进士

秋风话别满眼春光报柳矣计昼锦后奉亲读书足自愉快但此时读书谢筌蹄而

尚实际古今事故国章典章似当一一究心他日受除即无暇及此耳近偶读吾学编名臣纪多失是非之实未免鸱凤杂处熏莸共藏谬欲搜采诸史正其纰缪汰其滥冗而见闻寡渺商确乏人未敢遽拟如掾之笔然吾儒上下千古正为自镜之资此段妍女??自不可忽也况今日仕途溷浊清议绝无不于此时别白臧否使胸中有一定恣见安能无临岐之眩哉吾丈勉之勉之敝衙门积薪滋甚及?已逾而仆更多病浩然有江湖之志春花后幸免吏议决计南矣因乔兄之便勒此代讯并布区区闻家君过贵里时曾留一信得当乞即见寄以慰悬邑并恳

○与乔进士

时政疏正可发抒生平足下当有一段说论新人耳目也脱稿后可见教否方今言事之人不过以未榷未停兴作未止员缺未补章疏未下等项为谆谆其实非切中膏肓之论大约以前诸项譬诸病人感受内外之邪逐节攻治未必有瘳法当理其正气而邪自散所谓正气者引用贤人君子是也自古国家正人少邪人多至于今日而剧矣今望二三大老爱惜人才加意甄别贤者破格庸之勿以其异己而生猜不肖者劣处之勿以其党己而曲庇则正人得尽其用而缺失可以徐补颠危可以共持今也不然喜软熟恶刚介喜姁偷恶謇谔间有一二慷慨任事抗直敢言之辈非得罪于朝廷而褫斥即得罪于大老而排去至数年间建言被黜之士岩穴既深赐环无日固皆付之东流而莫之问矣此岂尽主上播弃之过毋亦当事者实不怜才莫肯以去就廷争而听其草木同腐耳嗟夫史大夫以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至死不安其正寝况生而享大位曳金紫称天子股肱腹心之臣乎夫岂独无秉彝好德之性亦自料其德业闻望负乘翰音而一有明目张胆者出将不得藏其短故假上之坚拒以自为地耳不然大老之建白非尽釜鬯也诸司奏请十不得一至大老有温旨焉上之遇大臣有礼矣令其朝进一人焉拔其尤夕进一人焉拔其尤凡曩昔忠说贾罪之伦时为补牍时为纳牖纵不敢必其全俞能无一二之获哉其如念不及此何也岂惟念不及此而已且被之以喜事浮躁之名谓此辈皆无实用徒钓虚誉不当令一日在朝廷之上不思自古仗节死难之士皆于平时犯颜敢谏中得之历验往牒在在可数如士必软美噤缄而后为有养则满朝皆有养士也皆大圣大贤也而何纪纲日以颓政事日以蠹灾异层见而迭出时势极重而难挽乎即近者不公不平之事非不发贤者之愤增世俗人之慨然不过偶语窃叹额蹙而不敢吐则士气之沮丧言路之废弛极矣大老何尝以为忧台省何尝以为言看此景象其究竟不至尽化为谄谀面谀不止设有元恶大憝谋害忠良结植党与凭壖伏社而起断无一人敢借剑矣此段病痛实为腹心之忧少有言及之者足下不可不首发也

○与方孝廉

与丈未竟欲吐辄有离析之感怅怅丈道味甚深学力更勇他日为真儒大贤无疑但今之讲学者多不免于圆通浮沉之病一堕此臼虽尽丧其名节道义不顾而反以为时中之轨误人生平不浅矣愿丈力远此辈超然流俗之外宁为狂狷勿为乡愿宁矫矫

而过中勿和同而化俗是弟一段羸蠹之见而愿比他山之石者也弟以为说心说性说玄说妙总是口头禅只把孟子集义二字较勘身心一日之内一事之间有多少不合义处有多少不慊于心处事事检点则不义之端渐渐难入而天理之本体渐渐归复浩然之气不充塞于天地之间者鲜矣中庸曰素其位而行此是养成的君子今欲修持到他地位亦不离素位二字盖天地间除却见在总非我有见在之中自有无限责成如弟今日为广文官则有广文官之职业矣陵援怨尤人情都不能免须于此中克治此中淘洗方称此官丈为孝廉虽无官守言责而家庭之内乡闾之间徇俗则悖圣贤之道鉅俗则起庸众之惊非自有执持自有把柄安能不随波逐流而入世俗之羣乎大抵入道关头不外于富贵贫贱两途之较勘所以颜子高出七十子之上是个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耳孔子言君子终食不违仁只是个富贵非道不处贫贱非道不去到了造次颠沛全不苟且如微服过宋而主司城贞子是也若今之道学一味圆通纵苟处以救一时之难何妨而且以为处权应变之妙术矣某学业闻望鼓吹海内人士多出其门下尊为孔孟正传孰知严分宜杀郭希颜时某方为台谏亦附名于劾论希颜之疏此时良心何在浩然之气何在孔子闻赵杀贤士而不渡河此何心也即此一端便坏了终身人品何论其它嗟呼世之称大贤者如此世尚有真道学哉狂谬之谭以丈肺腑至爱辄倾泻如此幸肠览教焉

○寄同年某

弟之获昵于丈也虽以同门之好亦有臭味之契特以鸡肋螳臂不任鞭策更噬指迫之方寸瞽乱不得不踴蹶归耳虽然天下事自有真英雄如丈辈在何须弟也弟虽邱壑足以自娱矣乡中贤者唯冯茂冈于起庵居差近而书易闻不谓茂冈丈倏以上元之次日病腹辄死使弟寸肠欲裂世事可惧非独小人媚嫉君子天亦若为之助矣恻哉恻哉金鸡一诏畧见太平之象弟不识朝着间光景若何绎田诸丈得路定当各吐其奇更有主清议如丈者持衡其间所培国是不小矣何时奉使节暂游锦里或有渡江之兴弟以单艇相陪甚易也燧火倏改离索兴怀偶有便鸿代申悃欵至数年友于之情临岐缱绻之爱虽弟顶踵未足用报矧能以寸楮宣其万一耶余种种具别纸统希照譬

○与同年某

惟老年丈赤县分符青萍发硎仁风惠一湛濊西江歌来暮而咏双岐者想藉藉彭蠡閭矣朝会届期拟从诸郎宿中一瞻德宇而寇辙见留王帛暂止使数年云树中感不克把臂一伸怅结何似然因此益征西江之氓不能须臾去老年丈即老年丈孔迳之德篆人肺腑也民戴既深天听浸彻行且有玺书褒劳之锡召入掖垣备侍从之选岂特如汉臣所夸赐金增秩已耶弟辈碌碌冷曹谊隔霄壤惟有割荣分宠以自举手加额而已庭实远貽实出格外谨遵佳命对使拜登附布谢悃余惟鉴原不一

○与同年潘某 【南海人安福县令】

驄车发时曾一奉邸中綦烏忽忽榆燧两改金乌不为愁人少驻矣豫章使稀又动

有浮沉之患无从觅双锦鳞奉寄唯是执玉之便几一望鳧焉未几有处守之命殊快然迨使来而华牒俨然至也然后知年丈之未尝忘故履也书曰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即此而年丈之起化维风梗概可窥一二何怪乎大江以西声实崇茂民遮道而愿借寇虽述职之典天子有所不能得之于民哉夫拯灾振急奇遘也遇九折坂而始见良马则展布利器在兹一时惟年丈实重图之若不佞弟碌碌散曹一筹莫効甘作辕下驹而已曷足辱高贤齿颊哉悬鱼廉吏不废私觐之仪实逾涯际共命重拜并附谢余惟台照不宣

○与同年某

不肖弟初叨附骥不过奉年丈之貌而已昨岁入都始接殷勤衔杯酒而见年丈之心年丈真人杰哉弟何幸而托臭味之好也先慈之变辱年丈赐吊赐赙谊深骨肉不肖谨五内镌之归来阅岁未有尺楮修谢左右坐乏鸿便故也乃耿耿之私未尝不终夕望三台耳顷接邸报则年丈俨然拜西台之命矣向之促膝感慨者今其一抒宿抱乎弟虽茕茕草土中得不为世道为吾党一庆快也耶第近日是非殽乱戈矛杂出昔之小人显然清议之外今之小人混入清议之中一或不辨将黎邱似其真子而傀室反至操戈祸人家国不浅矣弟思了了个中者长安应无多人如徐检老曹真老马六老鲍中老范泰老皆岁寒之栢年丈试过而问焉可乎镜予年兄不知何日报命新取诸兄如徐十洲周绵贞皆异品也愿年丈亦勿失之时事可虞人才难得年丈报主匡世应以拔茅为第一义弟惟矫首鼎钟之业分末光于寸壤已耳何时驄马出按郡国倘取道敝邑令弟得一望清尘尤至愿也辰下沍寒希为天下白玉临纸可任拳拳

○与桑明桢

弟作客以来不知春风几度新春草几回绿矣年华如驶倏届传柑瞥眼花朝又将指日黄鹂弄语碧玉垂阴处处求友声处处羁人泪耳嗟呼白日不归青阳时暮古人有咏今独何心矧弟以孱焉百药之躯浪迹千里之外望乡关而不见怅云影于太行岂亶韩公寸草之悲杜甫黄花之感齿长知非旦暮且图南矣小山丛桂发时文可炊菰米摘莲房迟我弟于是称金陵省曹郎操单艇而入里门请尚书期一月倾尽君家绿醕然后问桃叶渡就任也邑中往事尚堪裂樊侯目眦得之玄洲兄口吻更悉鸢音虽徙鹰眼可憎俗论悠悠河清更何日哉弟每与刘海舆道之渠攘臂而欲借躯谊甚高远得当决不惜鲁连一矢以雪彭衙愤也丈姑俟之尊大父忽游岱岳言之涕零然蓬莱崆峒之人一能滞尘土度索洲边尽尊大父笙鹤翩跹地也足下勿过哀以重逝者之戚束刍执紼行且躬致之幸谅外景者殷生之诺愿勿忘

○与某茂才

虎邱一晤大快生平时虽词组未交而相视莫逆同心臭味若有作之合者固不在交情新故间也奉手教洋洋累幅无论高识宏议非寻常可窥而才藻之丰缙思理之博奥令人且读且快不忍释手门下未脱逢掖而留心当世若此则他日之为邦家桢可卜也敬服敬羨顾不佞所病于今人者其指与门下殊既辱绪言不敢终隐请共商之门下

谓今人悞认清介廉洁四字以为极诣不知有中行通变之道鄙意中行通变未可轻议所患者今人正不识清介廉洁四字耳夫清介廉洁之人天资极高世情极淡其心不知天地间何者美好何者患害而唯欲孤行其志故幸而逢时能使功勋烂然而不然则节概独见若今之君子直藉为名高地耳直舍此弋彼取美秩要津耳不然亦置其身于无非刺之域长守其位耳稍不便其私必且趋而避之矣此等见地责以中行通变将以其博大委蛇者为逢迎世路之资而以其伪为清介者为遁逃指摘之地近日政有一二大老工此术以煽鼓人心潜移士习而人不觉知而又可助之焰藉之兵哉且门下此论乃后世儒者责备东汉诸贤之论使东汉诸贤能进于此则时中矣今日人心何等气习也而可以东汉诸贤律之哉仆诸生时尚论往哲见功伐盖世泽流累代者则心悅之恨不得为之执鞭其空抱咫尺斤斤一节自见者虽古今所共欣赏而私心微致不满迨通籍后见世路百千状态出人意表乃思昔人远奇所闻近忽所见真中拘儒膏肓之病昔之所致不满者乃今之所梦想而不可遘者也又何暇论其功伐云云哉大抵中行通变乃圣人精义后自然之作用不可以意见剿合欲变今俗挽今弊必先行已有耻有廉耻后有风俗而经芯之用方可徐议耳如立脚处讲求不定而遽谈功业其势将有贪夫之无所不至者此近日负时名之大老立标建帜而不知其身为盗夷也狂戇无次实恃知我倘不鄙斥希进而教之

○寄弟 【戊申】

近日士习愈坏国是愈纷大难将兴可为流涕往日操铅槩而评今古尚致憾于东汉诸贤谓不能耦时观变以若濡解羣邪致大厦倾颓之衅由今观之安得一二贤出于斯时同心立节比肩翊运以挽波靡而振污俗乎蓋彼虽无掇于一时之兴亡犹足以维万世之名节其身可杀其志不殒所补于名教者大耳如今人丧廉耻家习比周二三大老躬市井之行而操无非刺之心名教扫地极矣一朝乱起南朝之李侍郎谁其人哉朝衣而坐涂炭我辈且不免矣此等景象虽杜门那堪见闻有流涕太息而已我心视此地如汤火唯恐一刻不脱离昨已央考功司上覆疏一二日后待命即行矣生之不辰遘此运会千古以上唾骂愤懣之事不幸而身亲见之茫茫宇宙未知究竟若何痛哉痛哉相见不远余情不缕悉

○与某

仆鸡肋仅存宦况如蜡且精神溃于药食泉石之兴勃然徒为亲识所尼不得即遂其请告之谋欲坚意引退恐一旦上伤老祖老亲之志故蹢躅而不决若论其所处则万无不乞归之理也蓋君子之仕其上者匡世翊运展布生平之蕴其次不过干禄以养亲今日时事如何仆之秩业如何可谓展布乎离家千里违亲数年当其疾痛呻吟凄楚自怜时思一奉慈颜而慙苦辛肺肠可断也旧有书怀二绝云护草黄时忆板舆笋羹兰膳已多虚不知剡荐真何意落莫三年独倚闾又云忧时无计叫天阍谏草低回且自藏不畏九关多虎豹应怜华发在高堂语自不工情堪涕耳辱在通家不自觉其娓娓也门下

亦犹是苜蓿意味耳锦鳞数字已足百朋何当损兼金之橐毋乃伤门下之惠耶恐违远意九顿拜嘉玉案难酬敬篆五内矣风便肃此附谢余不尽驰仰

○与乡父老

永澄四载京华碌碌轮蹄间送日又数有狗马之病不能时奉起居下执事有怀缺如惟是榆社好音间得诸乡人之吻豚蹄协祝鼠壤余粮百年沮洳之乡一朝而更沃壤酌■〈酉灵〉醪而醉丰熙想见绿埜陶陶之乐矣第不知听鸟看云之余曾一兴念游子否耳燧火屡新征衫半垢而十二衢之敝辙辘辘未已可供达人捧腹若以下执事之灵图南得请早问金陵之棹叩龙门而骖李御未遥也天不违人此愿定当酬耳羽便聊布积悰并候篮舆芳祉春寒仍厉伏惟良食自珍

●刘练江先生集卷七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 同辑

诗

新河晓望

送沈江津

古风

忧旱有感

生日书怀

薛愚之比部约过湖头为十日饮复以尚书期迫不肯暂留怅然赋别

寄弟清之

寄文文起

怀文文起

入吴

宿文起竹坞斋中

客虎邱吴因咨师至月下共谈时事

别文起

过高存之水居

客嘲

移寓

蒋笠泽携酒见过（时余杜门请告）

立秋（时请告命久未下）

送曾环江刑部

杨村

天津

济宁
偶成
赠倪上达
新河舟阻
感事四首
释褐
春兴四首
偶兴
游西湖
赠顾泾阳先生
雨
哭冯可大先生
汶上赠庞尧峯武库
忆旧
三圣庵眺望
送睦太史使鲁藩
送张太史使楚
送杨健斋之阶州
除夕
腊月四日（家大父生辰）
送刘启东行人归养
送蒋笠泽归养（时余亦病免）
赠刘楚蟠
赠刘江余（江余原请全椒以便迎养后调江都）
忆京中同游
问讯郑狄老
清江浦
送弟清之应试
入京
得弟书却寄
有感
除夕忆弟
春日忆家杂咏
春日忆湖上

文起尝与余守岁京邸赋忆昔童时喜岁迁十绝句志乡思也依韵和之感今怀往情见乎辞

都门送人

送李嗣宗北上

赠刁芦江

刘全言以病阻试诗以慰之

柬孙京兆

同龙薛二寅友游般若庵途中口占

嘲梅

代梅答

与人乞松栽

送何学博

寄成尉

新丰

除夕雪中得友人书

书怀二绝

○新河晓望

沙屿泻平湖混茫白光晓人家依木末冈峦迭盘绕伐鼓向津头一瞬过溪鸟初旭
出瞳眈霜风何叫窸蟋蟀泣幽岩岸上秋莎老

○送沈江津

骊驹唱已阕蟋蟀鸣不歇两两天际舄化作仙郎舄仙郎三十未离乡一日抟风万里
会长会向峨眉看雪色好挥玉轸奏瑶章

○古风

两月去京华河流千万盘修坂方委折野风生峭寒沽酒复何处梁王台下路呼童
莫惜杖头钱一醉中山千日眠

○忧旱有感

扶桑拂曙烟迷空官街赛鼓声隆隆?鼓隆隆?鼓朱宫贝阙渺何许纸钱窸窣鸣飘风大
河清浅小见底畴昔沟隍今可履桔槔高置老农伤涧菽塘蒲喝欲死黄童吁天天不闻
竹枝杨叶徒纷纷蜥蜴无灵翻赤日螭螭往往阻油云官人岂知闾阎苦不责厥躬责屠
酤安得引罪格穹苍千里崇朝被霖雨

○生日书怀

去夫卧病凤城东上书不报心为忡今年却扫蓬蒿里小结松轩坐棐几虽然泉石
愜幽情翻觉桑弧愧始生男儿三十修名立况我行年复加一只今出处两寂寂邓禹笑
人堪惴栗

○薛愚之比部约过湖头为十日饮复以尚书期迫不肯暂留怅然赋别

平原十日相期久君胡为乎叱驭走大风吹鹞疾如云十里河沐重携手携手踟蹰
官道旁一杯未尽各张千山万壑倏暝色飞鸿一叫声凄凉

○寄弟清之

洛阳空有东西屋长日看云泪盈掬云飞更见太行连千里亭亭如一幅岂无黄耳
数传书劝我加餐那忍读寻常离别重相思况是同根萁与菽当时携手上河梁驷马归
来为予祝岂知留滞动年年何如共隐斋东竹往事经心肠欲绞羲轮六辔流何速棠梨
又见帝乡开丛桂应怜故山足纵使莺声满上林脊令一过摧心目

○寄文文起

肝胆千秋共容华百病衰吕安遄欲驾范式故相期意惬途宁阻情殷梦屡随登高
迷匹练伏阙愧牵丝汉室薪常积齐门瑟未宜剑存余气紫裘敝尽尘缁虎豹蹲丹陛鹑
胡?鸟集碧池丛深神或借蓐重沫咸窥当辙螳螂小娱堂燕雀危浮沉空蹢躅去住总藩
篱忆昔金台会方春玉树垂果曾潘令掷琴共伯牙知不见无三日相违倏五期已惊花
萼折况抱蓼莪悲想象灵岩回神魂竹坞驰倘多江鲤便莫惜寄新诗

○怀文文起

一折金门柳频惊玉管葭书来魂欲断梦去路仍赊林竹同谁醉檐梅空自花伤心
泪满掬不独为思家

鸡骨君堪念鸰原况可悲难成池草梦自掩蓼莪诗竹坞新开径松风独下帷行当
称重器伫看振天墀

○入吴

出门无两月浪迹已三吴几着山中屐频亲水上舄绕身岚气遍入梦浦云俱一仿
宗家壁归作畫图

○宿文起竹坞斋中

济胜元无具寻幽祇为君千峯天半起一榻竹边分密树传清籁虚堂宿野云廿年
称道义不在细论文

○客虎邱吴因盗师至月下共谈时事

跌坐看山月层层石磴阴梵声云里度玄屑酒边深强半忧天泪相同避世心长吁
忘夜暮惊起宿枝禽

○别文起

数年纔握手信宿更分襟聚散浮云似踟蹰沟水深连床终夜语莫逆曩时心自是
前期远河梁应共吟

○过高存之水居

烟水浮天阔图书小阁开碧涵嘉树满翠送远山来九死身犹在三年放不回何时
奉明诏重起济川才

○客嘲

客嘲何足解世事且青尊已见?期及谁怜李不言图书供幙被休沐向文园莫笑东方饿清时愧主恩

○移寓

小车徐出巷移具又城东自笑浮家似何妨旅橐空槐云供晚翠榴火试新红最喜村酤近壶觞一径通

○蒋笠泽携酒见过 【时余杜门请告】

地偏仍却扫寥落似深山若个携匏具相寻叩竹关清言花下剧散吏雨余闲不为冲泥苦银鞍许遽还

○立秋 【时请告命久未下】

谢病翻无病辞官胜服官休嗟梧叶落犹及桂丛看客馆青衫薄星河白露寒主恩终得请不是叩阍难

○送曾环江刑部

门与心俱水官将隐共论两京无长橐三至有烦言落落燕山骑萧萧楚泽猿武陵花满眼何处不青尊

○杨村

树里横查出沙间蔓草斜秋声高入鴈河势曲盘蛇场稼亿千束溪茅三两家望中无限意数点觅林鸦

○天津

岸转风帘出苍茫暮景开片帆将鸟去远树逐人来杂沓新渔市荒凉古戍台大瑯何处所楼橹剧崔嵬

○济宁

鸡鸣津鼓动稍稍桨人行被冷枫霜落窗虚水月明不眠喧早市渐近喜归程药饵扶吾惯宵来病亦轻

○偶成

天风妒归兴无日不倭迟遶树乌三匝当窗月半规客衣秋未授村鼓夜何其赖有杯中物陶然自解颐

○赠倪上达

梦里三山草囊中五岳图怜君多远韵及我话长途酒岂因斋断狂非渐老无何时婚嫁毕天笠向江湖

○新河舟阻

绝壁篷根出奔流竹箭驰河盘成万折水宿已多时淡日围秋浦轻烟起夕炊近乡心转急几许易前期

○感事四首

蓁莼方载路屈轶敢当庭转自憎多口何人解独醒九关千里隔一指万山冥叹息
樊姬语推贤照汗青

岂谓休明代仍多放逐臣后车空入梦前席竟何因泽畔朱颜老刀头拭目频细思
当日罪原不为批鳞

折槛丹青少含沙白昼昏荷宁堪作柱兰故忌生门傲吏淮阳老虚名东阁存一从
辕固没若个识公孙

贝锦无停织缁衣讵可陈绝怜驹皎皎无■〈冉卩〉犬狺狺漆室休长啸明河未
有津主恩元不薄舟楫独何人

○释褐

花踏长安马欲飞春衣试着动恩晖弹冠幸属休明代开宴荣看锦绣围柳色散晴
摇壁水莺声送晓出彤闱承恩既醉欢无极许国当年意肯

○春兴四首

凤凰城北槐花市几度春风送马蹄钟鼓放衙清昼午湖山载酒白云低窥人野鸟
如相识得句林僧许共题一着薜萝天际远御沟明月梦中迷

渐残花事雨氤氲冒雨看花未厌勤同病最怜林鹤瘦新知已订海鸥羣相如立壁
犹耽酒潘岳间居懒着文最喜朝阳新气色莫愁西北有浮云

如纶汉诏出瑶京四牡骅骝十道行坐令凭城销跋扈仍闻空谷贲弓旌山齐圣寿
犹憎少日比宸旒未是明江海小臣甘自放也因锡类窃余荣

三竿日上客未起一枕春酣鸟乱鸣小石疏花斋几净乌巾白袷道衣轻新醅屡愧
邻人赠及席何妨野老争莫讶白鸥添喜色舍南春水夜新生

○偶兴

春明门外遂初衣梦里江湖意不违隐吏向来休沐少清时自觉绝裾非山中薜萝
秋云驻水国鱼鰕岁晚肥只有梅生书未上寸心牵柳重依依

○游西湖

逢人尽说西湖好初夏荷香景倍奇山抹淡烟成翠带柳分浓绿濯晴漪谁家池馆
舟频系到处笙歌夜未疲独向水帘楼上坐晚风吹送笛参差

○赠顾泾阳先生

芙蓉千片俯吴门总让君家玉树尊水镜清光悬凤阙德星寒耀照鸰原汉庭謐尔
应相待鲁殿岿然幸独存客到漫须求月昊松风听彻欲忘言

○雨

曾劳短簿祠边送又向丹阳郭外逢树里暂停青翰舫案头半出白云峯溪围草色
迷前渚潮落江声杂晚春寄语黄鹂休作苦田家春望正喁喁

○哭冯可大先生

汉江江上祠君久此日看碑泪更频三宥已怜垂死日百年犹作暂归人书成姜里

千丝短家本濠梁四壁贫何事貂珥氛顿尽知君遗节足埋轮

○汶上赠庞尧峯武库

泪尽天阊不可呼萧森幙被便长途朝阳唱后凭谁和缚虎归来仅有躯云雾一时昏白昼肝肠千古照青蒲悬知圣主环将赐未许沧浪问钓徒

○忆旧

年年春色凤城偏马首垂杨半作鞭十里车尘黄蔽日千行宫树绿攒烟提壶挈榼穿花坐水寺山楼借榻眠自着薜萝天际远梦回凉月照幽燕

○三圣庵眺望

宫北田塍枕御沟倚栏山翠望中浮一春行乐凭花信千里乡心堕酒楼饶有松杉环野浦恨无舟楫泛漪流和风澹荡吹烟起斜日芳尊兴未休

○送睦太史使鲁藩

仙郎彩笔四方闻帝宠亲藩绂节刀东壁一星新作使西园千盖共迎君风陈大国知雄业胜览天门纪禅文秀草更携归献寿兰荪阶下竞清芬

○送张太史使楚

汉江佳气接荆门赤社千秋带砺存长日旌旗云梦徧阳春歌调郢中繁仙郎诏奉双龙阙使者帷开四牡轩昼锦自君冠盖里好寻耆旧倒芳尊

○送杨健斋之阶州

三鱼旧纪名家瑞五马今承汉阙恩暮夜四知应不忝长风万里任孤骞雪消陇水通巴峡云暗阴山接塞垣莫讶刀州天际远古人曾此识盘根

○除夕

病里风光客里身何劳椒酒共盘辛迎年未觉童心远趁俗翻怜旅地亲岂有伏雌供内子更无鹦鹉报家人薄游汗漫如桃梗明日愁看户户新

○腊月四日 【家大父生辰】

湖乡腊月转春姿绕膝斑衣映寿眉帝宠漫论车后载家贫差给杖头资定开竹径延诸老笑对梅花遣一卮客散酒阑灯下坐分甘心应对天涯

○送刘启东行人归养

陈情草罢意难禁仆马萧萧带剑琴身为报刘旋解绶官如使粤不赍金南枝绕处看还哺东郭归来好助吟暇日有怀西北望浮云一片帝乡深

风尘求友若为情肝胆逢君许尽倾自是千秋看鲍叔那能三日隔黄生骊驹忽唱飞花候谷鸟何堪伐木声时事只今难着眼扁舟容尔独南征

○送蒋笠泽归养 【时余亦病免】

分携何必怨河梁游子斑衣愿得偿鸡肋几人轻弃置鸿冥与尔共回翔一官落拓囊如水三秀氤氲径未荒饌得江鱼供膳罢相寻那日不求羊

○赠刘楚蟠

万里投荒也自宽
裼来幙被滞长安
休言圣主悬叢少
自哉忠臣立仗难
吟叶满庭僧磬晚
飞鸿成阵客衣寒
尚方纵邈心仍切
话到忧时泪欲弹

○赠刘江余 【江余原请全椒以便迎养后调江都】

潘輿自喜傍江乡
底事飞帛又蜀冈
驥到康衢初骋足
剑临斗野倍生光
独携野鹤随青盖
不少冰鳞奉北堂
东阁梅花刚此日
可无佳句续何郎

○忆京中同游

凤凰城北尽招提
常日春游款段齐
十里黄尘遮柳岸
南畦新水浸花泥
谈深禅榻眠皆稳
饮罢清斋句各题
一别五云天际渺
追寻夜夜梦中迷

○问讯郑狄老

蓬蒿喜接康成里
咫尺何当会面稀
陶令笋輿悬已久
戴颙斗酒愿多违
戎戎春薤斋头发
恰恰新莺谷口飞
欲向玄亭时问字
好凭猿鹤一开扉

○清江浦

千家灯火映渔矶
画舫笙箫夜不稀
天为到乡新吐霁
月因临水倍生辉
渐多旧好趋相访
况复长风送若飞
此际瓮头休惜醉
人问何事抵将归

○送弟清之应试

蒲帆竹缆渚风轻
白下青山尽绕城
定有新篇酬胜览
与谁秋夜听涛声
文章江夏无双誉
花萼淮南第五名
袖里吴都休浪掷
春来迟尔奏西京

○入京

五柳■〈毛参〉■〈毛参〉傍水新久无客梦
到京尘驱车何意忽今夕芳草其如负此春
自笑蛾眉难入世更惭鸡肋尚牵人
玄都处处桃花发愧杀刘郎再问津
里门无处不鸥羣棋局文尊坐日曛
浪迹尽堪消百病虚名谁遣托青云
清时宦薄同飘梗圣主恩深愧献芹
出岫无心归亦易相嘲休拟北山文

○得弟书却寄

花城柳暗结春愁
乍喜家书自故邱
愧我久无临海句
怜君犹抱下堂忧
穷来药价谁相给
读借藜灯肯遽休
莫听鹈鴂纷堕泪
乡心计日大刀头

○有感

浮云黯黯凤城西
欲问青天望转迷
百舌巧当枝上语
五花应傍仗边嘶
由来鹿角真难折
岂是龙鳞未可批
世事即今堪涕泪
春风回首故山藜

○除夕忆弟

鸰原一别千余里
棣萼相望五阅年
藉在若怜多病后
迎新翻觉得愁先
屡追康乐池塘梦
谁和平原洛下篇
堪惜岁时饶物态
孔怀无地寄蛮笺

○春日忆家杂咏

鸕鷀既已空
款段亦何有
一片榆莢钱
请沽燕市酒
不乞蟠木容
凭他后薪上
萧萧槐市中
缓步时来往

吾祖八十余鸠筇不肯执当时送我行恻恻河边立
昨日南来人来时见吾祖寄声老益强莫为羁离苦
南望北固云北望西山爽北固水盈盈西山路莽莽
送儿因捧檄忆儿长倚闾江鳞非不美留寄腹中书
天涯书带青湖上荆花好吾弟似琼枝阿兄真小草
蔷薇四月开小妹或来折若见柳絮飞何如谢家雪
当时植药栏天棘蔓相错别后几多辰春风久零落
板桥横仄径小艇不须帆隔浦夭桃树枝枝亚水南
吾家泾水上泾水日东流何处捕鱼客垂杨系小舟
归期不可知梦魂常独注城北碧霞宫城南青草路

○春日忆湖上

花城美日恣行春湖水鵙鵲暖白苹醉上碧霞高阁望风鸢处处小儿尘

○文起尝与余守岁京邸赋忆昔童时喜岁迁十绝句志乡思也依韵和之感今怀
往情见乎辞

惜昔童时喜岁迁花光烂烂赛神筵屠苏未报中堂宴预写宜春擘锦笺
烟催暝色上灵樵桃梗松枝户户垂莫怪儿童深作意眼前溪壑已回姿
彻夜严声爆竹传迎神箫鼓剧喧阗明朝试向街头看处处王家埽地钱
山翁但话竹平安诸子诸孙膝下看柏叶满斟银凿落菜丝新剪玉琅玕
金鸭沉檀护玉清夜来斋供是饧羹烛煤个个花如凤莫道压郎手琢成
绛蜡烧残曙色新金花彩缕鬪芳辰■〈毛瞿〉■〈毛俞〉一幅殷朝日次第堂

前拜舞人

北里南邻态不穷茅檐各各鬪春工土风未必谙前典赢得韶光满眼中
翠织华裾紫角巾条风巷陌僂行人只因未了怀中刺辜负东君竹叶春
香幢赛鼓拥铙吹半是吴侬半里儿梵呗一声惊似霆碧霞宫里祝新厘
回首白云千余里春风渐绿春汀芷诗成客泪堕纷纷一滴谁将渡淮水

○都门送人

与君作客共天涯又向天涯惜别离莫怪尊前重惆怅故园音问久愆期
市乡消息见新秋竟夜蛩声引客愁赖得故人陪语笑无端送别又城头

○送李嗣宗北上

凤凰池北辟雍开御柳毵毵绕柏台赋就不须杨意荐君家桃李接蓬莱
少年结客佩吴钩意气横生湖海楼此去浮名何足羨男儿别自有千秋

○赠刁芦江

半逐鸡坛半酒人向来花月总怡神儒冠纵老休轻掷六十平津始致身

○刘全言以病阻试诗以慰之

经术词华总绝伦偶因伏枕倦风尘即今芳草愁中客他日青藜阁上人

○柬孙京兆

庭前靡草踏不死何用东风作意吹愿乞天宫新雨露长将屈轶护彤墀

○同龙薛二寅友游般若庵途中口占

朝驱游骑到禅关日落青原见鸟还野水平田春泯泯不知身在市朝间

○嘲梅

腊前已见含红蕊春至缘何未放花驿使若教须尔寄应将春信误天涯

○代梅答

陇头岁岁未愆期约畧今春较少迟二月夭桃秖似锦可无冰骨傲芳时

○与人乞松栽

旖旎翻嫌五柳枝青葱却忆石门奇北窗枕簟堪逃暑只少松风谡谡吹

素脂成饱叶成阴散发青天恣独吟莫道热时须偃盖主人实有岁寒心

○送何学博

怜君气味雅如醇若个升堂不见亲此去玄经都草尽瓮头长醉问奇人

○寄成尉

一抛黄绶卧青山野艇溪云镇日闲独念故人千里隔双鱼时复到燕关

春来游眺足湖光不上渔航即酒航笑杀仙人梅外史犹将升斗恋南昌

○新丰

青溪翠竹花园里傍有石桥横涧起裊裊春风扬酒帘行人遥指新丰市

○除夕雪中得友人书

谁家列炬映窗虚老树空庭雪片余孤客不知残腊去春风吹到故人书

○书怀二绝

護草黄时忆板輿笋羹兰膳已多虚不知剡苻真何意落莫三年独倚闾

忧时无计叫天阍諫草低回且自藏不畏九关多虎豹应怜华发在高堂

●刘练江先生集卷八

山阴刘念台先生

长洲文湛持先生 同辑

附录

明故兵部职方司主事刘静之先生行状

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刘静之先墓志铭

明兵部职方司主事静之刘公墓碑

请谥揭

淮南赋

祭刘静之年兄文

祭练江兄文（一）

祭练江兄文（二）

祭刘静之年兄

○明故兵部职方司主事刘静之先生行状

万历壬子夏五月宝应刘子静之卒友人长洲文震孟渡江哭之恸既与其弟永沁经纪其遗书已复与海内诸同志君子谋所以传静之者越三年乙卯某月某日静之且葬矣宜有名公巨笔铭其幽而掙之遗孤孱然未能匍匐请命则不肖敢以生死之谊代为恳于锡山高先生而先之以状状辞芜不足采也虽然洒泪成篇无敢溢焉抑先生之知静之也深正不以其状也静之者名永澄其字静之别号练江世为扬之宝应人先世皆以淳厚称至其大父德斋公宪益务隐德年至八十余操履不衰父司训公继善以学行选为镇江司训娶王氏举二子静之其长也幼有至性不为常儿嬉游八岁诵先信国正气歌衣带赞慨然慕其为人私语羣儿曰丈夫故当如是矣遂手制信国位于篋中朝夕焚香谒焉观者异之稍长就外塾与塾中师友论刺经义今古是非得失之林莫能难也又嚚嚚自期其生平所欲为慷慨独往不徇世俗一语则又或指为狂十四试有司连冠已应学使者直指观风诸试辄冠又三年举贤书年十九矣不肖谬忝同籍于百众中见静之举止凝定瞻视沉远遂立谈定交时每多公燕或以婣娟佐饮者静之力谢不就酬应之隙与余一灯相对而已乙未中乙榜南归甫娶六礼不能备衣履尽敝母氏欲新之静之笑曰我岂更作穉子态哉戊戌复下第乃就舍旁筑土室以居足不踰限益淬励攻苦读书身又多病药裹满前且药且读穷日夜不休手所刺削经义几数千首每一构思端坐瞑目面无人色遂以辛丑登上第赴馆选已拟真高等会为有力者所夺旁观者咸为不平而掙之一笑安之无几微见颜色谒选当得郡邑自谓非病身所宜改顺天教授先是居是官者期月辄迁以故皆传舍视之掙之独以兴起人士为任豐廩饩严程课饬行检伸冤抑惩污浊审勤惰凿凿日见行事羔雉之贄一切屏绝诸生中寒者衣饥者食士风遂蒸蒸变以为安定复起或称淮南夫子而静之益留意国朝典章及名臣言行六曹职掌九边阨塞形胜兵农钱谷之数靡所不究下帷读至内夜以为常稍迁国子学正时选司某犹子入太学欲越次乞满竿牍至再静之不可最后以祭酒命临之静之应曰下官若曾有此例壹听明公弹劾明公若有此例竟判允一也何必下官而会是时震雷郊坛火下诏具修省事例晋江公摄宗伯事条例以闻静之故晋江所取士也因奏记公其畧曰灾异下诏必求直言自汉唐宋以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兹则一切报罢中外传之史册载之谓清时有防口之禁甚非美谈昔宪宗皇帝即位下诏求言之意稍未恳切当时辅导非人识者业有遗议后万安刘吉为相恶闻人言灾异诏中不及朝政邹汝愚疏论之炳烈千古前辙可见于此矣然则塞谏谀之门务容容之福岂尽人主规瑱哉臣下或不能无过耳叔向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国之大患也若已不极谏而又禁人之敢言为患尤大故为老师报主计无如请开言路者为门生报老师

计无如请老师开言路者晋江公得书嘿然而旁或咋之曰此散僚刚讦乃尔耶亡何楚宗事起又亡何妖书狱起最后京察事起静之业具疏有所纠弹且上矣适司训公至京师泣而焚其草静之邑邑不得志作甲乙杂志为异时信史已作邸中杂记援引古昔以证时事见者皆侧目惟归德相国雅知静之尝咨以出处之际静之答曰近日时事非特与古之治世异即乱世亦异盖乱世不正则邪不用君子则小人也焉有君子小人各韞蒙而不露混扰而无别尚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之柄操之上则治窃于下则乱若既不在上而下又无显窃之迹弹射之既无其的寻求之莫得其倪则膏肓无可施之功丛神有不还之势矣某尝读唐史萧嵩引韩休为相而心恶其直卢■〈木巳〉引关播同升而目摄其言然休不以嫌逼而挫谏诤之锋播竟以避祸而甘靡靡之节此二人者所操既殊就名亦异君子待小人之道可见于此矣又曰君子处小人之道莫备于易之夬有以君子阳附小人而徐图其后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显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扬庭是也从前之道为曲为隐狄仁杰行之于昌宗辈从后之道为直为显张九龄行之于李林甫二者操术不同其为君子一也夫君子岂不乐浑厚包容以成无竞之风势不可耳故君子虽不逆小人之诈而必不肯堕小人之奸虽不屑悻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己志清议直笔虽有俟于将来心术隐微自当暴于天下若徒泥用晦之智期微罪之行即乞身未必得而天下万世安能遗其迹而尽谅其心哉然此时又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难退而不失其道之难也我朝刘文靖谢文正及近日王山阴皆侃侃谔谔退不踰时赵兰溪则病疏累数十上而不获请岂前三君子见知之浅而兰溪结主之深三君子能苦口犯颜而兰溪不能故也进退之机亦可见于此矣顾大臣去就又非可毛举琐尾当举其大者急者昔孙觉吕献可当宋治平年言不用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决去就因共争濮王事不听遂尔决去是不为苟去大臣之准则也又曰自古豪杰作事正于触地挂阋之中见斩钉截铁之勇若上下无迁为所欲为抑何难焉于是权贵益怒选司与大僚又比而思所以中伤之满三岁竟不迁遂以念母乞归或谓静之?期及矣盍稍需静之曰昔阳城为国子师诸生有三年不省覲者亟斥去京兆李谔宦游久不归省李皋劾奏谓无亲之子岂可与事君吾今免于斥且劾幸矣尚可腴颜诸生之上而借口宦游之未遂耶亟疏请归归三载杜户究心实学动必以古人自师必以无愧屋漏自矢必以裨益身心世道自验时大父母健七箸司训公与王夫人年俱未艾会皇太后覃恩当锡恩命咸强静之北行静之不得已以戊申入都仍候原官凡一年始推户曹郎命未下而以内艰讦矣奔波归哭不绝声凡三夫独处不一入内哀毁迫怛非仅絺袞之容而已居家徒壁立同年生有为司理者悯其清贫会幕官有得金入差之例命赍金叩谢再三益峻却曰如某应差何以金为如不应差而以金构吾又可构耶君真所谓不知故人者其它事每类此尝书薛西原语于座右云虽小事不可为人嘱托自损廉耻当铭之于心誓之以死而及里中有冤抑不平事必扼腕告之有司邑人某以戇得罪于令令必欲寘之死阖境不知所措静之终夕不寝旦为令白某冤状令严

重静之曰吾莅事以来未尝奉刘公只字此何可拂也某得无死为孝廉时村氓殷法以诬杀人颂系静之拊髀叹曰嗟乎使刘生得冠进贤冠入里门者此辈岂终冤死乎既举进士力言于御史恤刑使者事在郡则谒诸郡在旁邑则谒诸旁邑必白其诬乃已孝廉桑明桢为豪家所中死静之愤之为发立抗言旁观啮指曰如虫百足何不虞肆螫耶挣之不动后静之卒邑宰入豪重贿所以毒刘氏者备至几褫其弟青衿幸当事有贤者力持之乃免而四方贤士大夫乃益颂静之峻节高谊不衰静之居恒慨然称百年易尽荣名不朽眼前朱毂身后青蝇富厚贵显于人何系毫发以故生平誓不倚势近利当请告时养静焦山时宰有自南而北者群贤并集于维扬时宰曰今日良会坐中独少一人金曰其刘练江乎或以轻舸逆之静之复柬曰河鱼腹疾咫尺不能前奈何而入都侯补经年不投一刺于要津每月朔亦不肯随众旅见萧然邸中惟注离骚经见志而已以故司教者三夫国学三年请告三年以冷曹待命又复经年皆他人所未有则亦方正之效也静之读书根极底奥绝不为浮沉涉猎尚友今古考核精密余尝入其室两壁拈古今人名姓林林也一行一言得失旁加评注甲之乙之抉精洞隐两汉人物咸有定品惜未成书其于国朝名臣言行尤为详审每观往事如身临其际反复精思故其学日深识日超骨力日坚材日警敏真如川至河决未见其止戊申以后国是清议多所维持于海内贤不肖洞析无遗原心脱迹稽弊防微无弗先几曲中胸中经纬八面玲珑即边徼亭障江海豪猾盗贼咸具得其主名与其根株巢窟使天假之年展布鸿烈当为一代伟人令千百世想闻丰采而今皆已矣静之清质羸形弱不能胜衣然善于持论谈亶亶能彻日夜不倦语及窾会所系沉潜英毅动中机肯至临利害当祸福虽自谓责获弗能夺也孝友纯至本于天植事太父母父母备极色养冬垆夏扇司训公未御弗敢御居室寝处司训公未安弗敢即安群从中耕读异业教诲启迪弗若于训弗能自己尝言人有子弟不类者非子弟之过乃父兄炉鞴不具火力不炽不能使入镕铸中耳忆余初识静之习气种种未除一见而愧再而悔三见而熏蒸融液如水之见日使人自消故余始以弟视静之既而以为畏友既而以为严师至辛亥之夏流连聚首于竺坞梁溪者旬余静之所造遂如龙游鹏击鸾骞虎变莫能测其涯涘矣静之是时访顾光禄高大行两先生于东林晤刘念台大行于西湖相与参性命微言反而验诸身心融融如也归卧焦山确乎有终焉之志沉疴亦稍向瘳至冬暮忽覩南中一疏有感时政抚膺扼腕遂呕血不止壬子之春职方命下中朝贤者鼓掌相庆以酒酹地有李纲不入不成朝廷等语咸以静之行藏卜正人亨否世道消长而静之病矣然病实静之常不虞大故五月七日漏下二十刻忽汗出如雨遽披衣起坐襟稍不正顾其弟曰吾生平欲正而今忘之耶徐整襟曰死生之际可以观人遂瞑目而逝于是同志之士闻之若堕肝胆奔走告讐相与震悼至于今年有余泣也呜呼此岂独为静之一人痛哉静之时时语余曰吾自幼读书见前史所载公卿阀阅之荣文章翰墨之业都不关意惟名节行谊振绝古今则心艳神往恨不执鞭弭以从未第时尝与余誓曰余辈若幸入仕版四三年无稍建立碌碌犹夫人者便须割席

绝交按其平生盖真不负所自许矣静之又尝题先信国年谱云彭殇并尽芝棘共殒所不与千秋俱磨者独此耿耿者在耳故谱丞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为可谱者身后之年也生前之年年之小身后之年年之大呜呼静之之年又孰得谓之夭哉则夫不肖之所以状静之者亦岂静之之小年也夫静之生于万历丙子六月三日卒于壬子五月七日享年仅三十有七娶韩孺人相庄如宾子心学甫垂髫而有成人之度弟永沁力继兄志称肖子难弟也静之卒年友山阴刘宗周摭遗事按国论而私谥为贞修先生君子以为允惟先生以同调之雅同盟之谊采而赐之铭静之死且不朽其子若弟亦死且不朽不肖孟他日得藉手报良友于九京则亦惟先生之赐敢击颡长跪以请年友弟文震孟泪谨状

○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刘静之先墓志铭

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故曰隐居以求其志曾皙季路颜渊之徒侍则曰盍各言尔志如或知尔以此往矣孟子亦曰士之事在尚志故士平居辨途慎术择乎中庸盖兢兢毫厘千里云及乎得善固执之矢死靡他焉即功业文章不少概见于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灾祥蓍龟之吉凶以其身卜世之安危岂非笃仁义诚之不可揜者哉万历壬子五月七日刘静之卒于家静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强仕海内士咨嗟痛悼以为国家失其柱石人伦失其冠冕如可赠者人百口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谓诚不可揜者也静之名永澄别号练江静之其子也世为扬之宝应人大父德斋公曰宪父春宇公曰继善司训镇江母曰王氏静之生有至性八岁诵文信国正气歌衣带赞即立信国位朝夕谒拜人以此见其志矣十四补诸生十九举贤书同年中召静之饮酒有娼佐觞静之即谢不往二十而娶家贫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经营之静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筑土室自键并昼夜读又善病室中书签药裹外无一长物辛丑成进士选读中秘书为有力者所夺人为不平静之无几微见颜色以善病告授顺天教授慨然曰师失其道久矣进诸生相期勉以圣人之学严程课饬行检伸冤抑惩污浊审勤惰寒者衣之饥者食之羔雉之贄不及于门北方学者称淮南夫子而静之益考求国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职九边之要兵农钱谷之数矻矻如居土室时已迁国子学正权要为子弟届间一切格不行会雷震郊坛有诏令礼部具修省事静之曰灾异求直言自汉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往万安刘吉时恶人言灾异邹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报罢塞谏谥之门务容容之福传之史册尚谓朝廷有人乎当事者为静之座师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狱妖书狱及京察事继起静之具疏陈得失而司训公适至京不果上静之作甲乙杂志邸中谁记又为归德相国所器重咨对出处之道时人愈侧目满三载不迁静之曰昔阳城为国子师斥诸生三年不省覲者京兆李谔久不归省李皋谓无亲之子不可与事君吾归矣遂归杜门读书三年而司训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饭会皇太后覃恩人谓静之奈何不以一命贲两尊人静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讫矣静之力行丧礼墨面柴骨三年苦块外寝壬子春补职方主事未赴卒静之质甚弱独目炯炯

然英采逼人善谈论其于古今治乱人才短长如指之掌尝曰某当某时有某事惜放过彼宁知千载而下有刘静之者指其空缺处然吾辈在今日宁知千载而下无刘静之者指其空缺处乎而静之内行纯备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训迪子弟出于至诚每谓子弟不类非尽子弟过父兄垆鞴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镕铸中也尝书薛西原语于座右云虽小事不可为人嘱托自损廉耻故竿牍不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间去之为快静之即尸居蠖伏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内于世道民生所关下至夷虏情伪江海盗贼咨諏询度无不得其要领世固不乏修身洁行士也然往往饬治象貌不为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脉与斯人之徒通洽无二者视静之何如哉静之官不过七品其志以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圣贤吾君若何而圣贤吾相若何而圣贤吾百司庶职斯道一日行于天下即死可不恨生不过三十年其志以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扬揭之生当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后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天日不明于天下即死有余责其所谓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说距彼行使天下晓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即入无父无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种衰世此道不明务党人之偷乐误皇輿之败绩盖千古一辙也故静之注离骚于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圣人可矣静之以万历丙子六月三日生得年三十有七以乙卯年某月某日葬于塘西配韩孺人弟永沁子心学山阴刘起东按国论私谥曰贞修先生长洲文文起摭遗事为贞修状攀龙知静之深矣得文起状为志其大者人言静之成进士三年郡学三年国学三年洗沐三年宅忧世曾不能用其万分之一余谓静之所为静之不以用不用也铭曰自昔贤圣与时衰盛盛时所驾衰世所屏浩荡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岩游理情缮性明吾之是不与世竞吁嗟静之天之所命悯此道微似是乱正俾示正见为千秋镜世所取正是谓为政有如不信上视孔孟

赐同进士出身广东揭阳县典史前行人司行人锡山友弟高攀龙顿首拜撰

○明兵部职方司主事静之刘公墓碑

万历中叶士砥柱江淮者吾友二人焉一为观察冯公可大一为职方刘公静之观察奋臂楚臬直以气吞充宗五鹿而折其角不胜中奇祸以死职方深衷在邪正消长之几力学苦行思以其道扫雾翳而揭日月一旦已焉哉爱静之者幸其不为观察乃静之所不瞑以不得一当报天子为恨虽然静之不即死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静之讳永澄扬之宝应人代有长者大父宪以眉寿称社祭酒父继善司训南徐母王氏生二子静之其长也次永沁字清之父子兄弟杜门相师友静之幼颖敏十四冠童子试十九登贤书二十六成辛丑进士馆选拟高等为力者攘去不色愠以善病改教授顺天府学故事传舍尔静之毅然师道自任?日耳力?诸生以圣贤之学羔雉不及门振孤寒伸冤抑而汰其无良者学者称淮南夫子课士之暇覃精六曹掌故及名臣言行矻矻如孝廉时盖乙未后静之筑土室舍旁下帷三年午夜目不交睫后习以为常岁余迁国子学正诸生有挟要津势越次乞满者静之持之坚临以司成命卒不可群小目摄曰散僚强项乃尔耶既

满请告归或谓?期及矣盍稍需静之曰阳城为国子师诸生有三年不省亲者亟黜之京兆李愕宦游久不归覲李皋奏愕无亲之子不可与事君吾能腼颜诸生上乎静之诚孝天植色志曲尽躬帅群从以立身大义训督如严师尝曰子弟不类父兄炉革??未具火力不炽不能使入陶镕中门内外雝肃如也会慈圣覃恩例有锡命亲知为静之劝驾不得已以戊申候补原官杜门注离骚咄咄株守几一年而王夫人讣至矣静之蠹焉自伤三年泣血禪除岁余不入内挽近行古丧礼者寥寥静之其尤挚云静之少有至性八岁诵文丞相正气歌衣带赞慨然愿执鞭私为位朝夕谒拜歌鹿鸣后朋侪宴会不一厕足非礼逾年娶韩孺人敝衣履婚焉曰七尺且非吾有而他可知也癸卯雷震郊坛火诏具修省事例静之奏记晋江公以开言路为请亡何楚宗妖书大计事纷起静之具疏请剑司训公适至邸泣而焚其草邑邑不得志作甲乙志邸中杂记归德公询以出处静之上书数百言大指谓太阿之柄操之上则治窃于下则乱今既不在上而下无显窃之迹则膏肓无可施之功神丛有不返之势矣君子处小人之道备于易之夬以君子阳附小人而徐图其后者爻之若濡是也狄仁杰行于昌宗辈以君子显黜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扬庭是也张九龄行于李林甫自古豪杰当触地挂阕之时见斩钉截铁之勇意盖以刘文靖谢文正王文端厚望归德亡何归德行矣福清公大拜诸交游祖道江浒福清四顾徘徊曰此会独少刘郎知之者以舴艋迓静之于金焦以病辞静之眇小丈夫胸中具武库入其门簞瓢陋巷义不受人怜及遇不平攘臂裂眦不待其请徧白之当涂必直乃已至为死友桑孝廉发愤貽祸身后小人有言桑氏安而刘氏危矣清之曰固也令吾兄可作必不此前却世方以好名抹杀一切静之铭座右曰利是粗尘名是细尘断利根却说断名根是入细路若利根不断漫说断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转活个中包藏不可胜言不好名三字是恣情纵欲引子王塘翁比诸洪水猛兽非过也戊申以后国是淆乱静之断断力持至不惜以皤然之身抵铄金之口热肠苦心岁寒愈笃近世惟梁溪先生及静之两人而已余庚辛间会静之广陵已登其堂望而以为狷者剧谈久之蒿目千古拊心时局每至元黄之战治乱兴衰之际未尝不颯颯过计娓娓乎深言之也十年冷曹强半伏枕然诸司利弊各省直要害边徼亭障兵马钱谷江海豪猾寇盗根株窟穴井井烛照其神理血脉直与宇宙通洽余又以静之为狂南北往返论心十日临别诫曰君气太猛志太锐中夜披衣起临食窃叹无乃非尊生之道乎静之唯唯壬子春职方命下识者方以静之为吾道前矛而静之病矣其咯血以感触时事至五月七日夜将半汗如雨注急起坐顾其襟稍不正呼清之曰吾平生欲正而今忘之乎徐为整襟曰死生之际可以观人年三十七而君瞑矣吾不知可大易箴时何苦然天生两君子两不竟其用均之不可以死可以不死而死说者谓赵中丞忠烈祠宜改祠观察惜楚人未有昌言于朝者静之之葬子心学甫胜衣友人文文起为具状高存之志其墓山阴刘起东采国论私谥曰贞修先生而予因广其说以附于丽牲之石而系以铭铭曰射陂白马一泓水光摇日月孕灵宝中有异人君崛起冰肌玉骨不可滓挺挺孤芳纷内美震撼狂飚屹然砥淮南夫

子正皋比安定先生有遐轨十岁寒毡久不徙菽水关情谢青紫韦编子夜亦劳只镂画千秋有真是冷眼世局幻如彼杞忧嫠恤心曷已壮哉冯生赍志死疏罢离骚悲屈子肠九回兮向谁矢天乎天乎君已矣问君浩气归何所荒邱宿草寒江泛古来贤圣尽如此君死不死视吾谏万历戊午夏季

赐同进士出身礼部主客司主事前中书舍人故鄣友人丁元荐顿首撰

○请谥揭

太仆寺少卿刘宗周揭为请谥理学真品名臣以淑世教事职惟谥典之为重于天下也为其录一人而千百人知所劝录一时而千百世知所劝故也夫孰有以一人劝千百人一世劝千百世而非天下之至真者乎真品之难也或节义而真或事功而真或文章而真莫非真也而真理学尤难理学无三者之长名甚辱而托足反捷故尤难也明兴万历间有故兵部职方司主事刘永澄庶几其人乎永澄字静之直隶宝应人自少英挺不群年八岁闻塾师诵说文信国之为人即欣然慕之设位礼拜识者已覩其趋操十四补弟子员十九举于乡自是刻苦奋功立志以古圣贤自期再上公交车不第筑土室读书三年不窥户遂成万历辛丑进士体羸不任簿书告授顺天府学教授友人嘲之曰以子雅负用世才而俯首一经欲何为乎永澄咲曰此中竖立正自不少行当有以报卿耳至则训士先行检而后文艺型范备至怠者作之抑者伸之饥寒者衣且食之雉羔不及门多士翕正咸谓安定复出也未几量移国子监学正训士一如顺天满三载念大父年高请急归是时四明相当国妖书楚狱京察事纷起正人短气永澄固不乐仕也数欲上书论天下事辄以父命尼益愤惋不平作甲乙志邸中杂记其于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三致意焉尝因灾异修省奏记李宗伯请开言路尤屡奏记归德相引狄仁杰处昌宗张九龄处林甫故事明君子决小人之道当事者颇闻而恶之永澄遂去国三年父复促之官待补原官一载不报而母讣至永澄蹕踊痛绝读礼竟三年不入内寝近世士大夫行三年丧者永澄一人而已服阙抱余痛不置依依子舍又踰时病瘵朝命即其家起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而永澄死矣永澄生有狂者之质每不可当世流俗士而尚友千古尝铭座右曰士勉不为恶人尤愿无为庸人勉不为庸人尤愿无为乡人故乡人等之涂炭清者非苛古人遇之旦暮狂者非矫此其立志也每读书又即古人行事披瑜摘瑕窥见至隐以为反身之地尝曰舌古而上有某人某事却被刘静之指其空缺处焉知千载而下无指刘静之空缺处者乎嚶嚶自任如此永澄之学从义利辨种而特严于取与尝书薛西原嘱托之戒于座右终其身不渝人不敢以嗟来进至义所独断往往不避形迹或举世非之不顾其于义利关可谓勘到至处永澄质甚癯长不满六尺而神气尝周流宇宙急急以王道为心生民为念于国朝掌故兵屯漕储之类靡不谙练有条贯思以见之行事虽处散曹而杰然身任天下之重时有不可则抱道而螭处爱君忧国之念发于至诚又若惟恐身之不遇于世者因注离骚以见志字字可涕也由今观之永澄之于学真欲无一处可指空缺而后已而其心亦几无一处之空缺其神苦其魄大其气锐绝尘而

往一日千里不胜髓竭力耗以死也属纆之日披衣起坐襟稍偏顾其弟曰吾生平无敢不出于正者死而邪之非正也徐整襟曰死生之际可以观人至是而静之几无空缺处矣其未抵于大且化命也昔人称陈孝廉隐衷粹行对天地质鬼神陈白沙称陈文毅以为君子心事如青天日日职谓近世士大夫惟永澄足以当之岂所谓理学而真者非耶遗文多散佚绪言数卷仅友人所辑云今天下以讲学为诟矣其心曰吾殆未得真者而与之孰知彼之所为真者非佛老之影响则乡愿之蹊径犹叶公之好画龙耳又安知世有永澄其人乎卒遇永澄其人鲜不望而去之久而嫉仇之不令其坎坷以死不已则真理学之不显于世亦已久矣职考国朝谥典其行自庶僚者非大贤不与二百余年如晨星永澄名位甚微事业文章不多概见于世独其一片真精神之所竖立卓然不愧圣人之徒值兹世衰道微理学不明之日而苟借永澄一人以为世嚆矢使天下晓然知理学自有真不必谈性命如佛老饰边幅如乡愿且使后人之继永澄而起者不至以讲学取摈为世大禁是所谓录一人而劝及千百人录一时而劝及千百世者乎自有当世大君子主张之而已议谥在迩伏惟查照施行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天启二年九月十六日

○淮南赋

淮南谏亡友也亡友刘静之氏稟狷特之操锺清明之气苦心慕古矢志匡时其大节辨辞受出处之机而躬行笃父子君臣之教筮仕京学量移辟雍狐鼠纵横振衣冠于涂炭桑榆崦迁慰朝暮之门闾【时沈四明钱给舍等朋邪乱政诬罔善良先生官太学耻与同朝遂谢病会先生大父家居念孙不置先生益决归宁云】处江湖而悬廊庙之忧怀瑜瑾而夺尘埃之迹慨方正之不容谩谓清流可浊会谗邪之交构几令白日无光【沈钱去余氛未净会东林顾先生以清议自任不容于宵小遂被谗中而先生于顾先生固忘年友也呶呶者切齿先生辈几罹一网自是海内分门户云】而惟静之氏者遯不系尾见申屠蟠之先几隐不违亲免郭有道之党衅徒使憔悴行吟托离骚以见志【先生着离骚经纂注】庶几优游素业玩河洛而终身【先生欲讲求河图洛书之蕴因哀聚古今易说推演象数玩心高明云】启手足以全归【先生病亟令介弟扶掖起坐稍倚复令正之曰吾平生鲜不出于正者死而倚之非正也】恨顶踵之未报渊源学问不忝紫阳之传风节行谊抑亦罗一峰邹吏目之亚也【先生学宗朱子亟慕本朝二先生为人云】呜呼静之氏英年登第服官一考前后家居凡八年乃召起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朝命及门而卒年三十有七大用未试君子惜之呜呼谏以哀死名以着实何朝野之殊焉文中贞耀古有之矣敬质公评拟上私谥曰贞修先生呜呼烁哉清标振俗弥坚不二之操学古好修无忝所生之义允孚既往庶愧将来千秋有托意在斯乎而为之赋者尔孤友山阴刘宗周也岂万历癸丑清明后二日高邮舟次

淮之南兮淮角楼孤城倚兮落晖愁我来行投兮宿草已抽鸿雁飞去兮杜鹃啼留大江洸洸兮信宿扁舟慷慨悲歌兮清流在眸缅怀古之人兮汨罗沉而鸱夷浮悼贾傅之痛哭流涕兮击祖楫之中流亦有处浊世而不滓兮若蓍帽与披裘越旷世而相感兮

有美人兮同俦迴风尘以蝉蜕兮振奇服而逾邁映冰壺之寒玉兮騫孤鶴于芳洲溯淵
源于閩洛兮駕長轡于魯鄒篤忠孝于君親兮履信義于朋游爰委贄于明王兮托苹藻
以荐羞慨容容之多福兮訝白璧之招尤秉介石以先几兮謝冥鴻于丹邱張網羅于蕝
澤兮惕震鄰以躬忧履九地而局蹐兮戴皇天之罔酬既人道之反复兮亦陰陽之愆疇
何回跼之仁戾兮易彭殤之短修夢彼蒼蒼兮上下千秋神聖不作兮麟泣風謳蘭蕙先
摧兮荆棘栽收柱維缺折兮泛泛神州怨復怨兮我何求行復行兮歸休昔也肝腸涕洟
合并一人兮今徒使我托魂夢以悠悠將雙飛以雙翻兮忽離群以分投望天末而相思
兮悵往來之綢繆听廣陵之杳渺兮和山陰之淒啾腸一日而九回兮泪汪洋以交流乃
瞻几筵載哭載酬梁塵委積庭草荒稠論心叙故月暗風颺自我不見于今已周北堂浩
嘆稚子低头烏束玉人劍挂松楸已矣乎曷不觀化于生死之籌兮等身世于蜉蝣兮庶
以我心瘳兮且以尔魂幽兮伊何人兮得止而无訖兮孰是死而不朽兮靖彼彭澤康此
黔婁夫子之謚允矣貞修后千百年尚考信于華褒

○祭刘静之年兄文

歲壬子五月之晦訪金沙廩丈于閩關舟次遽聞靜之兄訃驚絕泪涌不能出声倉
皇歸卧竟日不食思靜之兄血不華色疑死臞不能勝衣疑死苦心刻志精氣不副疑死
靜之其果死耶一思一痛已復念靜之清苦甚不多享天地間一物不宜死貌虽羸能竟
日談論不少倦不宜死骨力堅勁不宜死年僅逾三十而絕欲累年不宜死間氣所鍾精
光不及稍露天必不生虛此人不宜死乃強自慰曰傳言得无訛乎姑進飲食急走使偵
之使甫治裝而鄰人有自寶應來者曰信矣以五月七日逝矣今且匝月矣乃為位于竺
塢草廬而哭之已告諸同人而共哭之已復追忆曩昔相與之雅相許之誼相期之志而
朝夕恸哭之即擬匍匐渡江而目疾大作廢梳栉者几半載至冬仲日辛亥乃始具雞酒
奠几筵凭棺而恸曰悲夫悲夫吾靜之其舍我去乎往歲之渡江而北也過邗溝而如接
靜之之容色也過高郵而如聞靜之之聲咳也望淮角之樓而惟恐舟之不駛也進入寶
之城而中心養養握手不能道睽離之情也今日竟何如耶入其門陰風栗然履其庭閴
然登其堂寂然不見其人也悲夫悲夫吾靜之真舍我去耶憶不佞之與靜之定交也蓋
在金陵張御史之門時不佞年二十有一靜之年十九耳于百眾中兩目相属而皆有異
乎其人也靜之即于是日訪吾寓縱談至夜分不佞洒然意謂當吾世乃有若而人乎自
是胸中常有一靜之目中常見一靜之而猶不能以槩盡靜之比乙未之歲與靜之聚首
于長安丁酉聚首廩武邱是歲之冬與戊戌之春及庚辛之交復兩同計偕之役昕夕相
對卧起食飲必具凡靜之所以引我而督我而誨誠我而熏蒸我者无虑百千端不佞之
自視靜之真如槌楹徑庭之不相及也如玉山之在側而旌夏之在懸也迨丙午之夏靜
之涉江訪我于空山其學益進其識益淵其器益恢宏其骨益勁其鍛煉益精不佞蓋茫
然不能測靜之涯涘蓋不佞之交靜之也始而以弟視之既而進為畏友既而事為嚴師
矣去歲仲夏靜之復相訪于山中劇談累日夕不佞送之錫山過高存之先生水居再托

宿焉先后相从者几十日而别其别也明月满船河星映人榜人刺船欲发而静之一似大不能为情者固请予更留一日余以事欲归则请更留斯须已留斯须度必且别矣顾谓不佞子无言别我我两人各归宿于舟次如晨起再相聚者然言已凄然几不能收泪兵则语静之子何难别如此明冬当又过子可续未了之谈且子行当入春明矣后来把臂为日正长何恋恋此须臾为遂分袂解维而去去而静之书来犹谓与子别者数矣未有若此番之黯然者悲夫悲夫孰意吾两人永诀乃在兹夕也耶孰意此别也不一年而遽长往耶使余而前疑静之之卒有不讳如今日者即连床接袂更余旬日亦何所不可竟令忍情分手不尽缱绻之念如此夕也呜呼痛哉痛哉念至此不佞亦几不可为生矣呜呼静之二十年来与我相许相期者言言在耳字字盟心乃一旦遂先我去耶静之逝矣使我倡而谁和使我行而谁侣使我疑而谁质使我迷而谁醒使我善而谁劝使我过而谁告使我心曲之微谁剖使我屋漏之隐谁?日耳力?呜呼痛哉痛哉吾静之亡非一身之事也非一家之戚也非一世之不幸也平生志业百不一竟徒使精神不磨浩然往来于天地间而天地间曾未收其毫末之绪呜呼旻天旻天生静之也竟何意耶竟何意耶静之有弟佳士能继兄志有子年十三俨然成人之度矣呜呼静之其以此瞑耶其不以此瞑耶寒云凄凄悲风飒飒呜呼静之亦知今日之素车白马望湖滨而长号涕泪哽咽而不能吐一词者为契友文震孟耶呜呼痛哉尚飨

○祭练江兄文

维万历壬子秋九月壬辰朔越初三日甲午友弟丁元荐敬具炙鸡絮酒致祭于职方郎亡友静之刘兄之灵曰嗟嗟静之如斯已乎静之自负甚奇为世心切耿耿一念当食辄投匕而叹夜半或揽衣而兴未尝须臾忘也嗟嗟静之竟如是已乎荐与静之神交十年矣辛亥春静之逆予邦江握手驩如平生登其堂图书满架芳草盈庭潇如也剧谈数日娓娓社稷隐忧身心性命密谛荐严事静之静之谬兄视荐方期矢心僇力共济时艰静之一朝已犬嗟嗟悲夫静之之品如千尺寒松静之之气如双龙牛斗静之之才如武库甲仗静之之心如峨嵋霁雪长安相知以其出处卜吾道兴衰而妒者久已侧目十年老博士吾党方为静之扼腕静之笑曰固也职方命下荐以传符再促之行不报荐固心疑之亡何占至矣呜呼悲夫人事叵测天亦难堪世有宜死不死天故留其余年而穷其本来面目以为天下笑其网似漏而刻又有不死雷霆反死铄金之口天故老其骨而百罹以淬砺其才即或未罄厥用而精光照耀史册其意以夺为予之二者荐得叩彼苍而问之若乃甘原宪之贫遘子渊之厄赍汨罗之志赋长沙之服阕■〈日台〉京口而后并静之三矣静之幸免二君之祸其无年最甚天乎酷矣举世汶汶难为清举世滔滔难为贞举世齷齪难为名长安之不容而山林山林之不容而地下修文彼司命者亦若逢群小之怒何哉嗟嗟悲夫静之已矣一片热肠半生孤愤不能稍稍吐气必且神游帝所痛哭流涕于九庙之灵力为尘世荡涤雾雾杨忠愍有言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荐固知静之不能瞑也生刍一束清酒载酤哭兄几筵吊兄之孤衰亲孺弟相对号呼愁

肠几绝老泪欲枯嗟嗟静之其知之乎

○祭练江兄文

维万历四十二年岁次甲寅十一月丙子朔越日锡山友弟高攀龙刘元珍谨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明故兵部职方司主事刘静之先生之灵曰呜呼静子之受气甚薄而凛凛正气则磅礴寥廓足以落嫌邪之魄持见甚平而井井定见则毛析群情足以定今古之衡至清矣未尝以清律物其人苟有功于世道民生者见其寻丈之得不见其尺寸之失至刚矣未尝以刚亢物其人苟无害于世道民生者录其尺寸之得不责其寻丈之失尸居一室而四海精神若往来于匡床几编纂数言而千古精神若上下于舌笔伸纸呜呼静之世之宵人害正如子之正谁容子之为政世之庸人畏真如子之真谁容子之得伸同志之中恨子不用谓光天化日不得见子为麟为凤而为子之一恸吾谓不然幸子不用使皁囊白简不得诋子为梟为獍徒益人之一閔呜呼静之惟此人间有天难叩子之陟降在帝左右世途日疾何道以救是图是究为斯人佑呜呼哀哉尚飨

○祭刘静之年兄

惟我亡友职方征士刘静之年兄卒于里居时刘宗周以行人使事过淮南闻变入甫踰一旬拊棺而哭哭且恸越宿再哭之又三哭之酌酒几筵乃去明年还朝为癸丑之春仲再上淮南访其里重呼我静之而哭之曰呜呼静之真不可作矣夫何使我呜呜哽塞日居月诸以至于今也日予之应召而北也将访兄以当世之务而兄已在病病甚屏谒者止坐出片纸相问答言言肝膈也比排闷而入见兄忧形于色喘息奔促不能出声嗟嗟齿吻间皆君父之念且若爱莫予助者予握手而宽之曰兄姑休矣既自叩所病予曰病在胜心用事葢药之也兄颌之留予宿诘旦入视则神气顿爽霍然有起色因相与究养心之旨兄不鄙予欵道听而津津焉谓病且起矣竟别去当是时予所为世务之访者终不开其端而兄亦不竟其说徒抱此耿耿以别今而后欲一领兄之警欵而不可得也予能无恸耶且予固谓兄之病病于无妄既臻勿药之效已而犹惧以临岐之泣伤兄之心益兄之病遽尔忍戾天别夫孰知不三月而兄捐馆耶为死别也使予得朝夕起居解兄之焚灼而沃之以清泠兄固可以无死乎古人有千里征梦而赴难死友者予何人哉予何人哉予犹记辛亥之夏予罹奇疾久兄不遗千里访予于西湖之浒时相别久许又各先后免丧相持泣数行下不能仰视逡巡三日而后去濒行勉予葆摄甚至使予而先死兄真不难为巨卿之谊行予竟何人予能无追恸也耶兄尝以陈思冈王镜予二兄一而予又善病慨然富予曰士生今之世不有人道之患则必有阴阳之患予闻而伤之越一岁而兄竟死又益之以兄之畏友涇阳顾子而同志诸君子三五垂尽兄当日固以自况也乃独使潦倒奄息偷生人世者予一病夫耶予猥不应死兄应死耶以天之生静之也国家之育静之也而死而死耶且予在而兄遽死耶予能无加恸也耶兄死矣一腔心事无从付托以兄之爱屈指同籍中最不遗一病夫者顾予最闇拙无能轩輊于兄而兄十年许从士大夫推轂如一日未尝不在刘生竟使以沟壑之余勉事行役不遑启处

庶几终兄之指乎顾乃心亦未尝不在静之也比闻职方之命而喜可知也予不难出而难于独出兄不难处而难于独处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心之谊一朝而尽矣予能无加恻也耶岁甲辰予始以家艰起补与兄定交一见而心莫逆也维时庙堂多故予二人每以亲老在堂难于一擲且前且却卒先后谢病以去乙巳春予先发兄慷慨而歌曰时事只今难着眼扁舟容尔独南征又歌曰暇日有怀西北望浮云一片帝乡深一时孤臣去国之意宛然可掬予二人每结遯世之盟而不忘忧世之志嗣后予罹忧兄辄继之予罹病兄又继之余拜除书兄又继之殆予出而兄死矣挟扁舟而思共济挾浮云而归帝乡兄得无意乎四顾而发遗歌其响在其人亡予能无加恻也耶予每以兄一身之进退卜世道之消长而一念之忧喜卜君子小人进退二三兄弟每奉兄为蓍蔡罔敢失坠即海内流品识不识无不望兄为祥麟瑞凤欲一玷青蝇无由得焉身虽死而道弥尊后有作者必曰静之云何正不必身试之而日见其大行于天下后世其有不行者天也此兄之所以悲也兄不悲其身之死而悲其道之不行于天下后世予亦不悲兄之死而悲天下后世无以副兄之望今日之事兄为其始予等二三兄弟为其卒天不可知乎人可必乎安得若人焉而令后之君子曰静之不亡也予能无加恻也耶乃人固有可必者矣兄尝邀予谒顾泾阳子予以病不果后托兄介绍将有日矣而兄亦病病且死泾阳亦死此一段师友因缘天若有限予而予终自恨鞭策之不堪以为知己羞至今清夜而思发愤不知静之之陶铸我也予尝与兄论交际则曰饿死甚小失节甚大论出处则曰立乎化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他日遗书劝驾又引汉李固逆黄琼书所为处士纯盗虚声愿宏远谩一雪耻之之语规责恳至令人毛悚论名寔则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凡此皆以匡予之不逮也又尝谓予曰子如连城昆壁倘蒙一点瑕便当坏尽忧我哉所谓生死而肉骨者也予能无加恻也耶兄学宗朱子由践履而证操存其要归于持敬识定力沉真性昭著一洗异端乡愿之习尝与予究求仁之旨析主静之说辨修悟之异同于间尝以寸莛自效而虚见无当兄每谢予曰如子言吾学犹非乎由是精进独苦去而悟道于大江之金山至忘寝食久之归谓介弟曰静坐甚有益兄至是已闻道矣第之圣门抑亦有诸已之信矣而遽攫病以死死之日令介弟扶掖端坐曰吾得正而死已矣又曰生死之际可以观人遂化呜呼予但知前日之静之而不知今日之静之九原可作予将起一问兄曰静中益在何处乎又将问之曰死生亦大矣其际可得而言乎而惜乎今莫予告也予则习静之前日矣予尝漫说静漫说生死兄辄自引以为他山之石而还以攻予曰第险耳如蹶悬崖几试一武予通身得汗一字而中膏肓不觉其身之再造也由今思之静之自是从战兢危厉中来由寔以致虚而予自愧其倒行逆施永堕于望洋之见也而终莫予告也予能无终恻也耶呜呼已矣金石可磨此情不朽古人有言士为知己死死而死矣徒以兄有不死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其尚邀兄之灵以牖予衷乎今而后予也才惟兄之赐不才亦惟兄之弃徒死何益徒涕何从请与兄诀可矣尽之矣呜呼哀哉兄其听之